

三十一

这年夏天发生了大旱，到了农历六月下旬，许多山塘已经干涸开裂，旱土里的红薯也因缺水长势很慢。这可忙坏了罗秀英，往常这个时候，猪菜是用不着上山去采了，但今年天旱，红薯藤长不起来，就只好上山把一切可以喂猪的植物叶子采摘来给猪充饥，家里三条猪正是抽条抱食的时候，每天至少要吃三大锅猪潲，猪菜基本上靠罗秀英上山去摘，开始是她一个人支撑着，到后来只好带着华俊龙一起上山采猪菜了。

按当时农村的习俗，摘猪菜是女人干的事，而现在华俊龙也要去采猪菜，开始他并不高兴，当他同妈妈上山干了几回之后，他才知道妈妈有多累，也就很乐意去干这种事了。他年纪小，手脚灵活，做起事来干净利落。

那天，俊龙摘满一箩筐猪菜回到家里，祖母邝桂芳对秀英说：“我俊龙要是女孩子，你就可以松一口气了，你可以把采野猪菜的事交给他去办。可惜我俊龙是男孩，他不能老跟你采猪菜，真是欠福气。”

罗秀英笑着说：“妈，这可是你说的，要是我给你生下三个孙女，还不知道你会怎么说我呢。现在你又说要是俊龙是女孩子就好了，这是命中注定的事，生下来是男是女，谁知道呢，还不是听天由命。你们老人家反正讲来讲去都有理，我们这些做儿媳妇的可难多了。”

祖母邝桂芳笑着说：“你讲得也对，从采野猪菜来讲，当然是孙女好。不过你还是有福气，你看，我俊龙读书不错，摘猪菜比女孩子还快，还不是你有福气！但摘猪菜总不是男孩的正经事，如果一个男孩子只会摘猪菜，那也不好呀！”

罗秀英笑着说：“妈，讲来讲去，你还是在怪我不该带他去摘猪菜呢。你放心，今年要不是天旱，土里红薯藤三天不长一寸，我是不会叫他去干这种事的。”

祖母邝桂芳笑着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俊龙如果是女儿的话，就可以帮助你多干些家务，做些杂事，可惜他是男孩子。如果老大是女儿的话，还能帮做母亲的带带弟妹，减轻一点母亲的麻烦，你啊一下给我生三个孙子，命是大，福

气却不大了，生来是劳碌命。”

罗秀英看着家娘那得意的样子，认真地说：“妈，您老人家真叫我们摸不透，当初我来这个家，开头几年没生孩子，你老人家到处去求神拜佛，祈求给你生下孙子，还说不管是男是女都行，即使是生下一只鸡来也行，还经常疯言疯语地说不生孩子的女人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女人，女人没有儿女是前世缺了德，讲得我心里发慌。俊龙生下了，你说这是天上掉下了明星，阿弥陀佛，谢天谢地。之后老二老三也相继出世了，你更是欢天喜地。俊龙读书后，你听说他会读书就夸奖不停，现在俊龙上山给我摘了两次猪菜你又说我没福气，当时生下个宝贝孙女就好了，我真是媳妇难做啊！”

祖母微微地笑着，看着罗秀英认真的样子笑得更开心了。她的两只眼睛瞪着儿媳质朴、和蔼的脸庞，然后点点头说：“这有什么摸不透的，都是为你好啊。我当然希望我俊龙是儿子，你没听说过‘娘爷爱满崽，祖宗爱长孙’呀？我说你欠福气，是因为看到你最近因为天旱红薯藤不长，三头猪又吃得多，忙得不亦乐乎，不得不叫俊龙跟你一道上山打猪菜，你两母子一上午打的猪菜比人家一天打得还多，可是把你累得叫人心疼，我才想到假如俊龙是女孩子的话，你可能就不会那么苦了，我这是心疼你呀，秀英，我的好媳妇！”

罗秀英用牙咬着下唇，看了一下家娘那得意又可爱的老脸，笑着说：“妈啊，你总是有理，怪不得人家常说‘人老成精’，人一老就鬼怪多了。”

俊龙在旁边一直静静地听着母亲和祖母的对话，听到这里，他再也忍不住大笑起来，说：“奶奶，妈妈在夸你呢，说你成精了。”

“来，俊龙，我有点事告诉你。”邝桂芳笑着说。

华俊龙走到祖母身边，祖母左手牵着俊龙的手问：“俊龙，你该不该打？”

俊龙笑着说：“奶奶，我在学校努力读书，在家里帮妈妈做事，今天又摘了猪菜回来，怎么还要打我？”

“我不是说这个，刚才你讲我成精了，这不是骂我是老妖精吗，你该不该打？”祖母依旧微笑着说。

俊龙做了一个鬼脸，笑着说：“你老人家理解错了，任何东西要有灵气才能成精，没有灵气的东西就成不了精，那个孙悟空就是石头精，他本事很大，玉皇大帝都怕他。成精并不是坏事，就怕成精就去害人。我说你成精了，是称赞您老人家有灵气，比我们都聪明，这是我们的福气，怎么还要挨打呢？”

祖母摇摇头，笑着说：“你这个家伙呀，帮你妈妈骂了我还说是在赞扬我，真是一个小坏蛋。不打就不打吧，不过你得依我一件事。”

“什么事？”俊龙忙问道。

“多帮助你妈妈做点事，她太累了，少给她添麻烦，家务事勤快点，还要努力读书。”她用力拍了一下孙儿的肩膀，笑着说，“去吧，今天就不打你了，你这个兔崽子真是上一代疏一代，下一代亲一代，还只一点点大，就帮妈妈谋算奶奶了。”

罗秀英笑着说：“妈，你讲不过孙子还拿我来出气，竟然说我谋算你，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我哪里敢谋算你。我是说你老人家总是说得头头是道，滴水不漏，你的孙子也是赞扬你聪明，你该为有这样的孙子高兴才是。”

祖母笑着说：“我怎么不高兴，你这样有福、能干，我还不高兴？俊龙这个孩子读书肯用功，人家都夸他聪明，做事又手脚麻利，这都叫我高兴啊！不过呢，男孩子还是要多读点书才行，不能把养猪当作是主要的事，我们不认得字还过得去，俊龙不认字可不行。现在红薯藤没长起来，猪又长得快，吃得多，暂时要他帮你去摘点野猪菜是好事。他今年虽然因为请不到教书先生不能去学校读书，但他还是要拿点时间温习读过的书，不要全部都还给老师了，明年有机会再读书就能进步快一点。因此，秀英你还是要安排一点时间要他在家温习子曰诗云什么的，还要督促优志教他读点新书。当然优志也忙，不过落雨天和太阳大的中午还是可以抽点时间教教俊龙的。你看这样行不行？”

罗秀英听了婆母的话，很严肃地说：“妈，你讲得对，我一定要俊龙多读些书。

春天雨多的时候，优志经常教俊龙读书，夏天天晴的日子多了，他做事也辛苦，中午总要睡一下，就没有那么频繁敦促俊龙念书了。不过俊龙还是每天晚上写一张大字，看一会儿书的，请你老人家放心就是了。”

邝桂芳认真地说：“秀英，你刚才讲的事我都清楚，你们这个年纪特别得累，里里外外的事一大堆。你把家里的事安排得那样好，我是很高兴的，说实在的，我来这个家五六十年了，跟着你家爷白手起家，建了三间房子，养大七个儿女，哪样苦没有吃过。你家爷去世后，我一手经办讨了三个儿媳妇，嫁了四个女儿，把心都操碎了，现在你们都有儿有女了。我常常想，我虽然命苦，早年父母双亡，无依无靠，后来成了家，白手起家，也风风光光地做过人，谁知道又中途丧夫，带着三郎四女独自撑起这个家。你三姑嫂来了，三兄弟分家立业，生活也还过得去，现在我有七个孙子可说是子孙满堂了。我现在六十几了，怕难看到孙儿孙女都成家立业了，不过我总是在想，如果七个孙子都是一样的农夫，一样的面朝黄土背朝天，那就没有意思了，应当出一两个有文墨的人，将来才不会吃大亏。这七个孙子中，我对俊龙的期望最大，我希望俊龙能读出书来，我并不是希望他将来中个秀才举人的，我希望他读书知礼义，不吃亏。有人说，穷人靠养猪，富人靠读书，我说呀穷人也要读书，一字值千金这可能太夸大了，不过有时一个字也是很值钱的。秀英，我很感谢你给我生了三个孙子，特别是生下了一个会读书的孙子，你一定要爱护这个宝贝。我并不是说你要娇养他，不是的，娇生惯养是没有用的，那只能把他害了，重要的是要教他早点懂事，走正道，懂吗？走正道，这是真正的爱。”

俊龙站在门边屏住呼吸认真地听着，祖母讲完后，他走过去拉着祖母的手说：“奶奶，我会走正道的，从今天起，我再累也要看一会儿书，写几个字。如果有机会进学校，我会更加努力，你就放心吧！”

邝桂芳把俊龙抱在怀里，用心打量着他的头发、额角、眉毛和眼睛，然后点了点头，笑着说：“俊龙，你能听我的话，不叫我的希望落空，我就很满足了。”

俊龙仰起头，望着祖母花白的头发和饱经沧桑的脸，笑着说：“奶奶，我会为你争气的！今年我就好好温习读过的书，明年读书一定努力，争取一年读完《书经》和《礼记》，再一年读完《古文观止》和《易经》，我把‘四书五经’读完，就会写

诗写对了。”

“俊龙，你要讲得到，做得到，可不能专门哄奶奶啊！”罗秀英笑着说。

俊龙认真地说：“妈，我几时哄过奶奶，我明年有老师教的话，我看《书经》和《礼记》一年是读得完的，不过就算是没有老师，我也可以翻字典自学，实际上新字并不多，有一本《康熙字典》，所有的字就都认得了。”

祖母邝桂芳问：“我们家有《康熙字典》吗？”

俊龙答：“有，不过有几部分被虫蛀掉很多了。”

“你会用吗？”罗秀英问道。

“怎么不会用，实际上并不难，首先是确定部首，然后再根据部首以外部分的笔画数在这个部首中去找这个字。这个字的下面就是字的读音、意义、来源、出处，实际上只要会读又知道它的意义就行了。”华俊龙一五一十地说着。

祖母看到俊龙讲得头头是道，就笑着说：“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你知道就行了，反正我和你妈妈都不懂。读书是你自己的事，我和你妈妈是‘大字墨墨黑，小字不认得’，什么糟头字典、米头字典我们也不懂，大概就是一本很大的书吧？”

俊龙答道：“是《康熙字典》，不是糟头字典，康熙是一个人，是清朝的康熙皇帝吩咐大臣等一些读书人编成的字典，有几万个字呢。”

邝桂芳笑着说：“康熙不过挂个名罢了，当皇帝的能认得几个字，还不是那些读书人帮他写字。”

罗秀英也笑着说：“人家当皇帝的不认得字，还当得了皇帝吗？肯定他也是很有学问的人呀。”

邝桂芳说：“你这就不懂了，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从没有进过学校大门，是一个大文盲呢。但是他是一个开国皇帝，听说还是一个好皇帝。当皇帝和养猪是不同的，养猪，你手脚不到，就会出问题。当皇帝，只要吩咐一句，就有人把

事做好，就是你不吩咐，也会有人把事做好出来请功。因此，康熙皇帝可能根本不认字，是手下的人把字典编好再借他的大名印出来的。”

罗秀英哈哈大笑，最后说：“妈，你呀，真是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下的事你全知，照你这样讲，做皇帝比养猪还容易，那皇帝都是一些混虫了。”

邝桂芳笑着说：“我听人家讲过这样的笑话，有一次，一个皇帝带着一批大臣到御花园里去玩，这时刚好是春末夏初，御花园的池塘里青蛙叫得很热闹，皇帝很奇怪为什么它们今天叫得这样起劲，就问大臣，这些青蛙这么起劲地叫，它们是为公家叫呢，还是为私人叫？那些大臣觉得这个皇帝很蠢，怎么会问这样傻的问题，青蛙是动物，它们哪里晓得什么公家和私人的问题，它们不过叫一叫呼唤自己的同伴罢了。可是谁也不敢说皇帝傻，又没办法回答他的傻问题。有一个滑头一本正经地说，启奏陛下，青蛙是在御花园里叫，御花园是公家的，也就是陛下的，当然是为公家而叫了。如果是在私人的田里和池塘里叫，那就是为私人叫。皇帝听了很高兴，认为这个滑头大臣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对他大加封赏。你说这个皇帝不混吗？”

俊龙听了以后，笑着说：“奶奶，你也读过《五字鉴》吗？你讲的这个故事是晋朝晋惠帝的故事，史书上是记载的。”

邝桂芳笑着说：“我可没有读过书，这个故事我是听你爸爸和你伯伯他们讲的，我觉得这个皇帝很可笑，又很可怜。还有一个故事，也是说皇帝很蠢的事，相传有一个奸臣想夺皇位，但又怕其他大臣不服，就想了一个办法试探一下大臣们的态度。这天，他叫人献给皇帝一只鹿，这只鹿是梅花鹿，角还没有长出来，这个奸臣就对大臣说这是一匹马，那些大臣都怕他，不敢说这是鹿。那个皇帝根本不知道这个奸臣的用意，还以为这个奸臣不认得鹿，很蠢，就笑着说，你错了，这是鹿，不是马，这个蠢皇帝还很得意呢，真是蠢到了家，他哪里知道这个奸臣的真正目的是试探满朝文武大臣是否有人敢说不，你说这个皇帝不是混虫吗？最后这个皇帝当然被这个奸臣杀掉了，还留下个指鹿叫马的笑话来。”

俊龙津津有味地听着，想了一会儿，对奶奶说：“奶奶，史书上好像是‘指鹿

为马’，不是‘指鹿叫马’吧？”

祖母说：“我没有读过死书活书，反正就是指着鹿硬说是一匹马，还硬要人家跟着颠倒是非黑白就是了。”

罗秀英笑着说：“妈呀，你真行，你从哪里懂得那么多呀？”

邝桂芳笑着说：“我有什么行不行，我不过是听人家讲故事觉得有趣，就记在心里了。”

罗秀英看了眼太阳，说：“我可没有那么多时间听那傻皇帝的故事，我要去喂那三头猪了。”

华俊龙听到门外叫卖豆腐的声音，就请求妈妈：“妈妈，卖豆腐的来了，我们买点豆腐吃吧，好久没有吃豆腐了。”

罗秀英笑着说：“我没有钱，你去问一下你爸爸有没有钱吧。你呀就是嘴馋，听到人家喊卖豆腐就给我出难题，你不知道我们有多难，正是五黄六月，有饭吃就不错了，还要买豆腐呢！”

华俊龙失望地说：“妈，过了端午节我们什么菜都没有买过，天天是马铃薯、南瓜花、红薯叶茎子、豆角和咸菜，个把月了，连一点豆腐都没买过，还说我嘴馋。”

邝桂芳同情地说：“俊龙，现在大家都苦，好多人连饭还都吃不上呢，不说买肉买豆腐，连盐也买不起。你们三兄弟都张口要吃，却都还不会做事，你妈这个家也难当啰。小孩子嘛，当然都想吃豆腐，我们也是从小孩子过来的，真是可怜巴巴。你也不用去问你爸爸要钱了，我这里还有几个银毫子，你拿去买点豆腐吃吧。”

她慢慢地从右边的衣袋里掏出五个银毫子，放在左手心里数了一下，然后回过头对罗秀英说：“秀英，你拿去吧，孙子们也可怜，逢到这个时代，兵荒马乱的，连吃几个豆腐也难得。”

罗秀英说：“妈，你不要惯他，你那几个毫子你留着用吧，我那枕头下好像还

有些铜板，买豆腐的钱还是有的，我是怕优志有事出去了，家里买盐什么的要用，所以一直不敢拿它来买吃的。”

邝桂芳严肃地说：“你拿去，这个毫子是满玉拿给我的，你二嫂那天买盐没钱，我给了她两个银毫子，她本来给我两块银元的，我没有零钱，就找散了。你今天就拿去买豆腐吧，这东西点点大，稍不小心就会掉了，你也不要那样认真嘛，我反正吃你们的，没有钱我也可以问他三兄弟要，你怕什么呀！”

罗秀英说：“这个不行，我向你借可以，让嫂嫂知道了，又会说你偏心，你老人家也为难呀。”

邝桂芳笑着说：“你这就多心了，我从没有给过你钱，倒是经常给他们点零钱。我知道她们比你更困难些，做老人家的嘛，总是扶弱不扶强，你两个哥哥困难多一点，多关心他们一些也是人之常情。俊龙想吃豆腐，拿几个银毫子买几块豆腐还讲要还我，真亏你说得出口。”

罗秀英笑着说：“妈，你倒是无意道真言了。平时两个嫂嫂总说你对我就看得起些，我说妈实际是向着嫂嫂的，对我不过是给我戴个高帽，要我多做点事罢了。她们还不相信，现在你倒是讲了大实话，多关心她们一下是人之常情，你最好把实情告诉她们，免得认为我真的得了你多大好处。”

祖母用手抚摸了一下俊龙的头，然后抬起头来，笑着对罗秀英说：“你们三姑嫂还在背后议论我呢。不过我不怕，因为我对你们一碗水端平，既没有特别看得起谁，更没有特别挑剔谁，原因很简单，你们都是我的儿媳妇，都是帮助我儿子成家立业的人，我希望你们都好，枝枝开花结果，花开满树，结果满枝，那才叫人高兴呢。不过呢，我关心你们的重点不一样，你两个嫂嫂都是好人，只是办法少点，而且儿女多，特别是你大嫂，生活确实困难点，有时我就多从钱财上关心着点，这也是有的。你二嫂呢就是太老实，因为不大会打算，我就给多给她出点主意，特别是你二哥去当兵时更是这样，钱财也给了一些，可她不理解这点，给她几个铜板零花她很高兴，但你给她出个主意，她倒只是笑一笑就完事了。你人比她们聪明，有打有算，又特别勤快，根本不用我特别操心就把家里的事安排得井井有条，生活也自

然比她们过得好。她们平时总说你八字好，我让她们要向你学，你把家当得这样好，什么八字，还不是多几个心眼，多了几分汗水。我老实告诉你吧，你实际比我聪明，鬼点子比我多，我对你是一万个放心，今天不是俊龙想吃豆腐，我还不会给这个钱呢，你竟说要还我，这就扫我的兴了。我当然知道你还得起，不过你想想我都六十好几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日子，我要钱干什么？我能给俊龙买点东西吃，我心里高兴呀！秀英，你不要认为我偏心，是你的困难比她们小多了，你应当高兴才对。你一下就生下三个儿子，俊龙又特别会读书，我七个孙子中算他最有出息，你应当看到这一点。女人嘛，就是为了儿女，我生了七个儿女，他们都长大成人，劳力也有了，生活也好起来了，现在我子孙满堂。按农村的说法，我也算命大福大了。不过现在我老了，没有用了，你才三十出头，正是创造世界的时候，等他们三兄弟长大你还不到五十岁，有的是福享。噢，你快去叫一声，要卖豆腐的人挑进来，看看豆腐怎么样。”

华俊龙飞也似的跑出去把卖豆腐的叫了来。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叫王杨花，她的丈夫姓陈，叫陈通宝，做得一手好豆腐，他们家生意很好，丈夫在家做豆腐，她就出来销售。罗秀英在门前等着，手里拿一个大盘子，见她来了，就大声叫道：“王老板娘，今天同你做几角钱的生意。”

王杨花笑着说：“好啊，你是难得的稀客，我天天在你门前叫卖，除逢年过节外，你是很少买豆腐吃的。你家又不穷，怎么那么节约呀，今天一定来贵客了吧？”

罗秀英笑着说：“没有客，是小孩嘴馋，嚷着要买。”

王杨花笑着说：“买多少？”

“买一个银毫子吧。”

“水豆腐，还是油豆腐？”

“买油豆腐吧。”

“我看还是买水豆腐好。”邝桂芳走过来看一下，“她这豆腐不是茶油炸的，

也不是猪油炸的，大约是菜籽油炸的。”

王杨花笑着说：“老奶奶，你是老经验，一看豆腐的成色就知道是什么油炸的，是菜油炸的，也很香的。”

邝桂芳笑着说：“菜油炸的豆腐带黑色，茶油炸的是纯黄色，猪油炸的略带白色，当然茶油炸的最好，特别香，猪油炸的柔嫩些，菜油炸的不放什么佐料味道会有点苦，所以我要买水豆腐，自己煎好一点。”

王杨花笑着说：“奶奶，你讲的可别让那些年轻人学了去，我这买卖就更难做了。你是老经验了，什么也瞒不过你，买多少？”

“买两个银毫子。一个银毫子你今天给多少块？”

“水豆腐三十五块，油豆腐二十五块。”

“你就给我七十块水豆腐吧。”

罗秀英笑着说：“妈，买一个毫子算了吧，哪要得了那么多。”

邝桂芳说：“俊龙从来不叫我们买东西，今天他突然提出要买豆腐，想是你平时太节俭了，就多买几个银毫子，让他吃个够吧。”

罗秀英笑着说：“买就买吧，不过妈你要注意，小孩子的要求你是没有办法都满足的，你可不要娇惯他。”

祖母笑着：“秀英啊，多买几块水豆腐也叫娇惯，娇惯不娇惯我有数，今天就按我的意见办。”

罗秀英用盘子装着水豆腐，王杨花数了七十块后又多放了两块，笑着说：“你难得买豆腐，今天一下买了这样多，这两块算送给你了。”

罗秀英点了点头，微笑着说：“谢谢关照。”

三十二

一九四一年中秋刚过，接连刮了四天白露风，风呼呼地吹着，山上的松林发出山鸣谷应的涛声，还在开花的荞麦被吹得倒伏在地上，大风过后，天气急剧变冷，接着下起绵绵的秋雨。这样的天气对山区的穷人，特别是老年人是有害的，邝桂芳从八月下旬开始就感到全身不舒服，她让儿媳找了紫菽、柴胡、益母草熬了几罐药吃，可仍不见好转。

到了九月上旬，祖母除显示重感冒的全部症状之外，还感到头痛不止，山区本来就缺医少药，加上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山区缺医少药就更加严重。当时离百宝村十公里的地方虽然有几家中药铺，它们只管买药，不管开方，县城里没有一家好一点的医院，只不过是几家大一点的私人药铺，遇到不得已的情况才收下病痛较轻的人，对于危急病人一律不予接收。

邝桂芳一天天消瘦下去，家里人很着急，最后不得不请医生到家里来进行诊断。当时山区还没有西医，只有中医和草药师傅，华优志费了好大的劲才请来了华健龄医生。

华健龄是这个地区很有名的医生，他开的中药处方很灵验。他给邝桂芳把脉诊断后，对华优志说：“你母亲的病早点医就好了，本来是因为感冒伤寒引起的病，现在变成了肺炎，这可麻烦了。这种病开的处方对药的要求很高，现在的药铺未必拣得齐。我们国家的中药中心在江西，现在日本鬼子占领了江西，好多中药就买不到了。像是人参来自东北，东三省被日本占领后人参和鹿茸就很少了。我们国家的甘草和当归主要产地在西北，日本占领河南和湖北以后，这些药就很难买到了。我给你开这个处方，如果药抓得齐，你母亲的病就可以药到病除，问题是不知抓不抓得齐药呀！不过我的药方还是这样开，抓药是你的事，我估计是很难抓齐的。

华优志急急忙忙拿起药方跑到汾市街，到药铺里问了一下，药店老板告诉他这药方开的几味药他那里抓不齐，有三味药半年前就没有了，县里的药铺里可能有。优志失望地离开药铺，为了妈妈治好病，他又向县城走去。

华优志到县城已经半下午了，拿出药方给药铺老板一看，老板说这些药本来并不太珍贵，但有一味是没有的。”

优志叹气道：“一个县城还抓不到这剂药吗，你们这药铺是怎样搞的？”

老板摇摇头，道歉似的说：“朋友，我了解你现在的心情，家里老人有病，做儿子的老远跑到县里来又抓不到所需要的药，心里是很难过的，我也同样难过，开药店却抓不到人家所急需的药，开药店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过去进药都是从江西樟树镇去买，自从日本占领江西并且准备从江西进攻长沙后，我们就无法去进药了。樟树镇是中国的药都，全国的名贵药材都在那里集中，东北的人参、鹿茸，甘肃的当归、甘草，贵州和云南的天麻、川弓，广东海南的胡椒、桂皮，只有到那里才一下买得齐全。现在日本鬼子捣乱，把整个药都毁掉了，现在你想买人参和牛黄这些珍贵的药，比登天还难呢！”

优志紧锁双眉听着，越听心里越烦，他知道到县城也抓不齐药了。停了一会儿，他小声地问道：“到桂阳和郴州能抓齐药方中的药吗？”

药老板吸了一口烟，叹气道：“哎呀，恐怕也抓不齐呢。你知道吗，日本鬼子三年前占领了武汉和南昌，还打算占领长沙，它们是从江西和武汉两个方向来的，中国的药都樟树镇就在江西的西部铁道上，是日本鬼子进攻湖南长沙的要道，他们占领那里两年多了，原来药铺的存药早该卖光了。上次我和桂阳、郴州的老板打过招呼，要他们分一点好药给我们店，他们反而说如果我能分点给他们更好。这个时候那些药应该早卖光了，因此，去那里也是白走一趟。”

优志觉得药铺老板讲的都是实话，看来华健龄开的药方里的药是无法抓齐了，缺少一两味药，这个处方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华优志最后央求老板说：“先生，你能搞点替代的药吗？”

“当然可以，从这个药方看，主要是消炎和止嗽。牛黄没有，可以用金银花代替，金银花是本地生产的東西，也有清心调气的作用。人参可以用桂圆代替。当然，药方是一个整体，各种配合后，作用就大了，换了两味药后，虽然不及原来的药方好，但总比没有好，反正金银花加桂圆没有病的人也可以吃。不过话又讲回来，我

只管卖药，并不会开处方，只不过见多了，懂一些药的基本作用，换不换那两味药由你决定，你拿定主意吧！”

优志无可奈何地说：“我母亲病得很重，我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吧。先抓三剂试一下，看情况再说。”

药铺老板说：“那样也好，不过药抓回去你还是先同医生商量一下再去熬药。我把替代的药另外的纸包着，开处方的医生同意就用，不同意就拿开，反正金银花和桂圆有病没病都可以吃，不碍事的。可惜你们那里离城太远，如果是近处的话，最好先征求开处方人的意见再抓药，现在只能这样了。”

优志坐在旁边，看着老板把药一一称好，最后包装好。老板又在药方上刮掉没有药的字行，在右下角写下替换的药的名称并标明药的用量。

交过钱后，老板笑着说：“希望能药到病除，百无禁忌。”

华优志走出药店，看了看天色，已经半下午过了，最多三个钟头太阳就要落山了。他在街头买了油炸糍粑，一边看路，一边吃，等走出城外，把几个糍粑吃掉后，又在一个凉亭前边喝了两口泉水，就飞也似的往家跑。离家还有四五里路，天已经全黑了，天上的云掩盖了亮光，灰白的山路上没有行人，一阵秋风吹来，华优志打了一个寒战，心里有点发麻。离家还有两里路的地方，华优志看到前面有两个火把迎面过来，华优志壮着胆子加快步伐向前赶，走到近处一看，原来是二哥华优记带着大侄儿俊文来接他了。

优记接过装药的袋子，让优志走在中间，他在后面跟着，优记忧郁地说：“我们等了你一上午，而你到半下午还没回，就断定你是到县城去了。我们估计你要到这个时候才能回来，就准备了火把出来接你。大哥在守着妈妈，她老人家一直咳嗽，烧还是没有退。”

华优志问道：“健龄医生还在我们家吗？”

“在，本来他想回去，我们再三央求他一定要等你回来，把抓来的药熬了让妈

妈吃下去，观察一下再走。”优记向优志缓缓地说着。

“那就好，这个处方有几味药抓不齐，所有大的药铺我都去看过了，可还是抓不齐，就请求药老板换了两味药，不知可不可以，要医生断定一下才行。”

他们回到家，华健龄问了找药的情况，华优志按药铺老板的吩咐把药拿给医生看，并把处方交给他。

华健龄看了一下处方，又看了看药，认真地说：“可以。这两味药虽然没有原来的药好，但在抓不到药的情况下也只能如此了，你们马上去熬药吧，吃下去可能会好一些。”

华优记马上找砂罐去熬药，医生吩咐不要熬久了，华优记点了点头。

罗秀英赶忙准备去把菜热一下让丈夫吃饭，她回过头来又对华俊龙说：“俊龙，你去打盆热水让你爸爸洗个脸。”

华优志走了一天又饥又累，直挺挺地躺在竹椅上小声地说：“先倒茶来，渴苦了。”罗秀英倒了杯茶来，优志一饮而尽。

罗秀英吩咐俊龙：“水多打一点，你爸爸今天跑苦了，打两盆水来，水热的话，最好擦一下身上，再烫个脚。如果水不热，就加热一下。”俊龙立马按妈妈说的去做。

华优志接过水试了一下，说：“水还热，不用再加热了。”

“最好抹一下身上的汗，再烫烫脚，洗澡就明天再洗吧。”罗秀英又找来脸巾和澡帕。

华优志笑着说：“我动都不想动，还洗澡呢，能抹一下，烫个脚就行了。”

罗秀英一会儿就把菜给热好了，饭一直放在灶边，是热的。她装好饭后放桌上，对华优志说：“你先吃，我再给你弄个蛋汤。”

华优志说：“最好放点胡椒粉，今天回家的路上感到有点冷，吃点胡椒好一点。”

华优志吃饭的时候，罗秀英和三个孩子一直在旁边陪着。吃过饭后，华优志对俊龙说：“俊龙，你近来读书好像没有像过去那样勤了。当然，今年天旱，你帮妈妈多摘了点猪菜，近来祖母有病，我们全家都很忙，来的客人多，耽误了一些时间，不过我看你抓得不紧也是事实。俊龙啊，读书要有恒心，要坚持，《论语》中讲，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我们家穷，这地方穷，今年请不到老师让你去上学是我们做父母的没本事，我心里很难过。你读了两年书，除《三字经》《千字文》外，还读完了《诗经》和《幼学琼林》，这很不错，五经里面就剩下《春秋》《尚书》《礼记》和《周易》了，只要两到三年你就可以把‘四书五经’全部读完了，过去考秀才也就是这些书。当然光会读，认得字还不行，还要会写文章，不会写文章，读再多也没有用。不过能读才会写，肚子里空空如也是无法写文章的，所以你千万不要把过去读过的东西给忘了，还是要每天自学一点东西。我看你完全可以独自学《春秋》，那本书里你不认得的字已经很少了，不认得的字也可翻字典呀，我们的那本字典虽然不全了，但你可以把不认得的字写在一张纸上，有机会我来教你，我不认得的字我再去问人家。你自学的时候不要贪图快，要一篇又一篇背诵下去，前一篇背不出，就绝不读后面一篇，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做下去，《春秋》很快就可以读完了。”

华俊龙认真地听着父亲的教导，深深感到父亲对自己有很大的期望，他似乎看到了父亲对自己的爱，平时他总认为父亲除了严格要求之外，就是冷漠，慈爱和温暖只有从妈妈和奶奶那里获得，父亲归根到底就是严厉和训斥，直到今天他才体会到严格也是一种爱护。

俊龙望了望父亲疲倦的面容，微笑着说：“今年上半年下雨的时间多，我多读了点书，最近读得少一点，主要是奶奶病了以后我心里很难过，近来奶奶的身体越来越差，我和弟弟都心里难过，读起书来没有劲。等奶奶病好后，我一定多复习读过的书，自学新的书。我最近还教弟弟读《三字经》，你别看崇龙不常拿书，他的记性好得很呢，十句八句书教他两遍就会背了，小弟也不错，我没有要他读书，他跟着崇龙读两遍也唱得出了，当然他是唱着好玩，并不认得字，不过他的记性很不

错，看来我的记性是最差的了。”

罗秀英听着丈夫和儿子的对话心里很高兴，她是第一次听到丈夫这样认真地跟儿子谈话，她知道丈夫已经把儿子当懂事的人看待了，这说明儿子是不错的，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看到儿子长大懂事更令人高兴的呢！当听到崇龙和贤龙也都记性好时，她更加感到高兴和自豪。

俊龙聪明，老师和邻居是公认的，每当老师和邻居赞扬俊龙时，她都为儿子高兴，也为自己有这样的儿子感到自豪。虽然罗秀英平时从不同人家谈论自己儿子十分聪明，但当人家赞扬儿子时，她总是用牙咬着下唇微笑着，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

罗秀英看了看华俊龙稚气的脸，对华优志说：“你今天走累了，过去看看妈妈就早点去休息吧。你们三兄弟就去读你们的书，俊龙除自己要认真读书背书外，教弟弟认几个字更好，我不奢望你三兄弟都读出书来，总应该有一个人应当读个什么学校才好，过去讲中秀才、举人，现在讲什么毕业的，反正我讲不清，总而言之，要有学问，有文墨吧。你们三兄弟去房里读书，我和你们爸爸去看看奶奶就回来。”

华优志和罗秀英把三个儿子打发去房里读书后，就来到邝桂芳房里。房里点着一盏桐油灯，邝桂芳的脸色看不清楚，因为刚吃过药汤，她靠着床头的一床絮被躺着，见华优志夫妇过来，就对优志说：“你今天跑了一天了，早点休息吧，秀英养着三头大猪，里里外外都要管也很辛苦，你们早点回去，打发孩子读书、睡觉，我这里不会有什么问题。你大哥大嫂熬好药给我吃了后，我就让他们回去了。这里有你二哥二嫂招呼我就行了，你们还是早点回去吧，我今天咳嗽好一点了，只要退了烧就没事了。”

华优志又向母亲汇报了今天买药的经过，说明迟回的原因。邝桂芳点了点头，沉重地说：“我从来没有这样病过，开始我总认为是感冒，没什么要紧，熬点紫菀、姜汤喝下去，出身汗就没事了。哪知道人老了，病就开始欺负人了，吃许多药都没有用，反倒一天天重起来，医生一把脉，还说是肺炎什么的，人家说，树老枝多，人老病多，这话有道理。你们也不要太难过，人总要老的，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兄弟姑嫂不要为我想得太多，重要的是考虑你们自己和孩子教育的事。我来到这个

家已经六十三年了，你们爸爸也去世十四年了，我为这个家挣扎了一辈子，看到了你们一个个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我很高兴。现在我病了，你们成天轮流陪我，给我抓药，优志天黑动身，夜深才回来，吃过饭后又来向我问安，我很感动，万一就算是病好不了，我也满足了。”

罗秀英含着泪说：“妈，你不要那样想，你会好起来的，儿孙都希望你活到一百岁，你不要讲那些叫我们痛心的话，要多讲点叫人高兴的话才好。我们做儿女的为你做点事是完全应该的，不值得一提。”

邝桂芳望着罗秀英的表情，点点头说：“秀英，我的好儿媳，我很理解你们，你们三姑嫂都不错，这次我得病之后，你们再忙都会抽空来问问我，陪陪我，这很叫我不安，为了我一个人弄得你们鸡犬不宁，我也不好受呀！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们能这样相处也是前世积德，今世有缘啊！我很高兴我们婆媳能这样融洽，这个世界上婆媳关系处得好的不多，我和三个媳妇处得都还好，你们三姑嫂也像姐妹一样，更是叫人羡慕，我就是去了，也放心了。”

华优志听到妈妈这样说，心里很沉重。他深情地说：“妈，你老人家不要往那方面去想，也不要往那方面去讲，我们做儿女的听到这话心里很难过。实际上你不过是感冒伤寒罢了，由于一时没抓紧治疗给耽误了，变成了肺炎，只要消炎止嗽止住了，就会好起来的。你现在有七个孙儿，都还没有长大，还需要你教育关怀，你怎么能想到那里去呢！我希望你不要再讲那样的话，讲点叫人高兴的话才好！”

华优记也认真地说：“妈，三弟的话是对的，你为了这个家吃尽了苦，流尽了汗，操碎了心。你从小对我们的教育我们是不会忘记的，虽然你的三个儿子都是农夫莽汉，没有大的出息，但承蒙你老人家的教诲，我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人，从没有意去做害人的事。你三个儿媳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家庭，但像姐妹一样相处，这是很难得的，这都与你老人家的教育和调解分不开，我们需要你呀！”

邝桂芳吃了药后，身上微微出了点汗，感到舒适一些，听了儿子的话心里更是欢畅，他看着儿子儿媳关心自己，希望自己健康长寿，不觉精神起来，她微笑着说：“你们的孝心我是知道的，你们讲的是实话，不是客气话。当然我也希望长命百岁，

不过人生七十古来稀，我都是快七十的人了，也算长寿了，我听那个袁老师说我们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才三十六岁什么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比一般的人活长了快一倍了，也算高寿了。我知道人有生就有死，这是躲不脱的事。那些皇帝想活到一万岁，人家都叫他万岁爷，可从来没有一个活到一万岁的。我三岁就失去了父母，九岁来到这个家，那时什么也不懂，只知道饿了要吃，渴了要喝，后来一天天长大变成了大姑娘，和你们爸爸成了家，生下了你们兄弟姐妹七个，还起了三幢房子，不容易啊！最难得的是你们还那样有孝心，兄弟姑嫂又和气，想到这里，我虽然吃了苦，也算是有补偿了，心里满足了，以后的路就靠你们去走了。我当然也有遗憾，就是没有看到孙子们有结果，也许将来俊龙会中个状元也不一定。”讲到这里，邝桂芳不禁笑了起来，“不说出状元，就是中了举人，你们都应当抬一头羊去祭祀呢！”

罗秀英笑着说：“妈，你想得太多了，我们农村穷苦人家，不期望自己的儿子中状元、举人什么的，只希望他们能够堂堂正正做人，靠自己的劳力生活，不受人家欺负就行了。我们要俊龙读书，不过是要他认得几个字，不当睁眼瞎子罢了，就像你的宝贝儿子讲的，将来出门挑脚，认得路碑上的字不走错路，到什么地方住店知道店铺的招牌就行了，哪里敢想他们能够中举人、秀才。依我看呀，中举人、秀才的人不一定是祖坟葬得好，主要是家里有钱，送得起他们去读书，有些人读了十几二十年才中一个秀才，好多农民的儿女如果有机会读书，可能读得更好呢。”

邝桂芳老人听着三媳妇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话，不禁也露出重病以来少有的微笑，她转过头来对优志说：“你看秀英好厉害，按她的说法，我们这些农民倒比秀才聪明。”

华优记笑着说：“妈，我觉得秀英老弟嫂讲得也对。我去当了几个月的兵，见了不少世面，我看那些当连长、排长的人也并不都是蛮聪明的人，有的是因为他家里有人当了师长、团长，他们就狗仗人势，也当了连长、排长什么的。从历史上看，有些读了书的人也不一定聪明，你看《三国演义》里的蒋干，虽然也读了书，却很蠢，曹操好几件事都坏在他手里。相反朱元璋是一个文盲，他打天下、坐天下都有一套。所以说，读了书的人不一定都聪明，不认字的农民也不一定都蠢，当然，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要多读些书。总而言之，没有文化是不行的。我看呀，俊龙他

们有书给读的话，大概是读得出来的，过去讲中举人、中秀才，现在叫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大学毕业，还有留洋什么的。从古到今，农民都希望自己有文化，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农民中状元的事，要是我们家出一个大读书人，除非是翻了天了。妈，你也就别管那么多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你最要紧的事就是赶快把病治好！”

邝桂芳听了他们的话，笑着说：“我也不过是坐着没事，说说罢了，你们就从古到今讲了那么一大堆话来，听起来像有理又像没理，倒把我弄糊涂了。不过我今天很高兴，平时大家都有事，忙得不亦乐乎，今天倒讲了一点大道理。好了，时间也不早了，你们也有事，早点去休息吧，我吃完这药出了点汗，好像平和一些了。”

华优志点点头，对罗秀英说：“你给妈打盆热水来吧，让妈洗个脸，烫个脚，早点休息。”

罗秀英立马起身去打热水，桂芳高声喊道：“秀英，水不要太热了，水打多一点。”

邝桂芳又对华优记说：“老二，叫你老婆把洗脸巾和洗澡巾一起拿来，她知道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罗秀英打来了一大脸盆热水，又去华优记家拿来了洗脚盆，她用手试了一下水的温度。华优记拿来洗脸巾和洗澡巾。罗秀英说：“妈，我给你洗吧。”

邝桂芳说：“我自己来，你们去吧，我洗完后让满翠来倒下水就行了。”

罗秀英说：“不要去麻烦二嫂了，我等你洗完再走。”

“那也行，不过你先去招呼俊龙他们睡觉吧，然后再过来也行。”

罗秀英扶着家娘下了床，平稳地坐在竹椅上，她把脸巾放在洗脸盆里，把澡巾放在竹椅的靠背上，然后拿了一双干净的布鞋来，再用手试了热水的温度，恭敬地说：“妈，水不是很烫，你洗吧，我去看看俊龙他们在干什么，你有什么事就叫我，洗完了，我再来扶你上床。”

邝桂芳被罗秀英的细心和热情动，她深情地说：“秀英，你可真是个孝子。你也不用过来了，我自己会上床。水嘛，叫你二嫂来倒一下就行，你们两口子忙了一天了，快去休息吧。”

罗秀英笑着说：“妈，你不要挂念我们，只要你老人家病好了，就是我们的福气，倒下水有什么问题。”

邝桂芳见秀英这样诚恳，就笑着说：“好嘞，你忙你的去吧。”

罗秀英回到自己家，点起桐油灯，把房子扫了一下，然后倒了点热水把碗筷洗干净，再打水洗脸、洗脚，又把温缸里掺满水，接着她走到猪栏里把门锁好。

见儿子房间的灯还亮着，就轻声地喊道：“俊龙，蛮迟了，该睡觉了。”

“妈，我正准备睡了，你快去睡吧，弟弟早睡了。”俊龙在房里小声地答道。

罗秀英回到了家娘的卧房里，灯暗了，她走过去把灯拨了一下，又找来油壶加满了油。邝桂芳已经躺在了床上。这时二嫂蒋满翠也来了，罗秀英轻声问：“妈，你还吃点什么吗？”

邝桂芳摇摇头，小声地说：“我今天吃了点饭，肚子不饿，也没胃口，你们把水倒了就去睡吧。”

蒋满翠走过来说：“要不吃个梨，是青皮的，挺爽口的，要的话我给你削一个放在这里。”

邝桂芳说：“也好，你去削一个吧。”

蒋满翠对罗秀英说：“老弟嫂你去睡吧，水我来倒，你太累了，你这三头猪吃得，割猪草、煮猪潲、挑水够你忙的了，今天三弟又一天不在家，你真忙坏了。”

罗秀英叹了口气，说：“像我们这样的穷人家哪家哪户不是从早忙到夜的，一天起早贪黑地忙，忙到一年到头能有饭吃，有衣穿就不错了，好在我们还年轻力壮，再过些年估计就不行了。”

邝桂芳笑着说：“你怕什么，再过个十年八年，俊龙、崇龙就是大后生了，他们就可以靠得住了。”

罗秀英笑着说：“妈，你看我们都长大了你不还总在忙，再过十年我就难办了，三个儿子大了要为他们起房屋、讨媳妇，还不累得要死，我们这些农村妇女呀到什么时候都没福享，总是一代又一代地劳累下去，直到动不了才算罢休，哪有什么福享啰！”

邝桂芳笑着说：“秀英呀，我看人还是蠢一点好，不要想那么多。你就是太聪明了才想得那么多，想得多了老得快呢！”

罗秀英笑着说：“妈，我并不是想得多，更不是聪明，只是实话实说罢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邝桂芳叹了口气，说：“是倒是，不过现在是兵荒马乱的，大家是苦一些，等把日本人赶走了，日子可能会好一些。你才三十几岁，总会过上太平日子的。”

蒋满翠削了两个梨，用一个小盘子装着，然后又从衣袋里拿了几个梨给罗秀英，说：“你回去洗一下吧，味道还好。”

罗秀英也没推辞，把梨接过来就回家去了。

三十三

邝桂芳老人吃了三剂药后烧退了，咳嗽也止住了，全家人也都很高兴，认为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到九月初，邝桂芳的两片肺开始浮肿，过了几天，下腹也出现浮肿，浑身感到无力，这时全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华优志特意去华建龄医生家央求他来家诊断，可华医生这天一大早就出诊去了，直到半下午才回来，华医生的夫人告诉丈夫华优志已经等了半天了，于是华医生洗了个脸就动身出发，等华医生进门，天已经黑下来了。

华医生喝了口茶，洗了手就来到邝桂芳床前，问了一下情况，然后细心地给她把脉，把完脉后，他对华优志说：“老夫人的病是心肌衰竭，又加上肾炎，情况很复杂，按理是要下人参和牛黄，可这两种药月前在本县药店就根本买不到了，明天你最好去桂阳和郴州看一下，如果能买到就是万幸了，如果买不到这两味药会很麻烦。这样吧，我开两个处方，如果有这两味药，就按第一个处方抓药，如果没有这两味药，就按第二处方抓药，当然，第二个处方效果会差一些，这就要看她老人家的身体素质怎么样了。”

华优志同两个哥哥商量，最后决定由优志和优记两人天不亮就去桂阳抓药。桂阳离本村有七十多里，他们必须在第二天赶回来，来往路程有一百四十多里山路，家里的事全部由大哥华优胜办理，主要是上山挖一些黄连和柏树籽，用它们煮猪腰花给母亲吃，还要派人去铁坑把满玉叫回来，因为母亲吩咐他们必须这样做。

华健龄医生在睡觉前又来到邝桂芳的床前给她认真地把脉诊断，由于华优志和华优记第二天要赶路，就由优胜陪同医生到房里。在把脉的时候，大家都屏气敛声，心怕打扰医生诊断，医生走后，三个媳妇都在床前坐着不说话。

邝桂芳对她们说：“我没有什么事，你们都去忙你们的事吧，如果我真的要死了，你们三个人坐到这里也留我不住呀！”

邝元花笑着说：“妈，我们陪你坐坐是怕你一个人寂寞冷清，怕你有什么事要吩咐，你老人家想到哪里去了。再则这几天天气冷，干冷干冷的，也没有多少事，就陪你坐坐随便说说话吧。”

邝桂芳笑着摇摇头，平静地说：“想必是医生讲了什么，他又不好对我明讲，你们瞒不了我的。你们放心，我还死不了，我也舍不得你们，我的七个孙子还没有一个成亲，哪能今天晚上就死呀，你们快去忙你们的吧。”

蒋满翠走上前把被子扯平，又用手试了一下邝桂芳的额角。她高兴地说：“妈，你今天倒是很正常。吃五谷的人哪个没个病痛的呢，我们三姑嫂来陪你坐一会儿，你又想这想那，讲一些不吉利的话，多叫人心寒呀！”

邝桂芳微微摇摇头，平心静气地说：“你们不用来安慰我，我会宽慰自己的。我这一辈子是从苦水中泡大的，三岁父母双亡后，靠一个叔伯养育我，他呢也是穷得呜呼哀哉，后来他也不行了，我就经常挨饿，瘦得皮包骨。这个时候我作为童养媳来到这家，开头几年还好，你爷爷奶奶把我当亲生女儿看待，虽然吃得不好，穿得不暖，总还算过得去。后来他们相继去世，我们家又背上了一身阎王债，你家爷老子给人家去做长工、打短工，我给人舂米、掌鞋底，春天来了上山采蕨拔笋当饭吃，秋天来了上山采覆盆子、野梨来换米吃，一年到头是一无所有，过大年了，人家杀鸡宰羊，我们夫妇一斤四两猪过个年，最苦的一年只有十二块油豆腐，回想起那番辛苦真叫人揪心，那苦楚呀，你们是体会不到的。”

“那个时候谁瞧得起我们？我们两个苦命人沉沉浮浮，咬紧牙关硬挺过来了，你家爷老子有力气，手脚勤快，虽然不认识一个字，人倒很精明，我们两个人一起拼命撑起这家，后来一天天好起来，盖了三幢房子，也买了十多亩土地，生活好起来了，后来养出三男四女，一个个成家立业。‘民国’十六年，一场瘟疫你家爷去世了，那年我才五十出头，我含着眼泪埋葬了丈夫，带着儿女撑起这个家，而我却常常半夜里一个人流泪。”

“后来三个女儿相继出嫁，老大、老二、老三女儿又相继去世，每失去一个女儿我就大病一场，你们想想看我这辈子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难啊！可我还是挺过

来了，现在我六十几了，总算看到儿孙满堂，我就是去了，也算是没有枉来世上一回。老实告诉你们吧，我这病恐怕是送老病了，人哪有不死的道理，不过我不怕，我倒希望早点去见到你家爷老子，早几天我还梦见你他了，他笑眯眯地坐在我的身边说我的衣服旧了应当换一件好点的衣才行，他还在关心我呢！一觉醒来，我才想到是老头子来接我了，恐怕我在世上活不多久了。”

罗秀英牵起邝桂芳的手，说：“妈，你怎么能那样想呢！你们是患难夫妻，也是恩爱夫妻，一起生了三男四女，白手起家，感情自然是深，梦见一下是因为你想他呀，一日夫妻百日恩，你们夫妻几十年，是千年恩万年恩了，梦到他有什么奇怪，他哪里是来接你的，是来保护你的还差不多。所以呀，你千万不要那样想，你要想你还有儿有女，有媳妇，有孙子孙女，他们都那样爱你敬你，你狠心不管我们吗？我看不会的，你要打起精神来，治好病，长命百岁才好！”

邝桂芳听了媳妇的话，心里很高兴，特别是罗秀英那入情入理的话，叫她很感动。她微笑着说：“秀英呀，你这鬼丫头，听你的话像是在劝我，又像是笑话我，叫人爱也不是，恨也不是。我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人家说，少来夫妻老来伴，我是中年丧偶，是最大的不幸，现在孤单一人，有时一觉醒来，倒真想念过去的老伴哪！过去我们从来没有整整齐齐坐在一起说说笑笑过，今天倒好，你们都来了，也不管婆婆媳妇，姑姑嫂嫂，倒像朋友一样自由自在地讲话，真是难得哪！”

罗秀英笑着说：“妈，你吃了那么多苦，现在也该享享福了，你有什么事只管吩咐我们就行了。”

邝桂芳笑着说：“那我不是变成具佛了吗？人嘛，有手就是用来做事的，有脚就是用来行路的。实际上一个人做点事、行点路，反而好一些。不过我现在走路没有劲，做事也没力气，我确实老了，人不服老是不行的。好在你们都能当家理事了，我能做的已经不多了，世界是你们的，我也没有多少牵挂了，人能到老时没有什么牵挂也是一种福气，好了，感谢你们的这片孝心，让我安静地睡一睡吧。”

三十四

华优记和弟弟华优志天没亮就起了床，吃过两碗炒饭后，兄弟俩就急急忙忙上了路。晚秋的后半夜秋风微凉，一阵阵地吹着，天上抹着淡淡的落云，云移动着，星星仿佛也在走动，路两边的山呈现着模糊的黑影。路不很分明，好像一条灰暗色的大带子吹落在山间。开始出门时，看不分明，走了一段路以后就看得颇为清晰了。因为这是走熟了的村前石板路，虽然看不很明，走起路来还是很快的。他们都知道，为治母亲的病，必须在今天走完一百四十多里路。

一路上没有会到人，沉寂的山上，只偶尔传来山头鹰凄惨的叫声。他们低头走着也不说话，一心只想飞向桂阳。走了几里路之后，天越来越亮，路也越来越分明，虽然刮着凉爽的晚秋晨风，他们还是出着微汗，于是拨开胸前的衣扣。

他们在下午三点钟赶到了桂阳。顾不上吃中餐就奔向了药店，几家大药店都走遍了，第一个处方上的药还是抓不齐。最后华优记用第二个处方抓药，倒能抓齐。抓了五剂药后，华优记起身先回。为了赶路，他只是买了几串油糍粑，边走边吃。

华优志拿着第一个处方往郴州去。桂阳离郴州还有几十里路，这里经常有马车去郴州，汽车、火车当然是没有的。华优志在桂阳城郊坐上马车向郴州进发，希望可以买到治病的好药。

他来到郴州，走了好几家药铺，老板看了一下处方，都摇摇头说没有。有一个和记药店的老板告诉优志，这处方上的药在湖南是很难抓齐的，人参出自东北三省，可东三省被日本鬼子抢走了，阿胶来自山东和河南，也被日本鬼子抢走了，自从江西被日本占领了九江、南昌后，就再也进不到那些药了，现在的药铺都是靠加工本地的草药来维持。华优志这才意识到母亲的病是很难治好的，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国家被日寇弄得残缺不全，药铺也无法抓到好药了。这时已经半下午过了，他走进一家店，煮了两个粉吃了，然后走到城西坐最后一趟马车赶回桂阳。

第二天午饭后，华优志终于赶到了老家。

奔波了两天，华优志已经很疲倦了，回到家里，已经是半下午。因为没有买到

母亲治病所急需的药，他的心里一半焦急，一半埋怨。焦急的是母亲为这个家操劳了一辈子吃尽了苦头，在她老人家急需治疗的时候却买不到最急需的药物，这样下去母亲的身体就会拖垮。想来想去，他开始愤恨日本鬼子对中国的侵略，因为日本鬼子来了，中国被它占领了大片山河，国家的统一被破坏，药材市场也被破坏，东北的人参、西北的当归、山东的阿胶和牛黄，本地根本买不到了。在本来就缺医少药的农村，根本没有医疗保健体系的中国农民一得病，就是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无法医治。这就是中国人民平均寿命短的根本原因。想到这些，华优志恨不得赶快消灭日本鬼子。

快进村子时，优志本想先去探望母亲，向她问安再回家，可想到自己是空手而回，就充满了无脸见母亲的内疚，万一母亲问及此事，自己如实回答，母亲一定会非常失望，使她老人家失去治好病的信心，那就更糟了。于是他打算先回到自己家，同两个哥哥商议一下，再去向母亲讲明情况，也许会更好一点。

华优志带着这种万分无奈的心情，回到了家里。

罗秀英见丈夫回来了，她平静地问：“这样早就回来了，你是郴州起身，还是从桂阳起身？”

“昨天晚上我赶到了桂阳。”华优志有气无力地答道。

罗秀英赶快打了一盆热水放在竹椅跟前，又拿来脸巾和汗巾，她关切地说：“你洗个脸，烫个脚吧，我给你找双袜子来，走了远路，很容易感冒。”

罗秀英从衣柜找来一件夹衣和一件背心放在竹椅地靠背上，微笑着说：“这两天秋风很冷，你加上衣，不要冷着了，我给你热饭去，你先吃一点，我再去弄晚餐。噢，我告诉你，满玉上午就回来了，外甥女芳梅也来了，今天上午在二哥家的吃饭，晚上我要她们来这边吃。”

等华优志洗完脚，加上衣服，把洗脚水倒了后，又取出壁上的水烟筒吸了几口烟。罗秀英已经把饭炒好了，又冲了碗蛋汤，特意多放了些姜丝，加了点胡椒粉。

在优志吃饭的时候，她又给丈夫熬了一碗姜茶。

华优志狼吞虎咽地吃过饭，把一大碗茶也喝了下去，然后伸了个懒腰。

罗秀英知道丈夫很困了，就说：“你去床上休息一会儿吧，吃晚饭我再叫你，你回来了，我去妈那边说一声就行了。”

华优志确实很倦了，就去房里躺下，不一会儿就发出呼呼的鼾声。

罗秀英煮好晚餐天已经快黑了。华俊龙听从妈妈的吩咐请姑妈华满玉过来吃饭。等满玉带着芳梅到了，餐桌上已经上好菜，罗秀英要俊龙叫醒爸爸起来吃饭。

华满玉带着芳梅刚坐下一会儿，华优志睡眼惺忪地起来了。罗秀英让崇龙打热水给优志洗脸，罗芳梅笑着说：“我来给舅舅打水。”

优志说：“都不用，我自己来。”

华满玉笑着说：“外甥女打盆水有什么要紧，小孩子做不了别的事，这点事就让他们去做吧。”

罗芳梅打好水后试了一下温度，觉得太热了，又去打了半勺凉水掺上。

等华优志洗过脸，大家一起吃饭。华满玉关切地问：“三哥，妈这个病怕很难治吧？我看她很虚弱，两个脚浮肿虽然不是很严重，可那小肚上也肿了，这很叫人担心。上次回来我看她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华优志失落地说：“是啊，我也很担心，中秋节妈还好好的，中秋一过发了几天白露风，山区自然就冷起来了，那几天我们老是提醒妈要多穿点衣，她认为自己身体还硬朗，一疏忽，就感冒了。我们按吩咐挖了草药熬起汤给她吃了也不见好，反而病一天天重起来，我们很着急请了医生开处方去抓药，医生开始说是重感冒引起的肺炎，上县城拣了几服药吃了，肺炎好一些了，现在又说是肾炎。”

罗满玉问道：“你昨天到郴州去买到药没有？”

华优志摇摇头说：“郴州和桂阳、临武一带所有的大药店都抓不齐药，现在的药店的药大部分是本地的草药加工的，像东北的人参，甘肃和山东产的甘草、当归、阿胶、牛黄这些药都买不到，因为那些地方有的被日本鬼子侵占了，有的道路不通。连被称为‘中国药都’的江西樟树镇也被日本占去了，所以整个大后方都抓不齐需要的药。像人参和当归这样的药，在中药当中是用途很广的常用药。”

华优志皱着眉头吃了一口水烟，继续说：“这样一来，妈这个病就可能给耽误了。现在可以说是整个中国都缺医少药啊，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下可把妈害苦了。”

华满玉含着眼泪，十分忧伤地说：“三哥，我觉得你们和嫂嫂都很好，都算是尽了心，就看妈能不能过这一关了。不过妈倒好像跟没什么事似的，今天见到我，她很高兴，还和我们说不要紧，吃五谷的人哪个能不头痛脚肿的。她虽然这样讲，我总觉得她气色有点不对头，你说她这病不会是送老的病吧？”

华优志叹了口气，说：“妹妹，你还不了解妈妈，她不过是安慰我们罢了。妈总是替我们着想，她怕我们担心所以才那样讲的。现在跑遍好多地方都抓不齐药，问题就挺麻烦，挺难办了。”

罗秀英插话说：“妈这病听医生讲是很严重，男怕肿头，女怕肿脚，她连小肚都有点肿了，可见血气不正，她脸色很难看，这是很难说的。现在药又捡不齐，治病就更难了。”

华满玉听了哥嫂的话好久没说话，最后她忧伤地说：“昨天从桂阳抓了几剂药来，吃完再看看是什么样子。我们在她老人家面前还是不要流露出不好的情绪来，让妈妈保持一个好心情是很重要的。原本我打算住一晚就回那边去，妈的病情是这样，我明天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去了。”

华优志说：“我看妈这两天不会有大问题。不过，过几天就是重阳节了，你就等过了重阳再回吧。”

罗秀英也说：“满玉，我看禾已经割了，挖红薯又还没这样快，除了晒点红薯

藤这些事外，也没有太要紧的事，过两天再说吧。不管怎样，和妈相处的日子是过一年少一年，还是母女多相处几天好。你知道，妈有四个女儿，就你一个在世了，她对你是很关心的。”

华满玉想了一下，点点头说：“三嫂讲得很对，我等两天再说，妈妈能慢慢好起来更好，万一有什么意外，我也要在。”

罗秀英一边摆好餐桌，一边热情地对华满玉说：“满玉，这就对了，那边的事自然重要，但哪能同妈相比啊！再说家里的小事妹夫也会料理的，我看他平时很勤快，干家务事比你三哥强多了，你就多住几天吧。”

华优志装饭给芳梅。芳梅笑着说：“舅舅，我自己来。”

罗秀英说：“装好了，你就吃吧。”

华满玉笑着说：“她已经那么大了，这些事还要大人操心的话就不得了啦！”

罗秀英对华满玉说：“我们这几天都在为妈的病焦急，却没有认真了解妈的想法，昨天我去给她问安的时候，她特意要我坐下，过了一会儿我起身要走，她就不高兴地说是不是她房子里有什么气味，我说没有啊，她让我多坐一会儿，说今后难得有时间这样坐在一起了。我当时心里很害怕，笑着安慰她，她却摇摇头说她对自己的病很清楚，虽然过去也得过病，甚至几天起不了床，但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连头都抬不起来，估计这个病呀……她没有再说下去，只是用手抓着我的手。我觉得她的手很冷，就用两只手紧紧搓她的手。她让我回家去，说俊龙他们还小，让我一定把他们三兄弟管教好……我觉得妈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吃过饭我们早点过去吧，陪她坐一会儿，看她老人家有什么要吩咐的。”

华满玉把饭碗放在餐桌上，皱着眉头，不言不语，过了一阵，她才忧伤地说：“是的，今天妈妈看到我和芳梅好像特别亲，一边握着芳梅的手，一边仔细地打量她，笑着说芳梅这就长成大人了，这眼睛、眉毛就和你妈妈小时候一样，然后她又看了看我，皱着眉头对我说将来一定要好好给芳梅找个婆家，不让人家折磨我的芳梅。她好像还要说什么，但只叹了口气，说人的一生好快呀！”

华优志说：“看来妈对治好自己的病缺乏信心，这很不好呀！不管怎样，我们有空就同妈妈多说说，多陪她一会儿。这几天都在床上，她肯定是很不耐烦的，也许她有什么话要说，就劝她把话说完吧，不要讲半句留半句，那会呕得慌的。”

这顿饭大家吃得都不高兴，华满玉随便吃了一下就放下了碗，华优志和罗秀英也是随便吃了一点就算了，小孩子看到大人这个样子也无声无气地吃了一点。

吃过晚饭后，罗秀英喂了猪，换好炉火用的煤，然后炒了一碟南瓜子，就陪同华满玉来到母亲的房中。

罗秀英和颜悦色地问：“妈，你想吃点什么？”

邝桂芳说：“我下午吃药前已经吃了稀饭，现在刚吃过药，口还是苦得像吃过黄连一样，什么也不想吃。”

罗秀英笑着说：“那我给你拿块冰糖来吧。”

华满玉阻拦说：“苦药是凉性的，是为了消炎，冰糖是不是有火气？”

邝桂芳说：“那倒没有什么关系，冰糖是不会有问题的，冰糖和白糖都是凉的，只有红糖是暖的，提火的。”

罗秀英拿来了一个小玻璃瓶，整瓶糖大约有半斤多，她用筷子夹了一团放在邝桂芳口中，然后将瓶子盖好，放在床边的小桌子上，并小声地嘱咐道：“妈，这个瓶子就放在这里了，你想吃就用筷子夹一团。”

邝桂芳说：“你拿过去，我有一团就行了，刚吃过药有点苦。现在兵荒马乱的，冰糖不容易买到，万一有用要找它是很困难的，我好像前年买过一回，早吃完了。你这是从哪里来的？”

罗秀英笑着说：“我这也是前年那次买的，我一直藏着不让小孩子看到，要是给他们看见了早就没有了。”

邝桂芳高兴地说：“三姑嫂啊，算你收藏得好，难怪人家说在我们村里找难找

的东西，只管问秀英，她要是没有了，我们村就不用找了。你是很会当家的人哪！满玉，这点你要向你三嫂学呢。”

华满玉笑着说：“这点我可学不好，要是我，别不说一瓶冰糖，就是一缸冰糖也没有了。”

邝桂芳说：“在我们这地方就要像秀英这样，有的时候要考虑没有的时候怎么办。这点你亲家娘做得很好，所以你嫂子就学到了。”

罗秀英笑着说：“妈，你别总是给我戴高帽子，我可受不了。吃了一团糖，引出那么多话来，你最好少说话，养养神。”

华满玉笑着说：“妈讲的是实话，不是高帽子。不过三嫂也讲得对，妈妈最好多养养神，话讲多了也费神呀。”

邝桂芳正色道：“你们到这里来，就是应当多讲几句嘛，几个人都像庙里的菩萨一样坐着，有什么味道，就是要说说笑笑，时间才过得快一点。”

夜幕降临了，窗前有几只蚊子飞着，房子里黑起来，罗秀英去把油灯点上，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灯拿进来，房子里顿时有了昏黄的光。

邝桂芳仍躺在床上，背靠着一床小的絮被，絮被外套着褐黑的粗布，头上枕着一个用了多年的枕头，身上盖着一床乌红的棉絮。女儿华满玉和媳妇罗秀英就坐在床前。

过了一会儿，元花和满翠也过来向邝桂芳问安。邝桂芳见三个媳妇都来了，十分高兴。她笑着说：“你们都来了，这很好，我们难得这样整整齐齐坐在一起，平时嘛你们都很忙，各人有各人的家，好难坐在一起。这样吧，你们去把几兄弟也叫来，我有点事想和你们一起说一说。”

华满玉自告奋勇说道：“妈，让三个嫂嫂陪你坐一会儿，我去叫三个哥哥来。”

邝桂芳说：“让他们三姑嫂去叫他们三兄弟来，最好把我的孙儿孙女也都叫来，

我今晚想对他们讲几句话。”

没一会儿，优胜、优记和优志都陆续来了，孙儿孙女也到齐了。

邝桂芳见人来齐了，就吩咐他们去拿长凳来都坐下，她特地叫俊龙和天龙坐在床头。优胜靠近房门站着，邝桂芳见了，大声说：“老大，你也去拿张凳，今晚我有些话想当着你们讲讲，你们不要安慰我，这不是吉利不吉利的问题，我自己的病我很清楚。”

华优胜听母亲这样说，就出去拿了张凳来放在门边，靠床头坐下。大家都不说话，房子里静静的，充满着一种沉重的气息。

邝桂芳用手按着床，支撑着坐了起来，打量了一下所有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我来到这家已经六十四年了，我来的时候还是三四岁，为了这个家，我跟你们爸爸吃了不少苦，当然，你爸爸吃的苦就更多了，可惜他没福气，‘民国’十六年就去世了。现在看到你们都成了家，都有儿有女了，我也算是儿孙满堂、有福有气了。一句话，我比你们爸爸有福气。我在世的时间不多了，有些事我可以不管，也管不着了，不过做母亲的人嘛，对有些事总是放心不下，还想向你们说一说。”

她讲到这里，停了一下，然后吩咐华满玉：“满玉，你去倒杯茶来，我口有点干。”

罗秀英还没等妹妹动身，就站起来说：“你坐着，我去倒。”

罗秀英拿来一大杯茶，问：“妈，茶不大热了，要不要热一下？”

邝桂芳接过茶，呷了一口，笑着说：“还好，太热了反倒不好。”

她又大大喝了一口，定了一下神，继续前面的话题：“我说呀，你们三兄弟最要紧的是和气，千万不要闹意见，有事多商量。三兄弟中优志多读了点书，聪明一点，你要帮助两个哥哥多出点主意。你们三个媳妇都很好，我把你们当女儿看待，你们也很少争吵，我更高兴。不过我觉得秀英最会体贴人，又勤快，你们两个要向她学。满玉是我四个女儿中剩下的最后一个，女婿人也忠厚，可惜只生下两个女儿，

应当有个男孩才好，你们还很年轻，孩子还能生，不要为这发愁。

“人老了，又得了重病，经常想到后事，我想这病是好不了，我感觉得到，人生七十古来稀，我恐怕过不了七十岁了。这两天我总是想，我这一世，出身很苦，后来同你爸爸一起白手起家，建了三幢砖房，养大七个孩子，你们爸爸去世十五年，我独自支撑这个家，操尽了心。你们都成家立业以后我才轻松一点，后来又为你们三兄弟可能会被抓去当兵发愁，有时晚上听到人家的狗猛叫，就担心是乡长、保长抓壮丁来了，直到最近还是这样。我一向很少病，这次一病恐怕是送老的病了，我该做的都做了，现在想做什么也做不到了。我感到遗憾的是七个孙子还没有一个结婚，我们这里是山区，很苦，没有一个读出书来，听老师讲俊龙很聪明会读书，但现在兵荒马乱的，没有办法读书，今年就耽误了一年，明年会怎样也只有天晓得。总而言之，我不甘心离开你们，看样子又不得不离开了。”

讲到这里，邝桂芳老人声音有点嘶哑了，罗秀英也含着眼泪，大家都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儿，罗秀英认真地劝道：“妈，你身体不好，不要讲太多不吉利的话，你看你还有什么要吩咐的，我们好按你的吩咐去做。”

邝桂芳点点头，勉强地笑着说：“人老了，讲话总爱啰唆，讲半天还讲不到点子上。我今天想告诉你的是你们好为人，要自重，千万别乱来，我还有一点东西要当着大家的面交给大家，免得以后发生误会。满玉，你把那个高柜打开，最上层的左角里有一件旧棉衣，用红丝线扎着的，你把它拿来。”

华满玉从母亲的枕头底下掏出钥匙将高柜打开，把旧棉衣拿出来，然后把红丝线解开交给母亲。

邝桂芳把衣打开，剪开背心上的里衣，把衣一抖，跌出许多银元来。大家不约而同屏住呼吸，听母亲的吩咐。

邝桂芳笑着说：“这些钱是你们爸爸去世前怕我受苦给我留下的，他吩咐我不在家里苦到彻底的时候千万不能动用。他说人怕老来穷，将来儿女有没有孝道，这要看我的福气，不过儿好不如媳妇好，女好不如郎好，将来我老了，儿女媳妇没有良心也无可奈何，这点钱让我留着防老。十多年来，我一直记着你们爸的话，现在

我用不着这些钱了，把它分给你们，这里总共是三十个银元，怎么分呢？我想这样比较好，每个儿女分四个，你们四兄妹分下来还剩十四个，这十四个每个孙儿孙女各一个，七个孙儿加一个孙女，每人一个，还剩下六个。娇玉没有来，她也很苦，丈夫给抓去当兵去了，生死不明，还带着两个不上十岁的孩子，也难为她了。她虽然是侄女，可你二叔就只留下了她，我从来都把她当亲生女儿看待，所以我决定给她四个银元，这样就只剩下两个银元了，这两个银元我想给俊龙买几本书，你们都不肯读书，只有他爱读书，我还是希望他能读出书来，你们也不要不服气，这是我的决定，不许有意见。”

“妈妈！”罗秀英感激地说：“我认为你给俊龙两块银元不恰当，当然他读书会多花点钱，但我想我们能负担得起的，这两块银元你还是给其他人吧。我们心意领了，钱还是不要了。”

邝桂芳不高兴地说：“你不该有意见，这不是我偏爱俊龙，是我想叫儿孙们知道，我们家一代又一代光会用锄头割草不行，还得有会弄笔墨的人，这样才能不被人家欺负。我这七个孙子中只有俊龙爱读书，会读书，将来成大器的恐怕也就是他了，我给他两块钱是鼓励他努力读书，让他千万不能叫我们失望，两块钱并不多，过去中了秀才还有两亩学田呢，这你就不要多说了。”

华优胜说：“我看妈这样决定是对的，她希望俊龙努力读书，这对大家都有好处，三嫂就不用客气了。”

邝元花也说：“老人家考虑问题，总比我们看得远一些，她希望我们家能出个秀才。两块钱也不算多，还不够一个月的学费呢。”

邝桂芳点点头，轻声地说：“不要争了，我也累了，你们都去忙各自的事去吧。俊龙，你要好好读书呢！”

邝桂芳闭上眼睛，在床上躺下，嘴角抽搐着，似乎想说什么话。满玉走过去，在母亲耳边轻声说道：“妈妈，你怎么了，太累了吧？”

邝桂芳张开眼睛望了她一眼，然后紧紧闭上眼睛，呼吸很微弱。

罗秀英握着邝桂芳的手，手冰凉冰凉的，她焦急地说：“满玉，妈的手很冷，会不会有问题？”

邝桂芳又慢慢地张开了眼，目光有些痴呆，想说句什么话，但声音太微弱，谁也听不清。她抬起手，吃力地指着高柜。

华满玉含着泪说：“妈，是不是穿寿衣？”老人家闭上了眼睛，把手放下。

罗秀英含着泪对华优志说：“你们兄弟出去一下，让我们来给妈妈穿寿衣，你们去门外打一盆热水来，给妈妈洗个脸。”

满玉从高柜上取下寿衣，秀英扶起母亲，把原来的衣服脱下，然后同元花、满翠一起把衣穿上。

秀英对满翠说：“二嫂，你去拿把梳子来，给妈梳梳头。”满翠飞快拿来一把木梳，满玉接过来，坐在床头给母亲最后梳好了头，然后把头发网好。

把衣换好和头梳好后，华优胜端来了水，元花用毛巾给邝桂芳洗了脸，然后抹了一下手脚。邝桂芳微微张开了眼，口微张着，慢慢地把头朝向外面。

罗秀英落下了泪，大声喊着：“妈妈，妈妈……”大家知道母亲不行了，赶快拿来纸钱在床前跪着，一边轻轻地叫着“妈妈，我们给您烧纸了”。

过了一会儿，华满玉用手试了试鼻息，老人已经停止了呼吸。华满玉一把抱着母亲大声地哭喊着：“妈妈，我的妈妈，你就这样丢下我们走了。”全家都一齐跪在母亲的床前。

过了一会儿，廖荣桃夫妇过来了，见此情状，大声喊着：“大娘，我来看你来了！”她转头对跪在地上的大家说，“你们兄弟姐妹暂时不要哭，快去拿张黄纸给大娘把脸盖上，还有你们去在她的头上点盏灯，好让她赶路。你家的寿被呢，快给她盖上。”

这时已经快半夜了，华夏太对华优志说：“老三，你们三个人应先静下来，找

人去给大娘的娘家报讯，棺材也应当准备了，现在不是你们哭哭啼啼的时候，你们得找个人来主持丧事才行。”

华优胜止住了哭，声音沙哑地说：“我是老大，按理应由我来主事，可是处理问题我们都不如老三好，优志你来做主吧。”

罗秀英止住哭，轻轻地说：“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按理还是大哥做主好。”

华夏太说：“本来应当大哥做主，但为了把事办好，还是优志来比较好。秀英嫂，现在不是讲客气的时候，当下是如何把大娘安排好。”

华优志想了一会儿，说：“两位哥哥我们出去一下吧。”

三兄弟来到火炉旁，坐定以后，优志对两位哥哥说：“大哥二哥，妈妈已经去世了，我们都很悲痛，但是现在要安排好妈妈的后事，有一堆事要做。我想我们三兄弟要有分工，有合作，才不会顾此失彼，现在我们是分一下工？”

华优胜说：“按理我是老大应当多做点事，但我生性笨拙，考虑不如老二老三，我就多做点出力气事吧，例如入柩、招呼客人这类的事。”

华优记说：“明天就有客来了，吃饭的事也很重要，我就管买菜买米这类的事吧。剩下的买东西、派人去讣告、做道场这类事很多很杂，就由优志老弟来管好了。一句话，你管总，我们两个多做点具体的小事。”

华优志说：“妈妈辛苦了一辈子，没有她这个家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我们一定要办得体体面面，而且我们三兄弟财力负担得起这样才好。妈妈是从苦中过来的人，她在世的时候就不喜欢排场，我们要秉承她老人家的精神办事，但又不能亏待她老人家。当然，我们三兄弟，在经济上也各有不同，可以秉承着每人都尽一份孝心的原则，财力大的，多负担点，财力小的，少负担点。我们三兄弟一定要做好自己老婆的工作，做到大家都心甘情愿，不要老人还没安顿好，彼此就闹意见了，那样的话就对不起妈妈了。”

华优胜说：“可以，老三这个意见很好。”

华优记也说：“行，老三就多动点脑筋，把妈妈的后事办好。”

华满玉哭得两眼红肿走了出来，看到三个哥哥正在谈论安排妈妈的后事，就坐在大哥对面抽噎着说：“三位哥哥，妈妈去世了，我们一定要把她的后事安排好，考虑周到一点，千万不能委屈了妈妈。当然，经济上花费会大一些，不要只考虑你们三个人，也算上我的一份。”

华优志说：“妹妹，我们三兄弟能应付得过去，你就不用太操心了。”

华满玉哭着说：“妈在世时从没有重男轻女，我出嫁时她给了我不少嫁妆，她说她对儿对女都一样看待，不重男轻女。现在妈去世了，我无法报答她老人家的感恩大德了，就让我尽点心意吧。”

华优志点点头，说：“当然，我们都要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教育之恩。你可以同妹夫商量一下，拿点钱出来以表心意，不过主要负担应是我们三兄弟。”

优志看看大家，若有所思地说：“大致估计需要八十块银元，棺材、衣服都是现成的，主要是招待大家和其他安葬事宜。今晚只是守灵，明天一早派人去告诉亲戚，安排四个人就行，东边的几门亲戚一个人去告诉就行了，外婆家需要再派个人去。”

“人怎么安排，老三要定下来。”华优胜说。

华优志对夏太说：“夏太老兄，你明天上街去买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要买什么、每样买多少我开个清单给你。你最好带两个人去，同你一起共三个人，要尽快回来，另外大一点的东西要三个商量着买，多问几家，尽可能节约点钱。现在强盗小偷很多，钱要千万仔细一点。”

华夏太说：“这你放心，明天我们去三个人，买什么东西你清单上一次写清楚，不要有疏漏，数量也要记好，免得我们拿不定主意。”

华优志说：“这个自然，我会考虑清楚的。不过我现在思想有点乱，万一有疏漏，也请你大胆做主。从明天起，我们孝子都要守在灵前哭拜来吊丧的人，脱不开

身，厨房里安排哪些人，抬灵柩是哪些人，接待又是什么人你都帮忙安排一下，不用什么都来问我们。一句话，里里外外所有事都要有人管，免得叫亲戚笑话。我妈为人贤德，做了不少好事，来人现在很难估计，我们做什么事都要留点余地，但又不可浪费太多。”

华夏太说：“我能理解，我一定尽量把事做好。平时大娘对我是千恩万德，我一定要对得起她，也要对得起你总是帮助我渡过难关。”

华夏太想了一下，然后提出各方面的人员安排，华优志觉得可行，就让华夏太把所有人集合到自己家里，然后向他们一一拜托。所有事就有条有理地开展起来了。

天刚亮，村里的青壮男人来到了邝桂芳家先向遗体烧香致哀，把跪在地下的优胜、优记和优志扶起来，其他跪在地上的人也跟着孝子站起来，然后继续守在老人的遗体前。

廖荣桃和其他几个中年妇女也来到邝桂芳老人的遗体前告别，大家都号啕大哭，哀声震地。罗秀英等姑嫂自然也跪在地上拜谢，等她们哀悼完毕，把罗秀英等扶起，劝慰她们节哀。

半早晨的时候，经三个孝子同意，棺材停放在厅屋中央，然后由八个青壮男子用敛尸白布裹着抬放在棺材中。因为邝桂芳的娘家人还没到，所以无法封棺。

早饭过后，去向邝家报丧的人回来告知邝桂芳娘家的亲人来了。华优胜带着三兄弟和他们的配偶都穿着麻衣，手执香火跪在村外的大路旁。女人们号啕大哭。

邝桂芳父母早逝，她既没兄弟也没有叔伯和叔伯兄弟，来的都是表房的亲戚，见华优胜兄弟跪在路旁，赶快把他们扶起并表示哀悼，女人们也走过来，把罗秀英和华满玉等姑嫂扶起来，然后由孝子陪着向灵柩走去。

待邝桂芳的娘家祭奠死者完毕，把灵柩前跪着拜谢的孝男孝女扶起后，华优志走过去，向老表兄邝明德、邝武德、邝柏德陈述母亲得病的经过和去世的情景，请他们查看尸体，封棺。

邝明德是五个外房表兄最大的一个，他同优志是最合得来的表兄弟，按礼节，他是代表娘家发表意见和提出各种要求的人。他听了华优志的陈述后，含着眼泪说：“优志老弟，不用多说了，姑妈在世的时候她老人家多次向我们说过你们三兄弟很有孝道，表嫂也都很不错。他老人家出身很苦，晚年倒是有些福气，可惜阳寿太短了，不过也还算不错，人生七十古来稀，有几个人能活到七十岁呢。实际上我那些叔伯没有一个活到了六十岁，他们当中最久的一个也只活到了五十八岁，桂芳姑妈能活到近七十岁，也算很有福气了。你们就准备封棺吧。”

就要封棺了，华优志手执香火，带着孝男孝女绕棺封三周，然后跪在灵柩前痛哭流涕，泣不成声。华俊龙哭得更是伤心，因为平时祖母对他特别疼爱，她老人家总是向亲戚夸俊龙会读书，说家里现在有七个孙子，将来最有用的恐怕要数俊龙了。昨天晚上她老人家还特别拿出两块银元给俊龙，希望俊龙买书读书。一想到祖母的厚爱和期望，开始懂事的俊龙就痛哭不已。

中午，已知噩耗的亲戚都来了，华优胜一直跪拜在灵柩前，直到中饭过后很久，在邝明德等人的劝说下才去厨房里用餐。一天多的悲痛哭泣和跪拜答谢弄得兄弟们疲惫不堪，吃饭自然毫无胃口，大家只吃了少许饭食，喝了点菜汤就放下了碗筷。

因为来的亲戚很多，华优志三兄弟的火房都坐满了人。华优志和罗秀英回到家里，邝明德等表兄早已坐在那里，邝明德表弟见华优志满脸憔悴，心疼地说：“优志表弟，姑妈已经登仙去了，她把一切担子都交给了你们，你们兄弟一定要主持好这个家才对得起她老人家呀。我姑妈一生不易，养大了你们兄妹七人，去世前可以说是儿孙满堂，人丁兴旺，这是她老人家的功劳，她的福气，我们这些做侄儿辈的人都为她高兴，为她自豪。人嘛，都有那么一天，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你们兄弟要节哀，化悲痛为力量，把这个家搞得更好，把后代教得更好，这才真正对得起她。姑妈是怎样个安葬法，安葬在哪里，你们是怎样考虑的？”

华优志听着表兄的话，泪水不停地流着，他忧伤地说：“我妈为这个家操碎了心，却没有享受一天的福，直到去世的前一刻还在为我们操心，这是叫我们做儿子的心里很难平静下来。她去世了，我们的家就空了一大半，我们从此再也听不到她的教诲了，这是叫我们最伤心的。”讲到这里，华优志又抽咽起来，在座的人泪水

也夺眶而出。

“关于她老人家安葬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安葬，我们还没有底。她老人家的墓地是应当慎重地选择，要保证房房点火，房房亮才好，保佑七个孙子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

邝明德点点头，说：“你讲得对，姑妈苦了一辈子，是应当给她造一个好的安身之处才好，这个阴宅的风水问题是很重要的。我们穷人家无法太讲究，那些有钱的人家往往为找一块墓地要花几年的时间。”

华优志说：“这我们也懂，不过我们三兄弟经济上并不富裕，都要靠劳动来谋生活，既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钱请地理先生来找地方。不过古人说，福人葬福地，福地归福人，这就看我妈妈有没有那么大的福气，我们有没有这个造化了。”

“是的，找一块风水宝地不容易，找到了，要去花钱买也不容易。一般来说，找老祖宗葬过的地方会比较平稳，比较方便，我不知道老表兄是怎样考虑的？”邝明德说。

华优志回答：“伴老祖宗安葬一般是比较妥当，我们也考虑过，据地理先生说，我祖父安葬的地方就比较好，他说那里是出举人后代的地方，前面那口塘不荒废的话可能还会出状元呢。不过那地方正向的地方都葬满了，再去葬也没有意思了，所以我想还是另外去找块地方比较好。”

邝明德想了一下，看了看窗外的天色，然后郑重地说：“姑妈既然一时不安葬，好多问题就只好等待以后再说。等你们兄弟把地方找好了告诉我们，我们再来给她老人家送行。现在人很多，花费大，你们也在极度的悲伤中，好多问题无法谈起。姑妈去世了，你们还是要节哀，把家里的事搞得比过去更好她才会安心。真正的孝子不在于哭得多么悲痛，而在于把家里搞得红红火火，为前人争光，真正做到光宗耀祖，那才是真正的孝子。我希望优志表兄能理解这一点，我们现在就准备回去了。”

华优志说：“你们还是明天再走吧。我们招待不周，还请老哥原谅。”

邝明德站起来说：“老表，你们兄弟对姑妈那样尽孝道，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招待了，将来这些表侄们个个有出息我们就更高兴了。我们就先告辞了。”

罗秀英走过来和丈夫一同挽留表哥住一宿再走，邝明德还是决定要走，他认真地说：“我们一齐来了十多个人，住宿就够麻烦的，再说我们不走的话其他亲戚也不好走，有时间我们再来，你们的主要事情是尽快找好姑妈的安身之处。一句话，希望她老人家葬在一块福地，你们也世代能分享她的福气，这是我们最希望的。”

邝明德他们在走之前又一齐来到邝桂芳老人的灵柩前烧了香，华优志三兄弟和罗秀英三姑嫂在灵柩前跪拜答谢，然后将他们送到村前。邝明德一一握了华优胜、华优记和华优志的手，含着泪水说：“你们三兄弟这样有礼，这样看重我们，充分表现了你们对姑妈的孝道。她老人家把一切都交给你们了，希望你三兄弟要团结友好，把姑妈要你们办的事情办好，如果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我们也一定尽力帮忙。”

华优志说：“表哥，我们三兄弟没有读过很多书，不知礼节，如果有失礼的地方还请表哥多加原谅，其他兄弟有什么意见也望表哥明白直爽地告诉我们，请他们原谅。一句话，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我妈妈的面子上，多原谅我们一点吧。”

“不要这样客气了。”邝明德说，“由于姑妈生前教育有方，你们三兄弟和表姑嫂都是有礼有节的，如果是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我们肯定做不到你们这样好。好了你们回去吧，还有很多事情要你们去打发呢。”

华优志兄弟站在路旁，看到邝明德他们远去以后才回到家里。到吃晚饭的时候，就只剩下华满玉和她的女儿罗芳梅了。

邝桂芳虽然去世了，但儿女们无限怀念这位平凡而高尚的母亲。三个儿媳虽然不是亲骨肉，但想到十多年的朝夕相处，她始终把自己当女儿看，孙子辈也得到祖母的关怀和厚爱，都对婆母产生由衷的敬爱之情。特别是罗秀英，她知道婆母虽然都把三姑嫂当作亲生女儿看待，从没有厚此薄彼，但在内心里特别喜欢自己，对自己的大儿子俊龙尤其寄予了满腔的希望，想到这里，泪水又不觉流了下来。

吃过晚饭后，俊龙因为这两天太伤心和太疲倦，洗了脚后就带着崇龙和贤龙睡觉去了。罗芳梅也坐在火房的角落里睡着了。罗秀英起身打了盆热水，推醒罗芳梅，叫她洗脸洗脚，然后去睡。

罗芳梅有些怕，不敢单独一个人在漆黑的房子里睡，就依偎在华满玉的身边睡着。罗秀英在房里把被子铺好，叫带她去睡觉。不一会儿，芳梅就睡熟了，满玉走出来和秀英并肩地坐着。

满玉见三嫂还含着眼泪，就对她说：“三嫂，你对妈的这片心我是很感激的。真的，妈为这家吃尽了千辛万苦，她老人家的恩情我们无法报答。妈是个很难得的人，她虽然没有文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可她明事理，左邻右舍没有不称赞她的，外村知道她的也都说她是一个大好人，直到去世前，她还是那么清醒，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叫我们一想起来都佩服得不得了。我们希望她能长命百岁，可山中自有千年树，世上难逢百岁人，我们要想开些。妈妈去世了，家里的事就全靠哥哥嫂嫂做主了。我的好嫂子，希望你能把这个家安排得比妈妈在世时更好，妈妈对三个侄儿很看重，特别是对俊龙，一讲到俊龙，她老人家就喜笑颜开，津津乐道，我看三姑嫂再苦也要把他教育成才，将来当个什么官，我这当姑姑的脸上也有光。所以你要尽快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全盘考虑一下家里的事，特别是三个侄儿的读书的事情。从现在看，三个侄子中俊龙最会读书，我认为崇龙、贤龙也不一定就不如俊龙，可能是因为他们太小还不懂事罢了。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虽然平平凡凡，但并不很蠢，特别是三哥，他是个很灵活的人，如果三个侄儿能像三哥一样，一定都会有出息的。”

罗秀英认真地听着妹妹的话。她掏出一块手巾，擦干了泪水，然后起身打了盆热水洗了一下脸，给满玉也打了一盆热水洗脸。待满玉洗了脸坐回原处，罗秀英往火炉加了块煤炭，在华满玉的左边坐下。

罗秀英抬头看了看华满玉略微消瘦的脸，用左手握着华满玉的左手，深情地说：“好妹妹，我该怎么向你说不呢，我嫁到这个家也十多年了，我在家做女儿的时候，我母亲总是说女生外向，将来总是要出嫁的，就看八字好不好了，八字好嫁个好郎，遇到个好婆母，八字不好的话就遇到个恶婆母。我来到这个家，我真是幸运，妈一

直把我当女儿看待，开头两年我没有生小孩，我很焦急，生怕自己不能生育，妈就安慰我说这有什么，儿女的事是命中注定的，迟一点得小孩没什么好急的。她老人家真会安慰人，后来我把这话告诉了我的母亲，我母亲说能对自己的媳妇能这样体贴是很不容易的，她心肠那样好是我们的福气。后来我生下了俊龙三兄弟，我妈说从我婆母的为人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家是个兴旺的家庭。现在她老人家去世了，我很悲痛，女人嘛，到二十多岁就会有二个母亲，一个是自己的生母，一个是婆母，生母把自己养大，疼爱女儿，那是天经地义的事，至于婆母是否对媳妇好则很难说，有的婆母总是对媳妇横挑鼻子竖挑眼。我很幸运，遇到她这样好的妈，她老人家走了，我真的很悲痛。”

华满玉听着三嫂的诉说，想起妈妈平时对自己的教育和关心，鼻子又酸了，她本来是想劝嫂嫂早日走出悲伤，尽快管理好家里的事，特别是要管好侄儿的教育，听到三嫂一再颂扬母亲的贤惠，又想起母亲的为人，泪珠就不觉暗暗流下，鼻头酸酸的。

“三嫂，妈是个很贤惠的人，心肠又好，帮助了不少穷苦朋友，积了不少恩德，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不过人总要死的，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们活着的人还是要自宽自解，化悲痛为力量才好。我们把家里的事办得好好的，把后代教得好好的，为祖宗争光，妈妈在天之灵也就会高兴了。所以我只希望三嫂能赶快振作起来，好好料理她老人家上山，好好教育三个侄儿，我就很感谢三嫂了。我很苦，养一个是女儿，养两个还是女儿，妈妈在世的时候常常为此叹气，如果之后又生的是一个女出来，我命就太苦了。”

罗秀英听了华满玉这话，不免为妹妹感到可惜，她说：“妹妹，这事是急不来的，谁知道自己怀的是男是女，还不是听天由命。我认为好女胜过男，讲到这个事，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世界上无非就两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而且不论男人和女人，都是由女人生出来的，没有女人，又哪来的男人，为什么偏偏要重男轻女呢。”

华满玉听着嫂子的话心里很激动，觉得三嫂真会安慰人，她抬起头看着罗秀英严肃认真的样子，既感激又佩服，感激她帮自己说了心里话，佩服她讲话头头是道，

合情合理。

华满玉摇摇头，苦笑着说：“三嫂，你讲的都是正理，谁也驳不倒，问题是这个世界不仅不合理，还有许多实际问题无法解决呢。女孩子都要出嫁，一出嫁，娘家的田土和各种各样的财产就没得分了。养女的人家如果招个郎来，等老人家一去世，就会被娘家堂兄弟赶走。有的地方还怪，不许女儿在娘家生孩子，女孩子结婚后还住在娘家就认为是不正常，这个风俗谁改得了？还有外孙虽然小的时候都同外公外婆亲，大了就分得清清楚楚哪个是自己真正的公公，把母亲的父母还加了一个‘外’字，叫外公外婆。还有更可笑的呢，女孩子结婚以后就把自己的娘家叫外家，把自己的夫家叫真正的家，所以人家说女生外向，沙筑不起墙，女养不了娘。这个世界对我们女人是不公平的，没有儿子，做母亲的就矮人一大截。”

罗秀英听了妹妹的话，叹了口气说：“妹妹，这世上的事很难说，养男不一定有福，可是只养女又被人家看不起，有男有女最好。不过你刚三十岁出头，将来总会有男孩的，尾上结大瓜嘛，怕什么。”

华满玉苦笑着说：“将来的事谁知道呢，但愿他家祖宗有灵保佑我生一两个男孩。你妹郎也安慰我说男也好，女也好，有生就好。”

这时候华优志从外面走进来，接着华优胜、华优记也进来了。大家坐定后，华优胜说：“满玉，我们七兄妹现在就剩下我们四个人了，按年纪，我是老大，对这个家要负主要责任。但说实在的，我们兄妹四人，料事就是老三里手一点，你两个嫂嫂都很笨拙，只有秀英开通一点，能说会道，心肠又好，命也大，三个侄子都像将军一样，俊龙还很会读书。所以我们妈妈去世后的料理问题就要老三夫妇多费心了。当然，经济上该负担多少，我和优记一分也不会少，我是说在安排上全盘由老三来掌握，这个事我们三个在那边已经讲好了，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来听听你的意见。”

华满玉听大哥这样说，低头想了一下，然后抬起头来眼睛望着楼板慢慢地说：“大哥，二哥，三哥，妈妈去世了，我们虽然都很悲痛，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怎样叫妈妈在阴间甘心乐意。妈妈对我们是呕心沥血了一辈子，凡是她老人家能做的都

做了，她老人家的所作所为都是为我们好。因此，首先，我们兄弟姐妹要和她在世时一样互相帮助。再嘛，就是尽我们的力量送她老人家上山安葬，最好做到又风光，又节省钱财，争取不欠债。我们四兄妹各人家里也有差别，大哥家人口多，运气也不怎么好，生活困难点，我和三哥稍微好一点，按理，出嫁的女儿对父母的安葬不负担，但是妈去世的晚上还把她积攒的那笔钱平均分给了我们四个人，所以我请求三位哥哥让我也承担一分责任，我才心安。”

华优志说：“好妹妹，你讲的当然是实话，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你是妈妈的亲骨肉，对妈妈有深厚的感情，这自然没说的，但你这个决定没有同妹夫商量，如果你们因为这个发生争吵，引起你们夫妇不和，妈妈在天之灵和我们兄弟都不愿看到。其次，妈妈生下我们兄妹七人，三个女儿都先她老人家离去，妈妈为此痛心不已。说实在的，她老人家是把对三个姐姐的爱都集中到你身上了，因此，凡是给我们三兄弟的东西总有你一分，我们也是很清楚的。但是男女还是有别的，家里的田土加房屋都统统分给了我们三兄弟，我们三兄弟继承了她老人家留下的全部财产，她给你的东西不过是出嫁时的几件衣服和几件家具而已，昨天夜里分的几块银元也是兄弟们分得多。这是她老人家给我们的最后一点东西了，我们不便马上用掉，看到这几块银元，就是看到她老人家的心和她的希望了。总而言之，要你来负担妈妈的安葬费用不合理。反过来说，我们三兄弟还安葬不了一个母亲，还要你来一个‘四二添作五’，人家也会笑话我们三兄弟没本事或者说我们私心过重的。妈妈上山所用的钱就由我们三兄弟来承担吧，你回到夫家你们两个商量好后愿意支援一点也可以，但有一条，必须妹夫乐意，不要勉强。”

华优胜点了点头，平静地说：“我认为老三讲得合情合理，妹妹就不要坚持了，还是由我们三兄弟平均分担吧。”

华优记拿起水烟筒吸了一口烟，然后皱着眉头说：“我也赞成，这几年我财运不好，经济困难点，那是我自己没用。现在虽然困难点，对妈妈的安葬费我是不会少出的，不然人家知道了我还怎么做人。古人说，在父母头上多出钱，多得福。她老人家上山之后如果能保佑我们三兄弟平平安安家家兴旺就好了。”

华优志抢着说：“我们三兄弟虽然分了家，各家有各家的情况，但对妈妈要尽

孝道的心是一致的，我们都要尽最大的责任才对得起妈妈。不过也不一定要平均负担，还是各人尽自己的力吧。这里有两点是要考虑的，一是上次征兵，二哥到外面去吃了不少苦，家里也缺少一个劳力，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几年我的情况稍微好一点，这里有二哥做出的贡献，更可贵的是二哥那份情谊；二是这几年秀英精打细算，家当得好，减少了许多困难，所以我可以多负担一点，这也是实在话。”

华满玉听了三个哥哥的意见颇为感动。她高兴地说：“我觉得我们的妈妈真了不起，感谢她老人家教育儿女有方，三个哥哥都很懂道理，都想为安葬妈妈多作点贡献。我们铁坑有这样一件事，去年有兄弟三人为了分房子，谁也不肯相让，结果把一幢好好的房子拆下来分砖分瓦分橡皮，房子拆下了，地基又分成三份，谁也不许多拿一点，结果一幢好好的房子变成一块空坪，他们父母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房子就让他们三个给毁了，我们那里的老人常说不知是他们父母造下了什么孽，生下这三个儿子。而在我们家，靠着妈妈平时教子有方，有困难三兄弟争先上，有好处就三兄弟争先让，这是很了不起的呀！”

罗秀英听了满玉的话也很高兴，她严正地说：“妹妹这话讲得对，你们三兄弟能这样懂道理，我们三姑嫂也像亲姐妹一样，一大家人有商有量，都靠家娘教子有方，处事恰当，这是我们的福气。安葬费嘛，要用得恰当，既不能显得太穷酸相，又不能搞浪费。要用的钱是不该平均分配，有钱的多拿点，没有钱的少拿点，妈妈在世的时候总是要我们和气，要房房点火房房亮才好，她老人家去世了，我们千万不要闹意见，也不要让平时经济困难的兄弟负担太重。我们家这几年经济条件好一点，就多负担点吧，我没有意见，只要你们兄弟讲好就行了。妈妈虽然是众的，但每个儿女都是托她的福才有今天，为她尽点力是理所当然的事。话又说回来，十个手指头不能一般齐，兄弟的生活也不一样平，为母亲的事多花点钱也是天公地道的事。满玉妹妹这里，我看是绝不能平均负担的，刚才优志讲得很对，即便妹夫同意，我们也不该同意的，他们夫妇商量好了随他们大方就是了。我想妹夫也是通情达理的人，平时妈妈对他也很好，她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多次对我们说对女儿可以随便一点，对女婿可一点不能马虎的，实际上对女婿好也就是对女儿好，她老人家是很对的。”

华优记笑着说：“我们妈呀很会处理家里的种种关系。有一次横山下有一家人家的儿子和媳妇吵架，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他家里母亲站在儿子一边，指责媳妇不守妇道，结果弄得家里关系很紧张。后来他们夫妇和好了，觉得母亲不公平。那个老人家感到很委屈，认为儿子是讨了媳妇卖了娘，来向我们妈诉说不平。我们妈妈听后笑着说这就是老人的不对了，作为老人家，最要紧的就是化解家里的矛盾，年轻夫妇结婚不久发生争吵是常有的事，老人家首先要了解情况，千万不能站在儿子一边，最好的办法是分别找他们讲话让他们和和气气过日子，要站在媳妇一边多想问题，儿子是自己养的，有不对的地方骂几句，就是过火点，也没有关系，媳妇就不同了，离开了父母去到一个新家，心里本来就不安，如果她受了委屈不帮她，还去帮自己的儿子去指责媳妇，那还不是给家里添乱子吗，夫妻不记隔夜之仇，两口子和好了，媳妇把仇记到心里，老人家就里外不是人。妈说她有三个媳妇，来自三个不同的地方，三个家里情况也不同，但相处得很好，因为她把她们当女儿看待，她们也就把她当亲娘看。后来那个老人家听了妈的话搞好了婆媳关系，把妈妈当作她的姐姐看待。所以呀，我们有这么一个好妈妈，家里才和和气气的。和气生财嘛，虽然大家不富有，但日子都还过得去，现在这个兵荒马乱的世界黑暗得很，我们家能有这个样子不容易呀！”

听了华优讲的故事，大家不免想到妈妈的可爱，又不禁眼眶湿润了。

华优志抬起头来，对大家说：“妈妈去世了，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这两天大家也辛苦了，现在不早了，都早点去休息，也好好想一想看怎样事情办得好一点。看来钱的问题不是很大，大家都计划一下看能拿出来多少，至于请地理先生的事我后天就去办，等墓地和时间选好了再送她老人家上山。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罗秀英说：“我还有个意见。明天满玉妹要带着芳梅回家去了，我们应当派个一人陪她们回去。妈妈去世的事我们没有派人去告诉妹夫是考虑到妹夫要在家里养猪放牛，还要照顾春梅和夏梅，实在难脱身，如果告诉了他，他一定会来这里，现在世道这样乱，怕牛没人看管就被人家牵走了，所以有意没有派人去告诉他，现在妹妹回家了，我们不派个人去恐怕不妥当。”

华满玉说：“不去人也行，我向他讲清楚就行了。”

华优志说：“妹妹，话不能这样说，生死不到仁义绝，妈妈去世是大事，不去告诉妹夫是不妥当的。虽然我们是考虑了妹夫的难处才这样做的，但在礼节上还是不对的，有必要派人去告诉他一声，解释一下。另外，好妹妹，妈妈去世了，一路上你一想到母亲又会伤心痛哭，一路上有个亲人陪你谈谈家常，讲讲心里话，心里也好过些。你嫂子这个意见是对的，不过我明天有些要紧事，后天还要去谭家湾请地理先生，我看还是二哥陪你吧。”

华优记说：“是不是要满翠去一趟算了？”

华优胜说：“不行，一定要我们兄弟三人中去一个。老二离不开，就我去吧，老三后天要去谭家湾，路也难走。”

华优记说：“那就我去算了，你眼睛本来就不好，这两天又流了那么多眼泪，怕走路不方便，还是我去吧。反正这几天我心情不好，也做不了什么事，今年我还没有去过妹妹家，我去了，家里的事就请老大和优志多操心了。”

华优胜看了看窗外的月光，对大家说：“已经蛮迟了，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了，大家去休息吧。”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华满玉就起床了，芳梅还熟睡着，满玉使劲推她，芳梅才迷迷糊糊地醒来。

吃饭前，华满玉带着芳梅在邝桂芳老人灵柩前烧香跪拜，眼睛又红了，罗秀英见状走过去对满玉说：“妹妹，算了，进火房里去坐坐吧，我马上煮饭，你们还是吃过饭早点上路比较好。”华满玉没有说话，又向灵柩拜了三拜，然后走到火房的角落里暗自流泪。

罗秀英很快煮好了饭菜，还特意做了一个酸汤给大家开开胃。菜上好后，罗秀英又去请华优记一起吃早餐。

华优记说：“我才刚起来，你已经煮好饭了，这样快！”

罗秀英说：“妹妹很悲痛，见到灵柩就流泪，不如你早点送她上路或许好一点。”

华优记说：“这不管用的，我还不知道，她是很爱妈妈的。”

吃过早饭，华满玉准备回夫家，可走出大门十多步后，就又跑回母亲的灵柩前双膝跪下，大声地哭喊起来：“妈妈呀，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再也听不到你讲话了，我好伤心呀！”

罗秀英和蒋满翠赶快走过去把她扶起，大家哭在一起。

华优志对满玉说：“好妹妹，还是要节哀呀，妈在世的时候教育我们要多为后代着想，我们都是有儿有女的人了，我们这样伤心痛哭把身体弄坏了，怎样去完成妈妈交给我们的任务呀！本来该留你多住几天的，这个样子我们也不好强留了，不管怎么样，妈妈已经去了，谁也无法挽留她，我们都要自宽自解呀！”

华满玉点了点头，又向妈妈拜了三拜，然后走出大门，向村外走去。华优胜、华优志和罗秀英等把她送到村外。

华满玉转过身对大家说：“你们都回去吧，有二哥送我回去，不会有什么事的。”

“满玉，妈妈去了，你还是要经常回来看看，你三个哥哥和我们三姑嫂是你的骨肉亲，一起多说说话也好呀！”罗秀英含着泪说。

华优记说：“满玉，我们走吧，来日方长呢。”

直到华满玉转过山坡，见不到人影了，华氏兄弟姑嫂才回去。

三十五

邝桂芳去世的第四天，华优志去桂阳县谭家湾请来了找风水宝地的地理先生。中国人相信风水，在农村极为普遍，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相信风水。谭老先生行堪輿相阴宅已经几十年，在当地颇有名气。他六十出头，对方圆几十里的山山水水走过了不知多少遍，可以说对附近几十里的山水了如指掌，他又善于根据死者后代的经济情况作出恰当的选择，所以名气越来越大，请的人很多，即使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他也生意兴隆，原因是日本鬼子破坏了中国的药材市场，人一得病便无药可医，在那苦难深重的年代，人们生活极端艰苦，加上天灾人祸，都恐慌得不得了，只希望父母死后上山能够保护家人平平安安。因此，家境稍微好一点的人家就会请人选一下阴宅来安葬亲人，保护后代兴旺发达。这个谭远仙先生本是一个落第秀才，考了几次秀才屡试不中，年纪大了只好成家谋业，有了妻子儿女后不得不走读书人的老路——去干教书的行当，他去乡村教蒙馆，在教书的时候自学了《易经》，开始研究五行相生相克，慢慢地对选择黄道吉日有了研究，他把“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背得滚瓜烂熟，然后就买了一个罗盘给人家看起阴宅来。

他虽然考不中秀才，但人不蠢，学起这些东西来倒比一般人快，讲起“甲子乙丑火中金”和“金生水火克金”来头头是道，加上他年轻力壮，经过几年跋山涉水地摸索和实地考察，对各种地形地势有了一套看法，什么“观音送子”呀，“壁上挂灯”呀，“五马日槽”呀，“飞凤御书”呀，他都描绘得有声有色。没几年工夫，他干脆辞去教书行当专职干起风水先生来，待他干了十多年后，竟成了附近不可或缺的人才了。

谭远仙先生来到华优志家，首先询问了邝桂芳老人出生和去世的时间，然后拿起笔来进行演算，很快得出结论：“老人家是火命，最好安穴在坐东朝西的地方，因为东方是甲乙属木，木能生火，一定长久兴旺。千万不能坐北朝南，因为方壬癸水，水克火，十分不利。”

华优志点头称赞道：“你老人家讲得很对，有道理。这样我们就缩小了范围，其他朝向的地方根本不用去找了，大大节省了走路的时间。”

谭远仙听了很得意，笑着说：“我找地方比人家看风水起码节约了一半的时间，因为大的方向定了，找出的地方一般就是大吉大利。有些人不懂此道，把地方找到了再看看合适不合适，一查阴宅之人的八字才大吃一惊，命相不对，结果前功尽弃，白走一趟。”

华优志点头说：“对对，有道理，有道理。”

第二天，在华优记和华优志兄弟俩的陪同下，谭远仙回到家里。他对照着邝桂芳出生的时间，翻了一阵书，然后对华优志说：“我看黄泥井旁边的山坡下那块地方最好，我根据那里的地形，把它叫作‘飞凤御书’，那里靠山雄厚稳健，朝山远阔多姿，把老人家安葬在那里，一定会大吉大利，将来的儿孙一定会出举人、状元的。”

华优志笑着说：“我们家世代代都是一拜锄头一拜天，祖宗三代都没有进过学校门，哪儿来的举人、状元呀。”

“那是上几代人，你家的祖坟葬得不好。你妈妈葬到这里，儿孙一定会大有出息的。你知道宋朝的赵匡胤是一个挑盐的，朱元璋还是给人家放牛的，可见他们的祖宗也不是富贵人家，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只要天王老子管事，儿孙中个状元有什么难的。”谭远仙笑着说。

华优志说：“谭老先生，你别讲笑话了，现在废除了科举制，连秀才、举人都没有了，哪还来的状元呀，你不过是安慰我们罢了。老实说我们这样的穷人家庭根本不期望中什么举人、状元，只希望她老人家安葬后我们兄弟姐妹平平安安，人丁兴旺就行了。”

谭远仙说：“这个东西也很难讲得准的，这就要看你家里的福气了，福人葬福地，福地葬福人，再好的地方，如果你家里没有这个福气也是不行的。”

华优志笑着说：“看风水是从古传下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用是讲不清的事。刚才你讲了朱元璋的故事，朱元璋他家的祖宗肯定是穷人，他的父母大概也不是富贵人家，他们去世后还不是随便找一个地方葬下去就完事了，哪有什么风水宝地可选

呀！等朱元璋当了皇帝，安葬他和他的儿孙时，肯定是请天下最有名的风水先生找天下有名的风水宝地来安葬他们，可是后来明朝还不是灭亡了。到崇祯皇帝时，不得不自己杀死自己的老婆和女儿再去上吊，可见这时他家的祖坟就不管事了。由此看来，祖宗的风水龙气可信，也可以不信。我们这些人不过跟着人家这样搞而已，实际上是靠不住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还是希望你老人家选个好地方，主要是怕万一母亲安葬出了点差池，人家议论，我们后悔。老实说，对这个风水龙气我是不那么相信的，今天这个世界兵荒马乱，遭祸遭灾，民不聊生，难道是我们老百姓的祖坟都没有葬好吗？我看不是的，是日本鬼子打到中国来了，把中国搞得一塌糊涂，根本不是老百姓的祖宗没有葬好坟墓，而是日本和其他外国的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所以才那么乱。当然，父母去世了，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做儿女的尽了心，如果还发生不测，至少可以问心无愧，无怨无悔。”

谭远仙先生听了华优志的长篇高论，很久没有说话。他想说服华优志，又感到很为难，他自己虽然根据前人的书看风水多年，但并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他选择的坟地虽然不少，但后人马上发财走运的也没实例，风水真是讲不清的。作为儿女，要安葬自己的父母，也只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免得将来发生了不幸后悔。在现在这个多苦多难的世界，各种各样的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日本鬼子的飞机大炮随时有可能伤害一个中国人，火灾旱灾也可能毁坏一个地方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是根本无法用山水龙脉的说法来讲清楚的。

谭远仙摇摇头，叹气道：“华优志先生你讲得很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只能这样解释了。你要我讲一讲五行相生相克是可以的，如果要讲清山水龙脉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我只能按书上的道理来讲。这些书上的道理是真是假，谁又说得清呢，你说没有吗，这是上了书的东西，难道我们还比著书立说高明？人家要我找一块地方安葬老人，保证他家的后代人丁兴旺，富贵双全，我可不敢下保证。哈哈……”

华优志也笑着说：“是的，讲不清，今天这世界，好多问题都讲不清。”

行堪舆的地理先生在乡村替人家找祖坟的风水其实是件很辛苦的事，他们必须跟着山势走向观察山脉的起伏回转，对比山峰的各种形态给它以美好的命名，什么“美女照镜”呀，“将军点兵”呀，“丝线吊葫芦”呀，“雄鸡报晓”呀……谭远仙

走了一天山路脚有点不舒服，也感到有点困了，眼神显出他很疲倦。

华优志看他这个样子，就对他说：“谭老先生，走了一天也累了，搞点热水泡一下脚，早点休息吧。”

谭远仙拿出一方手帕擦了一下眼睛，又伸了一个腰，说：“今天走了几个山，是有点累了。明天又往哪里去呀？”

华优志说：“今天我们走了好几个地方是有点累了，我看还是休息一天吧，你老人家天天这样去爬山，恐怕身体受不了吧。”

谭远仙笑着说：“现在是有点疲倦了，用热水泡一下脚，再好好睡一晚，就没有事了，你看怎样安排吧。我这两三年是爬山爬过来的，只不过今天爬的山特别高又特别陡，到后来就有点累了。明天我把你这里的事办妥后就得回去，说不定家里还有人等我呢。”

华优志说：“我知道你的名气很大，请的人多，不过钱是赚不完的。看风水是种职业，是一种谋生的门道，发大财是发不起，不过比起经商好一点，经商有风险，这个看风水总不会赔本的，就是爬山很累。”

谭远仙笑着说：“你很有经验也很聪明，对我们这个行业的评价真是一针见血。是的，看风水也是种职业，是一种吃苦受累又发不了财的职业。不过像我们这样书读不好也没有本钱做生意的人干干这个也还算可以，但是这是年轻力壮时干的事，老了就干不动了，我看过几年我还是去教书的好，人一老就不行了，走不动了。”

华优志说：“你走不动有什么要紧，可以养匹马嘛，出门就骑马走，马上不得的地方再上去走一走，至少一天可以少走百分之八十的路程。”

谭远仙笑着说：“养马也难呀！首先要为它盖个马房，落雨下雪天还要关照它，这样我就得专门请一个人来照看它了。再说我也骑过马，有些马很调皮，弄不好会把人掀下来，稍微陡的山坡它就上不了，因此，我觉得作用不大。”

华优志说：“按你这样说，就只好走路吃苦了。不过，人总是要老的，总有一

天会走不动的。”

谭远仙叹口气，说：“是的，这是没办法的事，走不动就不走算了，人嘛，在世界上就那么长时间，命长的有个七八十岁，命短的就难说了。人生七十古来稀，除了前面二十年和后面的十年，真正有作为的只不过三十年左右。我都要为自己找一个墓穴准备后事了。”

华优志说：“你还早呢，至少还可以干一二十年，这么急干什么？”

谭远仙摇摇头说：“话可不能这样讲，人生难测啊！去年八月，我们村对面的花园村有一个叫王大丰的，比我小五岁，他家有几十亩田，还请着长工，他也读了几年书，在当地算是小有名气的财主了。那天有个人请我去找风水宝地葬他的老母亲，在路上我会到了他，他还问我远仙老兄又到哪里去发财？我答一天到晚还是跋山涉水，不过为去世的老人找一个安身之所，发什么财呀。后来我在那家人家住了五天，找好墓穴就回家了，在离花园村还有五里的地方，看到人群抬着一口灵柩上山去，我一打听，灵柩是王大丰老弟的。你看快不快，五天前他还是一个活人，谁也想不到五天后就被送上山了。现在兵荒马乱的，日本鬼子的飞机到处狂轰滥炸，人的头都是挂在裤袋里，随时可以被取去。”

华优志听后非常感慨，问：“那么王大丰到底得了什么病呀，这么快？”

谭远仙笑着说：“他什么病也没有。那天晚上他在屋后大门口的晒谷坪上乘凉，月亮西斜了，他托起个木拖鞋回家，进屋的时候踩着一条蛇，蛇把他咬了一口，他吓得要死，跌了一跤，他老婆赶快点灯来看，左脚一下就肿起来了，于是马上派人去请医生，医生来了一按脉，对他家里人说这是金环蛇咬的，要赶快到药铺去抓药，还没等药抓回来，王大丰就死了，真是人死如灯灭。”

华优志说：“这种事是经常发生的，七月的蜂，八月的蛇，狠毒至极。在山区，蛇是一大害，每年七八月总有一些人受害。晚上走路时，特别是在有树的地方走路要特别当心，一碰到这种事就倒霉了。”

“人生如朝露，这是一点不错的。我们这些人，就以我相阴宅来说吧，在山林

里出出进进，遇到毒蛇和虎豹豺狼是常有的事，随时都充满危险。有时在山头上，口渴了就喝生水，拉肚子也是常有的事。现在只要一生病就无药无医，小病变成大病，大病就要命了。所以呀，我给人家找了一辈子的宝地，也要赶快给自己找块宝地才好。”

华优志吸了一口烟，慢慢地说：“谭老先生，今天走累了吧，明天是不是先休息一下，后天再到别的地方去看看？”

谭远仙想了一下，问：“你还想到什么地方去看看呢，路远吗？”

华优志回答道：“有几个地方。原来有祖宗的坟墓在那儿，在那里添一个墓穴，钱可能会少一些，路可能比今天还会远一些。”

谭远仙想了一下，肯定地回答：“也好，休息一天后天早点走，在你这里待久了，可能会有人去家里找我，所以我只能在你这里待三天，后天一定得把地方确定下来，大后天我就回去了。”

华优志说：“后天不一定定得下，反正你一定要把事情弄妥才好。”

谭远仙说：“那自然，应当把你家老太君的阴宅择好，不然我也对不起你呀。不过我倒真认为你母亲葬到黄泥井那儿比较好，那真是一块福地，挺好的。如果你要到别的地方去看也可以，也许还有更好的地方呢。”

月色慢慢地暗了下来，夜深了，村外传来一阵狗叫。华优志等谭远仙上床后自己也去睡了。

第三天清早，华优志和华优记就陪着谭远仙上山去了，直到太阳下山才步履蹒跚地回到家。看的地方都不太满意，最后还是决定把邝桂芳老人安葬在黄泥井的山岗下。谭远仙又一次功德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华优志兄弟也终于给母亲找到了长眠的乐土。

三十六

一九四二年是华优志家最不幸的一年。死的母亲还未安葬，灵柩还停放在厅屋里，全家人当然不安。罗秀英每天都要给灵柩烧香点灯，初一或十五还要带着儿子给长眠在棺材里的老人行跪拜礼。按照中国人“入土为安”的说法，老人没上山，儿孙则还在守灵居丧时期，全家是不可能安宁的。

本来要谭远仙选定日子尽早安葬，老先生拿着邝桂芳的命相和墓地坐落的朝向一算，至少要九月以后才行，最后就定在九月十九日下午申时入土。谭远仙的说法是：邝桂芳老人生前有福，但她去世的时间很凶，死后要子孙发达，早葬是不行的。

一九四二年的天气很不正常，冬旱到二月份才结束，三月以后又阴雨绵绵，用农民的话是，这个天，干也干到一头，落也落到一头，干在一头下不了种，落在一头作物无法生长，老天爷在收人了。

四月份，华满玉的两小女得了脑膜炎不到十天就死去，华满玉伤心得死去活来。当时农村不把它叫脑膜炎，而叫狗蚤病，意思是像狗蚤跳一下就死了。在当时缺医少药的中国，乡村里得脑膜炎相当普遍，光铁坑这个小村子得这种病的小孩就有十多个，有些即使没死，拖过来了也变成了痴呆。

四月十六日，天仍然下着毛毛细雨，华满玉摘回猪菜已经是半下午了，回到家里，听到大女芳梅说：“妈妈，小妹妹夏梅刚才叫头痛，上床睡了一会儿，不知现在好些没有，你去看看吧。”

华满玉赶快洗了脚，换掉了沾湿的衣裤，就上楼去看女儿夏梅。夏梅静静地躺在床上，满脸通红，华满玉用手试了一下她的前额，热得烫手，又用脸贴近夏梅的脸，实在烧得很厉害，开始还认为她是睡着的，可用手推了几下仍是那个样子，华满玉断定这是昏迷了，她顿时内心充满恐惧，夏梅不是一般的头痛发烧，而是染上了人家说的狗蚤病了，这个病已经夺去了邻村三四个小孩的性命，她万万没有想到这种病会传给她的女儿。

华满玉马上找来了黄连和甘草，又到村边挖了一把丝毛草根，熬成汤给罗夏梅

喝。她用冷水把毛巾打湿，敷在夏梅额前降温，过了好一阵，才见夏梅微微张开眼睛，声音嘶哑地说：“妈，我身上好难受。”华满玉用手探进她胸口，也是热得烫人，她马上把夏梅的上衣解开，不断洗换额前的湿毛巾。

村子附近根本没有医院，只有离村五六里地方的圩上有个中药铺。开药方的就是药铺老板，但他又不轻易下乡，去找他，他就根据你提供的情况找一服药给你，药方对与不对悉听天命。他的口头禅是：药能医假病，酒不解真愁。而且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稍微名贵一点的药根本无法拣齐，华满玉很清楚这些情况，她急得团团转。

罗生全挖土还没有回来，华满玉急得没办法，马上吩咐大女儿芳梅去叫爸爸回来。芳梅飞也似的跑到地里把妹妹的情况告诉他，他马上背着锄头大步流星奔回来，急急忙忙地走上楼，一见女儿这个样子，脸都吓青了。

罗生全焦急地问华满玉：“我出工的时候她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就烧成这个样子，怎么办？”

华满玉眼圈红了，着急地说：“我怕，我们女儿得的是那个病。”

罗生全知道华满玉讲的那个病指的是狗蚤病。在乡下得了这种病是“十有九死，治好也呆了”，夫妻相对无言，只是干着急。

过了一会儿，罗生全说：“我去沙田圩去找两剂药来，看有没有用，万一我女儿命大，治好了也不一定。”

华满玉听了丈夫这话，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急忙说：“也只能这样了，你去吧，快点回来。”

罗生全带了几块银元急急忙忙跑到了药铺向医生讲了女儿的情况。所谓医生不过就是药铺的老板，他听后，皱着眉头说：“我们乡已有三个村子发了这种病，得这病的一般都是小孩，十个得病的人中最多只有三四个有救，快的一天两天就不行了。你女儿这病能不能治好，我没有把握，不过你既然来了还是抓两剂解热的药回

去，要是能好，三剂就行了，不好就没办法了。还有我要告诉你的是这种病对小孩是传染的，你如果还有小孩话一定要把他们同病人隔开，大人倒关系不大。你回去也可以用柏树叶子加苦艾在房里熏一下，可能有帮助。”

罗生全没有讲话，默默地抓好药交了钱就跑回家了。

他回到家里已经天快黑了，华满玉刚把晚饭煮好。她没等大家吃完饭就向邻居要回了药罐，把药放在火上熬。

罗芳梅见妈妈坐在那儿发呆，就盛好饭并夹好菜恭恭敬敬地送到妈妈身边，说：“妈，不要太着急，我想妹妹吃了药就会好的，你还是先吃饭吧。”

华满玉看了一下女儿，接过饭碗，对芳梅说：“你去吃吧，我现在不想吃，一点胃口都没有。”

罗生全平静地说：“不管怎么样饭，总得吃呀，全家的担子、儿女的事情都压到你的身上，你不吃饭身体垮了就更不得了啦！你强迫自己吃一点也行呀，我看芳梅说的是对的，靠天靠地，也许吃了这两剂药，我们的小女就好了。可是万一有什么事，你也要挺得住啊！”

华满玉勉强吃了几口，却实在咽不下去，就冲了半碗紫菜汤，又在菜坛子拿了两碗酸萝卜出来，拌了半调羹辣椒粉才把一碗饭吃下。

芳梅对妈妈说：“妈，你打点酸汤，再吃点吧。”

华满玉望着芳梅心疼地说：“芳梅，你懂事了，要是你妹妹不这个样子，我该多高兴啊！要是你又是一个男孩，我们这个家又该多好啊！”

罗生全说：“你呀，讲这个干什么？中国有句话，养个鸡婆也是福，我都不嫌女儿，你怎么又讲这个呢！生儿生女是命中注定的，先开花后结籽的事情是很多的，你我都没有老，也许将来我会有儿子的。”

华满玉心里稍微宽慰了一点，她苦笑着说：“这就要看你家的祖宗保佑，看你

我八字好不好了。我们的芳梅将来一定很懂事，会很体贴父母。但是女生外向，一长大就是人家的人了，女儿一成家回来就是客了，四时八节回家来看看父母就了不起了。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在我们农村没有儿子的人是很可怜的。我并不是嫌女，而是讲这个祖传的规矩有问题，为什么女儿就非出嫁不可呀？”

罗生全去看了一下药罐，他用竹筷搅动了一下，然后问华满玉：“你看行了吗？”

“你刚才不是说不要煮太久吗？用碗把药倒出来就行了。”

“要不要马上跟着熬第二次？”

华满玉想了一下说：“把头罐吃了，到快上床睡的时候再熬第二味吧。”

罗生全把药倒在一个小碗里，然后把药罐放在鼎架上，再用一张干净的布盖好。他回过头来把装药汤的碗又放在水缸旁的砖头上，试了一下装药汤的碗的温度，觉得还是太烫了，就在厅屋坐着，眼睛一直盯着装药汤的碗，心怕鸡鸭闯进来把它弄坏了。

过了一会儿，他走过去试了一下药碗的温度，觉得合适了，就对华满玉说：“可以了，给芳梅喝下去吧。”

华满玉说：“我们一起上楼吧。”

罗生全小心地端着药碗，跟着妻子上楼。

华满玉抱着夏梅小声地说：“夏梅，来，吃点药，吃了药就会好了。”

夏梅仍在发高烧，迷迷糊糊地张开眼睛喝了一口药，因为药汤很苦，很艰难才吞下去，就不想再喝第二口了。

华满玉严肃地说：“好女儿，苦口良药，你喝下去才能退烧，不要怕苦，治病吃药嘛。”

夏梅听了妈妈的话又喝了一口，只吞了一半，就“哇”地吐了出来。

罗生全问：“我们还有白糖吗？”

华满玉说：“好像房里还有一点，你去拿点糖放在药里吧。”

罗生全说：“在药里放糖，没有问题吧？”

华满玉回答：“这个药是散热的，白糖也是凉性的，应该没有事。”

罗生全下楼去把装白糖的罐子拿了上来，舀了一勺白糖放在药汤里，又用羹匙搅拌了一下，然后用勺子一小勺、一小勺地喂，终于夏梅把药汤喝了下去。

华满玉把夏梅轻轻地放在床上躺着，吩咐罗生全打了一盆温水来，她把毛巾打湿又拧干，给夏梅洗脸，然后将身上擦洗了一遍。

等罗生全下楼去把水倒了，天已经黑下来了。华满玉说：“你去喂下猪，关下鸡鸭笼，今晚芳梅和秋梅不能同夏梅一起睡了，我陪她在楼上睡，让芳梅在客房里睡好了，你给她们换一床干净的被子，席子也换一下。”

罗生全忙完了华满玉吩咐的事，安排好芳梅她们睡觉后，点着桐油灯走上楼，问道：“夏梅的烧退了吗？”

华满玉用额角贴近女儿的额角，又用手试了一下，轻声地回答：“吃了药，又抹了一个澡，现在好一些了，不过胸口还是烫人。”

罗生全问：“现在熬第二味药吗？”

华满玉说：“还太早了一点，你下去添点煤就去睡觉吧，第二味药我来熬就行了，你也够累的了。”

罗生全说：“我也睡不着呀。还是过一会儿我去整吧，第二次熬的时间要短一些。”

华满玉说：“夏梅这病不知是不是那种病，如果是那种病她就太可怜了，我们的命也太苦了。”

罗生全说：“我听医生说这病在我们附近有几个村子都有，不晓得这是一个什么鬼世界，连病都那么奇怪。”

华满玉说：“我听人家说这种病同天花一样，是传染人的，传染的都是小孩，大人倒不怕。”

罗生全说：“我活了三十年了还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我们怎么那么倒霉，逢到了这样的事。”

华满玉沉重地说：“我们两个都忠厚老实，敬天敬地，从不做亏心事，总认为这样就能万事都好，谁知道会遇到这样的事呢，不知前世造了什么孽！”

“谁管得了这样多，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第二味药熬好让夏梅吃下去，如果烧能退下来就好了。”

华满玉说：“你去睡吧，夏梅好像好一些了，把第二味药吃下去，看明天早上怎么样。”

罗生全下楼来，把房子扫了一下，又照料了一下炉火，洗过脚就去睡了。

待夜深人静后，华满玉起来给油灯又加了一盏桐油，然后小心翼翼地下楼把炉火打开，把熬过一遍的药又加了水放在炉火上熬，药熬好后，将药汤倒进碗里，又用木勺把药渣装好，准备第二天倒到村外的大路上去。

华满玉把药端上楼，用调羹一勺又一勺地喂给夏梅。快喂完的时候，夏梅突然皱着眉头说：“好苦，妈，给我喝点水，我口渴。”

华满玉高兴地说：“夏梅，还有点药，喝完我就给你去倒冷开水，水里再放点白糖，口就不苦了。”

华满玉听见女儿讲话了，心里很高兴，认为这药管事，女儿清醒了，这是大的转机。

华满玉到楼下倒来了冷开水，放了一勺白糖。她扶起夏梅，夏梅一气就把大半

碗水喝了下去。

华满玉问：“还头痛吗？”

“妈，现在不痛了，就是很晕，心里很难过。”

华满玉像是安慰女儿，又像是安慰自己说：“你就是发烧了，退了烧就好了。”她用手去摸了女儿的额头，发现头上有点微汗，“要是能出身大汗就好了。”

华满玉叫夏梅躺着，又去打了一盆温水来给夏梅洗脸，然后抹了一下身子，这才吹灯睡觉。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罗生全就起床了。他把猪潲煮好，还顾不得煮早餐，就先把昨天抓来的第二剂中药熬好端到了楼上。华满玉因为睡得迟还没醒，罗生全上楼来才把她叫醒。华满玉见丈夫端了药，打来了温水，就起来给女儿洗脸。夏梅也惊醒了，她看了妈妈一眼又闭上眼睛。

华满玉问女儿：“你感觉怎么样？”

“妈，我好难过，头晕，胸上闷得很。”

华满玉给她身上抹洗了一下，然后下楼去把水倒掉，自己才打水洗脸。

罗生全问：“夏梅病好些了吧？”

“烧是退了一些，昨晚也睡了一会儿，能讲话了，看样子是好些了，也许不是那个病，是重感冒吧。”

罗生全说：“好一些就好，这剂药我煮好了，你让她喝下去吧，如果有好转，我下午再去给她抓两剂来。土里田里的事上午我去管理一下，前阵子尽下雨，好多事都给耽搁了，得抓紧干，可就在这个时候女儿又病了，真是急死人。”

华满玉很理解丈夫的辛苦，全家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他身上，去年冬天旱，今春又久雨不晴，地里的许多事都耽搁了，自古以来乡村四月闲人少，这里面的劳累是

可想而知的。

华满玉体贴地说：“今年天气不好，许多事都等人去做，可女儿有病有什么办法？芳梅还太小，不敢叫她去沙田抓药，要不然我上午去，下午你就可以多做点田土里的事了。”

罗生全说：“女儿病得这个样子，你还离得开？”

“我看女儿如果退了烧，问题就不大了，要她姐姐芳梅陪她一下也行，无非是给她倒点水，换下湿毛巾的。”华满玉解释说。

“我的意见是你不要去抓药，你在家照顾夏梅要紧。芳梅还是小孩子，又怕那病传染人，尽量不要让芳梅上楼去比较好。我吃了中饭后就动身去抓药，下午出工的时候就能回来，是可以赶到出工的，你就在家关照女儿吧。”罗生全坚持自己的意见。

华满玉想了一下，说：“也好。”

她又对芳梅、秋梅说：“你们不要上楼去，这病怕传染人，要玩就在房里玩，其他人的家里也不要去，这几天村里许多小孩都病了，已经有几个人病坏了。吃了早餐，你们去多摘些柏树叶回来，我们在房里房外、屋前屋后多沏几堆烟，熏一下有好处。”

罗生全开始做早餐，华满玉上楼去给夏梅喂药。

整个家都笼罩着一种担心和恐怖的气氛。

罗夏梅的高烧虽然消退了一些，神志也稍许清醒一些，但病情并没有根本好转。为了叫她宽松安静一点，也为了避免传染，这天晚上华满玉还是叫女儿芳梅和秋梅在楼下的房里睡，她和夏梅睡楼上。实际上她整晚根本没有去衣就寝，而是认真地护理，观察夏梅病情的变化。

天还没亮，她看夏梅还在睡熟，就下楼开始熬第二剂药，熬好药后，她把药汤

倒在一个大茶杯里，然后煮猪溺，趁猪溺水还没开，药汤晾凉的工夫，她洗了脸，切碎昨天预备好的猪菜，待猪溺水烧开后放下去。为了不吵醒丈夫和女儿们，她行动非常谨慎小心，尽量不弄出声音来。

她将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试了下药汤的温度，然后端上楼。刚好天也放亮了，她推醒罗夏梅，夏梅醒后就要水喝。华满玉去打了一盆温水来，给她洗脸抹澡，手摸了摸夏梅的内衣，已经汗湿了，又赶快下楼去给她找来干净的里衣帮她换好。

“妈，我口好干啊。”罗夏梅对母亲说。

华满玉见女儿嘴唇开裂，马上倒了一杯冷开水，扶她坐好后，让她一口喝下。

“我还要水。”夏梅继续说。

华满玉对女儿说：“你喝了药再喝水，然后我去熬点稀饭给你喝。”

罗夏梅听从妈妈的吩咐把药喝下去，又喝了杯冷开水。她对妈妈说：“口好苦，给我点糖呀！”

华满玉又去打了半杯冷开水，往里面放了一调羹白糖，搅动几下，待白糖全溶解以后喂女儿喝下。她问女儿：“饿了吗？要不要吃点饭？”

“妈，你不是说吃稀饭吗？”

“夏梅正在煮猪溺呢，稀饭要过阵才能煮。冷饭还有，我去烧火给你煮汤饭吧。”

“妈，稀饭不要放盐，还有糖吗？”

“夏梅，人不吃盐没有力，白糖也很难买到呀！”

“红糖也行，不一定要白糖，我口好苦呀！”

“夏梅，你不懂，白糖是凉的，红糖有点提火，最好是白糖，你在发烧呢。”

华满玉走下楼，看到罗生全已经把猪溺煮好，对他说：“先给夏梅熬点稀饭吧，

最好多放点绿豆。”

“好，我先给夏梅熬稀饭，再给我们煮早饭，她昨晚就没吃东西。”罗生全把一个铁鼎放在炉上熬稀饭，又把猪潲舀在潲盆里放在地上冷却。

罗芳梅起床来就向母亲打听夏梅的病情。妈妈说：“你妹妹昨晚好一点了，但烧还没有全退。”

罗芳梅想上楼去探望夏梅，华满玉制止道：“你别上去，她这个病呀讲不清是什么病，等她全好了再去看她吧。她由我管着，你不要管。”

稀饭熬好后，华满玉用一个大碗盛了半碗，又放了一勺糖，不断地搅动来加速冷却。过了一会儿，她上楼给夏梅喂稀饭吃。待夏梅坐好后，华满玉就用调羹一口又一口地喂。

罗夏梅吃完了半碗稀饭，额前出着微汗。华满玉又去打了一盆温水来给女儿洗了脸，烫脚，然后扶她上床躺着。

吃过早饭后，罗生全上楼看了看夏梅，然后对妻子说：“田也该犁了，我上午去铲一下田垄头，准备下午去犁田，你就在家好好关照女儿，顺带把猪喂一下，中午还要煮一点猪潲。中午的时候看看情况，决定要不要去药铺再买点药。”

华满玉说：“现在天气还很冷，还可能下雨，把蓑衣斗笠带去，不要冷着了，家里夏梅已经搞得我们不安了，你再着凉的话我就没办法了。”

“哎呀我都三四十岁的人了，这些事你就不用操心了，你把几个女儿管好就行了。”罗生全说。

丈夫出去做事了，华满玉吩咐芳梅去菜园摘一些菜回来。就在这时，邻居黄满香来了，她告诉满玉这种病在邻村的发展情况并说：“这种病最危险的是前两三天，过了三天就好一些了。”

华满玉说：“我女儿是前天下午得的病，开始烧得很厉害，吃了点药后好像好

一点了，今天早上吃了大半碗稀饭。不知是感冒还是那种病，如果是感冒的话，就问题不大了。”

黄满香说：“靠天靠地，靠神明保佑，吃了这两剂药就百无禁忌，谢天谢地了。”

华满玉说：“是的，如果是那种病就害人了。这世界上事真是怪，这种病过去我们听都没有听过，我想这个世界上做坏事的都是大人，特别是那些有钱有势的大人，小孩子根本不会做什么坏事，老天爷却专门收他们，这不是大怪事吗？”

华满玉的话打动了黄满香，她赞同地说：“现在呀好多事都讲不清道理了，总是好人吃亏，坏人得势，这是什么世道呀！”

黄满香偷偷地告诉她附近有一个只有七户人家的小山庄不到半个月就坏了五个小孩子，本村昨天也去了个八岁的小孩，华满玉听了这些恐怖的消息胆战心惊，她真想把芳梅和春梅送回娘家去，可反过来一想，如果把这种病带回了自家的娘家，把病传染给自己八九个侄子侄女那怎么得了呢！她偷偷地打消了这个念头，叹了口气，说：“这种事叫人真难办啊。”

黄满香回家去给华满玉拿了一些草芥和黄连，又主动去村外摘来一些柏树枝和樟树叶，叫华满玉在房里和门口沏了几堆烟。她们只听说这样有用，至于有什么用，她们心里并不明白。

沏好烟后，黄满香走了，华满玉又去菜园移植了几株南瓜并搞回了明天所需的猪菜。

等回到家里，芳梅已经把饭锅放在火炉上了。华满玉收拾好家里的什物，切好中餐的菜，就上楼看望夏梅。夏梅在床上静静地躺着，脸色有些苍白，华满玉试了一下她的额前，发现还是发烧，不过并不很厉害。

华满玉轻声地问道：“夏梅，要喝水吗？”

夏梅没有作声，好像睡着了，华满玉认为女儿昨天高烧了一个下午，晚上也没有睡好觉，现在退了点烧一定很想睡觉，就没有再打扰她，于是轻手轻脚地离开，

去忙家务事了。

乡村四月闲人少，一日春工十日粮，正是春耕大忙季节，尽管女儿得了病，但为了一年的生计，罗生全吃了早饭后就去田间劳动了，一点也不敢放松。虽说他家境较好，一年耕作到头还不至于挨饿受饥，但在春耕季节是不敢稍微怠慢放松的。

华满玉也体贴丈夫的艰辛，她是五口之家的主妇，虽然田地里的事她用不着去唱主角，但是要在有限的收入下管好这个家，她不能不精打细算，尽量做到量入为出，争取收多一点，支出少一点。因此，华满玉趁吃中饭的时间就去菜园里摘猪菜，移植南瓜，她又想到苦瓜、冬瓜和蛾眉豆也要下种和移植了，把猪菜搞回来后，就吩咐大女芳梅看好家，如果夏梅醒来要喝水吃饭就去菜园里叫她回来。她一再吩咐芳梅要看管好春梅，千万不能出门，也不要到楼上去看夏梅。

直到半下午了，华满玉才回家，一进家就问芳梅：“你妹妹怎么样？要水喝吗？”

“我在楼门上远远地看过几次，她在睡觉没醒来，她没有喊要水喝，我就没去打搅她。”

华满玉洗过手，换了鞋，打了盆温水上楼。夏梅又在发高烧了，胸口简直烫手，她赶快给夏梅洗脸，接着又给女儿解开上衣用湿毛巾抹洗。华满玉折腾了半天，夏梅都没有醒来，开始她还以为女儿是昨天辛苦睡得太熟，后来才渐渐地明白过了女儿是因为发高烧而昏迷了。

她赶快下楼倒了一大杯冷开水，又放了一些白糖，用调羹小口小口地给女儿喂，到最后，夏梅才吃力地说：“妈，我头好痛啊，口很渴。”

华满玉听到女儿这句话时泪水不禁流了出来，她哽咽着说：“夏梅，你这个病叫妈好为难啊！”

夏梅吃力地微张开眼，努力地看了母亲一眼，马上又闭上了眼睛，说了最后一句话：“妈，辛苦你了，要把我给治好啊！”

华满玉听了女儿的呼唤，痛心地说：“好女儿，我一定把你治好，只要能治好

你的病，把我的心肝挖出来都可以！”

她用温水把毛巾洗干净后敷在夏梅的头上，然后走下楼把炉火添好，把米淘洗好，然后吩咐芳梅：“芳梅，等火燃起来以后，你把这个鼎锅放在炉子上煮饭，我去把你爸爸叫回来。”

“妈，夏梅的病很重吗？”

“是的，很危险，她烧得很厉害，我要赶快去告诉你爸爸才行。”

“芳梅，你不能乱走，不要夏梅还没好你又有什么了，那会要了我的命。”

罗芳梅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她明确地感到妈妈很焦急，因为夏梅病得很重，村子里有几个小孩都得这病死了，妹妹如果得的也是这种病，肯定很危险。

“妈，你去吧，我来看家。”

华满玉走出门又转过身对芳梅说：“芳梅，你听着，不要上楼去，有什么事等我们回来再说。”

“好嘞，妈，你去吧！”

等华满玉和丈夫回来，天快黑了，华满玉见饭已经煮好，马上就切菜、炒菜，还特意为夏梅打了酸菜汤。

罗生全收拾好农具，又去牛栏把牛关好，回到家用温水洗了脚，换好衣服，准备吃晚饭。他放心不下夏梅，于是大步走上楼去看女儿，发现夏梅昏迷不醒，他下楼去把油灯点着，轻轻地走上楼，在灯光的照射下，夏梅的嘴唇泛白，呼吸微弱，已经是气息奄奄了。

他大声地喊着：“夏梅！夏梅！夏梅！”

见女儿没有反应，他走在楼门口大声地喊：“满玉，你上来一下！”

华满玉刚把菜盛好，吩咐芳梅他们吃饭，听到丈夫急切的呼唤，急忙上楼。

“夏梅怎样了？”华满玉急切地问。

罗生全悲伤地说：“你看吧，嘴唇都没有点血色了，喘气也很困难，恐怕是不行了，是的，不行了。”

华满玉用手去试鼻息，马上把手抽了回来，又用自己的前额贴近女儿的脸颊，然后把夏梅抱在怀中悲伤地痛哭起来。

夫妇俩悲哀地坐在床边，谁也不说话，大约过了半顿饭的工夫，夏梅停止了呼吸，她的胸口虽然还很热，但手脚却慢慢地冷了。罗生全把女儿从妻子的怀中抱起，然后轻轻地放在床中间，把被子挪开。

为了不让芳梅知道夏梅已经夭折，夫妻二人强忍住眼泪，华满玉在楼上守着，罗生全下楼吩咐芳梅带着妹妹春梅早点入房睡觉。他低着头去把猪喂了。

罗生全找来了堂兄罗龙生，商量处理夏梅的后事。他连夜请木工做了一个大木盒子，在半夜的时候将小小的尸体放进去，由罗龙生刚天亮时偷偷地埋在附近的山坡下。

第二天早上，华满玉才红着双眼，痛苦地告诉芳梅和春梅昨晚发生的事情。

三十七

脑膜炎像瘟疫一样，在当时的农村是一种可恨的大灾害。

在失去夏梅后的第八天，华满玉又失去了另一个爱女——春梅。这是华满玉一生中最大的悲痛，去年母亲去世也叫她悲痛，但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十天之内连失两个爱女。

更使华满玉担忧的是芳梅也一天天消瘦下去，她又不敢把女儿送回娘家，因为这种病是会传染的，万一把这种病带回娘家，娘家那些侄儿侄女染上了，她是无法交代的。可是这种病还在村子里蔓延，不到半个月就死去了十二个小孩，有三家相继死去了两个孩子。芳梅因为失去了两个可爱的妹妹，经常伴着妈妈一起哭，饭也吃得少，眼看一天天消瘦下去。华满玉想如果万一芳梅再出点什么事，这个家就全毁了。

最后，华满玉决定把罗芳梅送到只有尼姑的庵子去住一段时间。她特地带了三斤茶油去庵子烧香，并请尼姑行好事，答应让她的大女儿在庵子里住三个月，尼姑很同情她，答应了她的请求。

直到六月份，村子里不再有小孩发那种可怕的病，华满玉才把女儿芳梅接回了家里。

到了七月，华优志决定去探望华满玉。实际上他早就知道了两个外甥女夭折的事，按理他应当去探望和安慰自己的妹妹和妹夫，但是他清楚地知道那种病，当地人把它叫狗蚤病，会传染人，而且是可能给儿童带来严重灾难的病。在国难深重，缺医少药的年代，更是一种可怕的瘟疫。为了自己儿女的安全，也为了全村孩子平安，去探望妹妹和妹夫是很危险的，如果出了事，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华优志只是在赶集的时候托人带了一点钱和东西给华满玉，并说明暂时不能亲自去的原因。

七月初，华优志去县城买大蒜和黄豆，才听人家说那种乡下人叫狗蚤病的玩意是脑膜炎，是一种人眼看不见的细菌传染的病，这种病对儿童的危害极大，一般冬末初春传染最快，到了夏天和秋天，因为天气很热，气候又干燥，这种细菌就不容

易繁殖，传染的可能性就不大了。现在是七月份了，正是夏暑时刻，这种病在各地就平息了。

七月初九，村里有一家杀了一头猪去菜市上卖，华优志就向人家买了四斤猪肉，带着几斤大蒜种子来到华满玉家。

华优志因为起身早，到妹妹家时，罗生全因为早上收工迟刚好才吃过早饭，华满玉见三哥来了，叫了一声“三哥”，就痛哭起来。

华优志听见妹妹悲痛的哭泣声，鼻也酸了，眼也红了。

罗生全张罗着要华优志也吃点早饭，华优志推辞道：“我吃了早饭才来的，中午再吃吧。”

“已经走了十多里路了，就算吃了早饭也饿了，该吃点东西了。”

华满玉走赶快去盛了一碗饭放在了餐桌上，说：“三哥，没有菜，就只有一点酸豆角，还有两片干鱼，先打个点心，中午我再煮饭。”

华优志见状也不再推辞了，把饭吃了。又吃了碗稀饭。

华优志没有见到芳梅，就问：“芳梅到哪里去了，还没有回来？”

“今天一早，她跟着堂嫂到她堂姑姑家里去了，要明天才回来。”华满玉向三哥解释道。

华优志本想安慰妹妹一番，但又怕自己的话引起满玉的伤心，弄得大家都哭哭啼啼，反倒不好了。他只是呆呆地坐在那儿，不断地用牙齿咬着下唇，显得拘束又不安。

华满玉也本想向亲人倾诉自己的不幸，抒发心底的悲哀，可一想到三哥为自己担惊受怕就万分无奈，讲又有什么用呢！自从母亲过世后，娘家虽然有另外两个哥哥，可遇到难办的事情，三哥总是全盘负责，三个侄儿一天天大了，要吃饭读书，也够难的。今天兄妹相会又哭哭啼啼的，又有什么好？想到这里，华满玉不知该说

些什么，也只是呆呆地坐在那儿。

坐了好久，罗生全从外面回来，准备去做事。华满玉对丈夫说：“三哥好不容易来一趟，今天上午就不去做事了吧，再说上午太阳太毒，陪哥哥坐一下也好呀。”

华优志说：“有事你就去吧，要不我们一起去也行。”

“不去了，现在事也不是很紧。”罗生全说道。

华优志沉默了一段时间，终于鼓起勇气对妹妹和妹夫说：“本来我和你嫂嫂早就应该来的，为什么直到今天才来，你们是明白人应当能够理解。是的，正是这话，那种病是会传染的，特别是对小孩子，恰好我们的小孩都还很小，万一把这病带了过去，那是不得了的事，这是主要的原因。”

华满玉说：“我很想回娘去，但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才不敢回去，只能一个人在家里伤心流泪。”

华优志说：“好妹妹，要节哀呀，不要太伤心了，可我也知道不伤心是不可能的。你想，两个活泼天真的孩子一下就不见了，还能不伤心？但是已经去了，再伤心也回不来了，所以要保证活着的人健康，才是上策，这是最重要的，不然还会遇到更大的不幸。不管怎样，你们都还年轻，将来还会有机会的，世界上不开虚花的黄瓜是没有的。”

“三哥，你说的都有道理。可女儿是母亲身上掉下的肉，十月怀胎，几年抚养，才变成一个活泼可爱的心肝宝贝，谁知道一两天的时间就大祸临头，你说做母亲的能不痛心吗？”华满玉抽噎着说。

华优志听了妹妹的话，眼圈也红了，他继续劝慰道：“外甥女去了，我们也同你一样难过，不过难过是一回事，还是要自宽自解。就拿我们妈妈来讲吧，她生下我们兄妹七个，可只有我们四个给她老人家送终。她老人家亲眼看到自己的三个女儿先她去世，你说她痛苦不痛苦？可是她老人家还是挺过来了，为了我们，她忍悲忍痛，强迫自己生活劳动，靠着她老人家的这种精神，我们才有今天这样的好。如

果她老人家当时只是一味悲痛，又会是怎样一个样子呀？你还有芳梅，将来还会有外甥来到这个世界，你们两个人应当想到这一点。所以呀，你们要克制悲痛，既是你们自己，也是为这个家，为你们的后代。过去的事情过去了，两个外甥女已经去了，你抓不到，你天天悲痛依旧她们也不会知道了。如果你们一直悲痛不已，把身体弄坏了，叫我们兄弟，叫芳梅、俊龙、天龙他们怎么办呀！”

“噢，对了，家里那些侄子怎样，还好吗？俊龙还是自己读书写字吗？”华满玉问。

华优志觉得这是一个转移话题的好机会，马上接过话题说：“俊龙这孩子还算懂事，每天下午都要写篇小字，晚上读一会儿书。他已经学会了查《康熙字典》，一些不认得的字通过积极地查字典自己就能够了解它的读音和意义了。他除了《三字经》《千字文》《五字鉴》外，还能背出《幼学读林》《诗经》《左传》的大部分，他的记忆力很不错，五经只有《礼记》《书经》和《易经》没有读。实际上他认得的字比我多了，有些字我因为多年不看倒忘记了，他却会读，还能说明在哪些地方出现过。”

罗生全听了华优志的话很高兴，他笑着说：“说不好将来他会比你强，那真是后继有人了。”

华满玉也为有这样的侄儿感到高兴，她说：“三哥，我说呀，既然俊龙侄儿有那样好的读书天分，无论如何也应当供他把书读出来。现在没有举人秀才了，多读点书将来当个乡长、保长也好呀，人家就不敢随便欺负我们家了，我这个做姑姑的也有光彩呀！一句话，你一定要送他读书，人家说我们爷爷的祖坟葬得好，按那里的龙气，后代是要出县长的，说不定我们俊龙将来真的能成为一个大读书人呢。”

华优志叹了口气，说：“妹妹，祖坟好不好我不知道，俊龙会读书是他的老师肯定过的。说到当乡长、保长，那可不在于读不读书，有些乡长、保长并不认得几个字，主要是要看人黑不黑心。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你看朱元璋一个放牛娃，后来却当了皇帝；唐朝的功臣程咬金也是个半字不识的家伙，他还当了几天混世魔王，世袭鲁周公；就是薛仁贵，出身也不过是一个没读过书的长工，一个煮饭的火头军。

所以当官这个事，不是读不读书的问题，是各人的命，讲得具体点，就看你心黑不黑。今天的乡长、保长呀，大都是一些认字不多但心肠狠毒的霸王。我们家里的人都心肠太好、太直，注定是当不了官的。不过古人说，有田不耕草萋萋，有书不读子孙愚。多认几个字，总比一字不识好，俊龙读书的悟性不错，明年有机会的话，我们生活就算再苦也要送他去读书。问题是我们那个地方太穷、太偏僻，一个人请不起老师，多数人吃饭都是问题，哪还能考虑的了儿女读书的事呀！所以说俊龙是生错了地方，找错了父母，就是再读几年书，又有什么作用呢？想起这件事就叫人头痛。”

罗生全听后，十分不平地说：“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有些人家里有钱有势，生下的小孩又蠢又恶，还要做大官。穷人家里的女儿从小就懂事，既聪明，又善良，就是没办法读书。当然，要是当不了官，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就拿我们村里那个当了乡长的人来说吧，他同我们一起开蒙的时候，一本《三字经》反反复复读了两年才读完，他的一个堂兄两个月就把《三字经》读完了，而且从头到尾背诵如流。可还在他读书的时候，他父亲上山砍柴被毒蛇咬了一口，死了，他就再也读不成书了。后来母亲改嫁，他跟着母亲到继父家，等长到十七八岁被人家鼓动当了兵，从此再也没回来。而我们村的这个乡长呀，仗着家里有钱，去读中心小学，读中学，还加入了国民党，这下不得了，当上了乡长，在外面派头十足，实际上就是一个又蠢又坏的小流氓。有人说是他的八字好，我觉得呀是这个世界不公平。”

华优志听后，伸了一下懒腰，叹口气，说：“这样的事十天十夜也讲不完，我们这个时代按古书上讲叫作乱世，和太平世界是不同的。太平世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现在是风也不调，雨也不顺。就拿去年来说，去年干了一个冬天不下雨，有些地方连吃的水都没有，小菜也种不出，今年上半年又久雨成灾，什么东西也长不起来，这不是季节颠倒吗？这是天在收人，在惩办人。国家先是军阀混战，乱哄哄的，到处是土匪、贪官，老百姓苦不堪言，老百姓没有办法了，就办农民协会，打土豪分田地，闹共产，于是一次又一次的内战不停。不久日本打来了，日本人到处烧杀俘掠，听说南京一次就被杀了几十万人。当然，蒋介石早就走了，死的都是一些平民百姓，自古以来，苦的都是百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是很对的，我不知道我们这朝人还能不能看到太平世界。”

华满玉听了他们的话，似乎想开了一些，她知道自己的不幸与这个世界是有关关系的，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她就不大清楚了。

她叹了口气，说：“我们这朝人不知前世造了什么孽，遇到这样一个世界，这样一个朝代。这个时代缺医少药最叫人讨厌，如果有好的医药的话，我那两个女儿可能是有救的。虽说药能医假病，酒不解真愁，但有药总比没药好呀，我就不信，狗蚤病没有药治。”

华优志说：“这是对的，我总认为世界上的事总是一物降一物，有老鼠，就有猫来治它，有蛇就有黄鼠狼来治它，那个脑膜炎也应当是可以治的。”

“这种病过去从没有听说过，今年很多村子都发了这种病，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华满玉百思不得其解地说。

“到临武县城那边，有人说，这种病与日本鬼子有关系。”

“这就是讲鬼话了，日本鬼子怎么会与这种病有关呢？日本人又没有到过我们村，这还不是拿日本鬼子来吓唬人？”罗生全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这也不一定与日本人无关，听人家说，日本人开始同中国打仗时认为中国是一盘散沙，他们只出了一万多人几天就把东北三省占了。按这个来推算，日本只要出兵百万，三个月或半年，最多一年，就可以占领整个中国。后来他们进入中国内陆才发现中国人很会打游击战，台儿庄一战，日本一个军差不多全部被消灭，平型关会到了共产党的林彪，消灭了他们一个师。战争越打越大，越大越久，他们不知道中国从哪儿来了那么多人，打了一批又一批，而且是越来越不怕死。他们才发现原来中国有几十个日本那么大，人口有它的五六倍之多，两个中国人拼一个日本人，甚至三个人拼一个日本人，日本全部人口拼完了，中国还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于是日本人就想尽办法消灭中国人口，如果消灭了中国人口，他们就好办事了。他们研究了一种细菌战，就是用一种人眼看不见摸不着却能致命的东西来杀中国人，他们晚上派飞机把那种带菌的东西从天空中洒下来，飞撒到各个地方，有些地方落下了那种东西就出现了脑膜炎、瘟疫等各种各样的病。当然，人家是那样说，但是不是真的还拿不出证据。不过呢这几年是有些反常，各种原来没有听说过的病出现了，

各种害人的虫也多起来了，而这几年恰好是日本人进攻中国的时候。‘民国’三十二年，日本占领东三省算起，已经十多年了，从占领卢沟桥算起也五六年了，这十多年间各种各样的怪病特别多，你能说同日本人没关系吗？”

“就是晓得日本干了这样伤天害理的事又怎样？没有拿到证据，又打他不赢，还不是他做了就做了。”罗生全说。

华满玉反驳说：“自古以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日本人做了这样的坏事，总会有报应的，恶人没有一个是有好下场的。你看那个纣王，做尽了坏事，还有那么多妖魔鬼怪帮助他，最后他还是夭亡了。我不相信日本人就能逃脱惩罚，凡是伤天害理的人，伤天害理的国家，总会有恶报的。”

华优志听了妹妹的话，很是佩服，他微笑着说：“妹妹的话不错，日本人是能打败的，听我们山上有一个到中山大学读书的人说，不久日本就可以打败了，因为日本人很贪心，想征服中国，征服五洲，他同中国开战，又炸了美国的珍珠港，美国人恼火了，就向日本人宣战。日本原本同美国挺好的，日本同中国开战，美国还卖大炮给日本，可日本在中国占了便宜并不感谢美国人，还反咬美国一口，所以日本是到处放火，结果是玩火自焚。”

“美国在哪里？”罗生全问道。

“你管在哪里，只要他打日本就行了。”华满玉说。

华优志说：“听说美国在西半球，人家说我们这个地球是圆的，就像一个很大的球一样。我们中国在东部，美国在西部，所以叫西半球，离我们这里有几万里路呢，飞机都要飞几天才到。听说这个世界很大，有很多个国家，日本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是一边，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同我们站在一边，现在是五国对付三国，欧洲那边的战争比我们这边打得还大，日本在亚洲没有会到对手，所以凶得很，不过自从同美国开战以后，战争就打得更大了。现在日本在中国遇到最大的麻烦是共产党的游击战，毛泽东这手利害得很，听说他有上百万游击队，搞得日本人在东北、华北、山东、山西坐卧不安。”

“毛泽东，是不是江西那个毛泽东？”罗生全问。

“毛泽东就是毛泽东，还有两个吗？”华满玉认为丈夫问得没有道理。

“毛泽东是红军的头子，过去叫朱毛，实际上朱毛是两个人，一个是朱德，一个是毛泽东。听说红军真正的头子是毛泽东，毛泽东据说并不是江西人，实际上是湖南湘潭人，听说他家的祖坟都被蒋介石派人挖掉了。”

“毛泽东厉害在哪里？”罗生全不大了解红军的事，因为很少出门，也从来没有看过报纸，对外面的事他是一团黑。现在听说毛泽东很能打日本，而自己的两个女儿又是日本人害死的，自然就对毛泽东有了兴趣。

华优志无法回答妹夫提出的问题，因为他也是个山乡农民，很少到广州、长沙那些地方去，更主要的是这里也从没有人订阅报纸。关于毛泽东、红军的传说，他还是从国民党中央军的逃兵和挑东西下达州、坪石时会到的那些商贩那里听来的，还有些是从乡长、保长谩骂红军的口头宣传中听的。至于毛泽东、朱德和红军厉害在哪里，他从来没有研究过。

华优志笑着说：“这个我也很难告诉你，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蒋介石怕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怕毛泽东，这就能证明毛泽东的厉害了。听那些当过兵的人说，红军最不怕死，吃得了苦，走得还快，一个晚上能走一百二十里。人家说毛泽东是老鼠精下凡，昼伏夜出，你看不到他，他却看得到你。”

华满玉听了三哥的话很不以为然，笑着说：“这不对，如果是老鼠精，那就会害人了。实际上蒋介石才是大老鼠精，全国老百姓的东西都给他们吃光了，弄得老百姓穷得要死。”

罗生全看到华满玉自女儿去世后还是第一次笑起来，他感到很高兴，就说：“管他是什么精下凡，只要能打日本鬼子，能收拾这些有钱有势的恶人就行。你看他搞农民协会，大土豪劣绅都被整得服服帖帖，他肯定是有办法的。日本鬼子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就那么一点人，我们中国人三个拼他一个就把他拼光了。听说日本的国土还没有我们的大，人口也不过几千万。中国坏事就坏事到蒋介石这帮大大小小

的贪官污吏上，他们只知道欺压老百姓，对日本人却怕得要死，有本事就同日本人去打呀，光会欺压老百姓、征兵征税，那叫什么本事，那叫作孽！总有一天老百姓会把他们打倒的。”

华满玉从没有听过丈夫这样慷慨激昂地讲话，他从来没有谈论过什么国家大事，过去人家谈论时他总是说国家的事我们操什么心，老百姓管得了吗，不管哪个人当皇帝，农民都要交税、派工，老百姓不种田就没饭吃，自从女儿去世后，丈夫开始埋怨国民党不管人民的死活，把他的爱女糟蹋了，还经常说世界不太平，农民是最吃亏的。不过她倒是很同意丈夫的意见，可是意见归意见，事实归事实，老百姓照样吃亏受苦。她叹了口气，说：“世界不太平，穷人最遭殃，日本鬼子来了，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就夹着尾巴逃走了，他们有火车有汽车。所以呀，就是逃难，也是穷人吃亏，总是穷人遭殃。”

华优志很同意妹妹的话，说道：“不仅逃难，一切都是有钱有势好。你刚才说他们逃跑坐火车汽车，他们还坐飞机呢。听说南京失守后，蒋介石就坐飞机逃到四川峨眉山去了，他逃之夭夭了，没有半点危险，可那些逃不了的南京老百姓就遭大殃了。现在呀是农民吃亏，特别是缺钱少米的农民吃亏，而且他们注定世代都吃亏，穷人的儿女读不起书，长大后没有文化，就永远只能做苦差事。如果有钱的话，我们的儿女也是能读书的。”

罗生全点点头，笑着说：“如果有条件的话很多穷人的儿女也是考得上秀才的，因为没有读书的条件，他们才干推牛屁股的事，这个道理谁还不懂呀，问题就在于老百姓作恶不起，调皮不起，改变不了这种状况。”

华优志笑着说：“这也很难说的，怪不得那么多人跟着毛泽东当红军，抓地主豪绅，把他们的财产都分了，从穷人总是受苦的角度来讲，共产党是对的，发生饥荒饿死人了，他们却把粮食囤积起来卖高价，饿死的人越多，他们就越发财，这不是发国难财吗？这样的横财，共他一下产，有什么不好？当然，我们是兄弟姐妹在这里讲家闲，这是不能向外面的人讲的，外面的人听我们这样讲，还以为我们是共产党呢！”

华满玉说：“我们老百姓不管它党不党，叫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有药治病的就是好党。没有这些，你就是讲出血来，讲得把树上的鸟儿哄下来也是没人信的。”

罗生全看到日影已经到沟边了，就对华满玉说：“我们该煮中饭了，三哥清早就来了，午餐应早吃一点。哎呀，卖油炸豆腐的人还不来，来的话就可以做点馅豆腐吃了。”

华优志说：“早点煮也好，我吃了中饭还要回去呢。菜嘛随便煮一点就可以，就搞个米粉蒸肉吧。”

华满玉说：“那就弄盘粉蒸肉，再弄个青椒炒肉片，是不是去田里抓些鱼来，禾花鱼也挺好的。”

华优志说：“大热天菜不要弄多了，吃不完容易发馊。”

罗生全说：“那田要放干水了，再不放干，怕禾倒伏。本来我打算过两天把这块田放干了给你们送点鱼去，既然你来了，就免得我走路，你带回去给哥哥嫂嫂侄子侄女吃一点也好。”

华优志说：“哪有那么多？”

华满玉说：“有的。这亩田我放了四百多鱼苗，如果不走失的话大概可干二三十斤。”

罗生全肯定地说：“今年这田里的鱼没怎么走失，大的有一两斤一条了，我估计还有三四斤的呢。你下午或者明天清早提个十斤八斤走没有问题，余下的我们就把它烤干准备割禾时吃。”

罗生全出去了，华满玉准备去磨米粉，她对华优志说：“三哥，你上楼去休息一会儿吧，快吃饭的时候我叫你。”

华优志说：“不用到床上去，就在竹椅上躺一会儿就行了。”

三十八

这年夏天，从六月下旬开始，天旱得很厉害，迟种的红薯和苞谷受到很大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更困难了。但华优志因为勤劳肯干，做事又有计划，生产上比人家播种、管理早，倒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按照夏末秋初的规律，在干旱的季节里农民基本上没有什么农事可干，因为山区田很少，而旱土占大多数，根本没有灌溉设施，抗旱毫无办法。一般人们只不过上山砍些柴火准备过冬之用，或者上山割些青草铺在土里作为抗旱的手段和来年的肥料。

华优记却另辟蹊径，他利用旱土里没事可干的时候去连州贩盐到桂阳或新田。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相持阶段，粤汉铁路和浙赣铁路只有短短的几段在中国人手里，而且经常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铁路运输不仅不安全，而且很危险。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最大的麻烦是食盐和布匹很难买到。当时从连州到桂阳并没有公路，连简易的公路也没有。湖南人吃盐，既不像抗日前是从江浙地方运来淮盐，也不能从四川运来井盐，湖南人吃的盐全靠广东运来的。日本人占领香港和广州后，湖南人吃的盐就全部从连州运来，既然没有公路，贩盐就只能靠人力挑了。中国老百姓当时唯一的调味品就是食盐，那是一个极其悲惨的时代，老百姓没有粮食了可以上山摘野菜，没有食用油，可以用水来代替，而食盐是必不可少的，没有食盐，有些东西根本就不能吃，更主要的是没有食盐吃，体内的新陈代谢就无法正常维持，会闹出很多病来。因此，一时间贩盐和挑盐脚成了当时穷苦农民和市镇贫民的主要产业。

华优记就同许多年富力强的农民一样，也利用土里没事可做的时间去贩盐。但是他贩盐的本钱不够，就从亲戚那里借了几块银元作为贩盐的本钱。贩盐是很辛苦的，连州和桂阳之间正是五岭山脉的中心地带，贩盐实际主要是走山间小路，这些小路蜿蜒曲折，坑坎不平，挑着上百斤的担子一天要走七十八里，日晒暑迫，是很难受的。然而华优记凭着魁梧的身躯，健全的体魄和吃苦耐劳的良好习惯，很好地接受了艰难考验。

他第一次贩盐就挑了八十斤，五天走完了往返八里的路程，回来一算账，竟赚到了六块银元。回到家里，除归还借人家的本钱外，还余下了三块大洋。休息两天后，他又走上了贩盐的征途。这一次他贩了一百斤盐，而且四天就完成了任务。这次他赚到了八块大洋，可以买四百斤稻谷。虽然走得很辛苦，但他的心里却是乐滋滋的。

七月份这一个月，他总共贩盐五次，回到家里清算，除了本钱，竟有三十五元的结余。尽管他的皮肤晒得更黑了，颊骨也突出了，可微笑始终挂在脸上，显得很精神。同他一起去贩盐或挑脚的人走得脚发僵了，甚至病倒了，他却走起路来健步如飞。

到八月初的时候，华优志对二哥说：“现在是三伏天气，热得很，挑担走长路对身体影响很大，二哥，你是不是休息几天再去挑盐，万一在路上有点意外，那可了不得了的事。”

华优记笑着说：“这我心里有数，没有关系的。”

华优志担心地说：“没有关系？你自己去照镜子看，你的脸颊骨都突出来了，现在又黑又瘦。你去过下秤吧，你起码瘦了十五斤了。钱当然重要，身体更加重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了身体这个本钱，钱是赚得来的。我的意思是你起码休息十天半个月，等身体完全恢复原样子再去挑盐，那会更好一些。”

“老三，我感谢你的关心，可是我需要钱。”

华优志认真思考了一下，接着说：“二哥，我知道你需要钱，但不能，也不应该去亡命呀！再说我并不是根本不要你去挑盐，而是说你五天贩一次盐可以改为十天或半个月贩一次呀，一个月贩三次或两次，每次贩盐赚四五个大洋，一个月就能赚十多块钱，明年不也过得去了吗？另外，我的意见是三伏天最好不要去挑担走长路，等到中秋过后天气凉爽了再去贩盐，不更好吗？你想想看，这个时候贩盐，脚下的石板热得烫人，头上晒得头发晕，一路上喝井水，稍不注意就会拉肚子、发痧。中了暑是很危险的，你不要看贩盐钱好赚，那是拿性命去做交易啊！”

华优记笑着说：“没有那么严重吧！再说死生有命，那是注定了的，我就不相信挑几次盐就有那么危险。我认为我的身体还可以，受得了的。正因为现在天气大热，一些贩盐的人都受不了，不去贩盐了，这是赚钱的好时机，什么东西都是物以稀为贵，等秋风发，天气凉爽了，贩盐的人多了，赚头就会少很多，最多贩一次赚两三块钱。”

“那有什么不好，赚得两三块钱就行了，只要人舒服，不损害身体，少赚点也值得呀。”

华优记从心里也觉得弟弟讲得有理，而且是为自己好，他没有再坚持，只是说：“行了，我一定听你的话，休息好后再去。”

华优志见二哥接受了自己的意见，很高兴，就改变口气说：“你这两天好好睡一觉，休息两天后是不是到铁坑去看看满玉妹，自从两外甥女死了后，她心里很难，经常哭。上次我去了一下，没睡一宿就回来了，这次我们是不是一齐去住一宿或两宿再走，最好把小孩子也带几个去热闹热闹，让妹妹高兴一点。”

“你这个主意倒很对。不过小孩子最好不要带去，她那儿前面有一条河，小孩子如果去玩水了，麻烦得很呢。”

“不带小孩子去也行，老大去不去也问他一声，母亲去世了，几个兄妹难得聚在一起。”

“老大可能不会去，他那眼睛又肿胀起来了，走起路来很吃力。”华优志知道大哥最近几天眼睛又发红了，一见太阳就更不行了。

华优记说：“也行，那不去告诉他了，告诉他，他会心里难过的。”

华优志说：“我认为还是告诉他为好，大哥是我们家的老大，家有长子，国有大臣，还有长嫂顶得半个娘。现在父母都去世了，大哥大嫂就是主事的人了。上次我去妹妹那里，我问你们去不去，你们都因为事紧抽不了身。我虽是一个人去的，但是代表三兄弟去的，这次我们两个人去，还是代表三兄弟去探问她的。两个外甥

女死去，对妹妹来说是天大的打击和不幸，这种时候我们应当去的，但她们得的是狗蚤病，县城里的人把它叫作脑膜炎，是会传染的病，为了我们小孩子的安全，也为了全村的安全，我们才没有马上过去，直到这种病在那个村庄停息了我们才去，妹妹、妹夫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两个外甥女去世后，他们没有马上派人来告诉我们，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你挑了两个多月的盐脚，辛苦得掉了一身肉，应当在家好好休息一下，光在家睡觉也睡得烦，不如去走走亲戚，到妹妹家去团聚团聚更有意义。他们村里的那条小河水很清，中午和晚上还可以洗澡、游水呢。”

“那条河中午洗澡是好，晚上可不行，那是从山上流下来的泉水，冷得很，半下午去洗澡也还可以，一到没有太阳，水就浸人了，晚上更去不得，前年他们村一个人去洗澡时给蛇咬了口，差点连命都没了，那条鬼河呀夜晚不能去，一是太凉，二是有蛇，很不放心。还有，我们去妹妹那儿，总不能空手去吧，总要带点东西才好呀。”华优记说。

“这还不容易！”

“怎么容易法？”

华优志说：“这样吧，在我那边捉一只鸭子，我那儿有几只鸭，大的有三四斤了，再称三四斤猪肉就行了。”

“那就这样吧。你捉鸭，我来买肉。”

“鸭是我自己养的，肉嘛还是两人一起出钱才对。”华优志笑着说，“你贩盐赚得的那几块钱是真正的血汗钱，是拿命换来的钱，我不能要你一个人出。”

华优记说：“我们农民的钱有哪块不是血汗钱？挑盐辛苦，挖土开荒就不辛苦？不过挑盐特别辛苦点罢了。”

“大哥提出要三个人出钱怎么办？”华优志问道。

“大哥眼睛经常痛，而且越来越厉害，他经济也不宽裕，就我们出钱算了吧！”

华优志说：“我们是代表三兄弟去的，他硬要出钱的话我们也不好拒绝呀。我看这样吧，他今年大蒜特别好，早几天我还听他说有四五百斤蒜种要卖，不如要他拿几斤蒜种给妹妹，也算是他的一番心意了。”

华优记笑着说：“老三，你最会出点子，这个意见好，鸭、肉、土产三样俱全，妹妹一定会喜欢的，我们就到她那儿住两宿再回。”

“几时同大哥去商量呢？”

“就吃完晚饭后吧。”华优记答。

“行啊，吃了饭我来喊你。”

华优志吃过晚饭马上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拿了一把很大的蒲扇，来到二哥华优记家。

优记也早已吃过饭，因为这两天在家休息，所以还没洗澡就穿着布鞋，见优志来了，就说：“现在就去？”

“你还有什么事？”

“我想洗过澡再去，不过我今天没干什么事，没出大汗，到老大那里回来再洗澡也行。”

他们来到华优胜家，全家刚吃过饭，大嫂正在收拾碗碟。

华优志说：“今天怎么吃那么迟？”

邝元花笑着说：“今天到土里去割红薯藤，看到菜园里的草又生长了一些，我就蹲下来拔了一阵草，等我拔完了新长上的草就迟了一点。”

华优记说：“用手拔草会把手皮划破，不如带把锄头去把它刮一下，已经旱了那么久了，只要刮一下，两天就干枯了，还用手去扯，别把手搞痛了。”

邝文花笑着说：“草原本是刮过的，虽然干了这样久，有些草还是长了起来，但不是很多，我就动手拔了一会儿，手也没什么。”

华优胜见两个弟弟来，一定是有什么事，就主动问道：“你们两个一齐来，一定有什么事要商量吧？”

华优志说：“是这样的，我们下午商量了一下，这几天事儿较少，准备一起去妹妹家里一趟，不知大哥能不能去？能去的话最好三兄弟一道去。”

华优胜叹了口气，说：“是的，妹妹遇到这样大的灾难，几天之内连死两个外甥女，我们是应当去安慰她一番。上次你代表我们去探望她，她又带给我们那么多禾花鲤鱼。虽说是亲妹妹，能够互相理解，可我们不去的话，妹夫也会有看法，这次三兄弟一起去安慰妹妹和妹夫是绝对必要的。既然这次去不同于以往走亲戚，应当带点东西去才行，你们考虑过这事吗？”

华优记平静地说：“考虑过了。”

“怎么考虑的？”华优胜问。

华优志说：“是这样的，不妥的话，就请大哥另做决定。我们大家都不富裕，既要拿得出手有面子，又要尽可能节约。首先从我那提一只大点的鸭，我那只大鸭早几天你看过，有四斤多重了，再买几斤肉，另外还想拿几斤蒜种给她。”

华优胜听后想了一下，说：“行，蒜种就到我这里拿，这是不值钱的东西。鸭钱怎样算？”

华优志说：“鸭是自己养的，还算什么钱呢。肉钱二哥说由他来出，蒜种就由你拿好了。这倒不是要你拿蒜种抵肉钱，而是你今年的蒜种特别好。”

“蒜种没有问题，那肉钱就由我和老二来出吧。”华优胜说。

华优记说：“肉钱就由我一个人出算了，这个把月我挑了几担盐，赚了有几块钱。上次老三去探望妹妹，钱都是他一个人出的，这次我来出也合情合理。”

华优胜摇摇头说：“这就不行了，两次都归你们出钱，我这做大哥的反而两袖清风，不管闲事，会给人家讲的啊。”

邝元花笑着说：“人家怎么会讲啊！你们兄弟仁义，不斤斤计较，这有什么好议论的嘛。不过呢，我们还是应当出钱的，不在于钱多少，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华优志笑着说：“嫂嫂，你那几斤蒜种给她，她最高兴。把它种成蒜苗，到年底还可以卖蛮多钱。鸭子是自己养的，我四个毫子买了十只小鸭回来，就是劳神养一下，值多少钱呢？肉上次是我买的，二哥说这次他出钱，他出钱就他出钱，下次再由大哥出钱也行。”

华优胜说：“我们三兄弟去，你们打算称几斤肉？”

华优记说：“称四斤行了吧？天气热，称得太多难处理呢！”

华优志也说：“大热天肉吃多了没有什么好处，我认为有四斤就够了。”

华优胜说：“至少称六斤。我倒认为应当称个九斤重的猪肘子好，就是九斤。三兄弟也每人只有三斤肉的钱，不算多啊！鸭子和蒜种只是搭头，不是主要的礼物。刚才你们讲到处理，没有那么回事，除新鲜的吃以外，还可以用炸米粉肉，十斤、八斤都行，炸米粉肉可以保存六七天不坏。因此，我主张称个九斤重的猪肘子去。钱嘛，还是三兄弟平均为好，我虽然人口多，困难点，还不至于买给妹妹的小礼物都承担不起。当然，从整体上讲，老三经济活泼点，可以多负担一些。可这次是去妹妹那儿，还是各人都出点为好。实际上就是三人平分也是老三负担多一些，一只鸭也抵得三四斤肉呢。”

华优记说：“这样不是我负担最少了？大哥拿了蒜，老三拿了鸭，我就三斤肉钱，不行。你们看，是不是还拿点什么东西呀？”

华优志说：“实际上妹妹比我们都富裕，即使一点东西不拿，她也是很高兴的。不过如果还有什么特产能给妹妹带去就更好了。”

华优志说：“这样吧，我到连州带来了几条上等的咸鱼，是不是也拿两斤给她？”

华优志说：“她田里养的鲤鱼有蛮多，上次她就说要把十多斤禾花鲤烘干，准备请人割禾了。咸鱼不管怎样都比不上自己烘的干鱼好吃，我看咸鱼就算了吧。”

华优胜说：“如果有好咸鱼给她带两斤去也行，咸鱼和干鱼是不同的味道。她有八九亩田，请人割禾，要吃很多，间或吃点咸鱼，也是很有味道的。”

优志问：“大哥，你去不去？”

华优记说：“大哥还是去一回吧。”

邝元花答道：“你大哥不能去，他这几天眼睛痛得厉害，看东西都模模糊糊的，下那陡坡的时候脚一踏空跌一跤的话，那就不得了啦！还是不去为好。”

华优胜说：“我本来是很想去妹妹那儿，她失去了两个女儿，对她的打击很大，这个时候去安慰她一下，让她鼓起生活的勇气是很必要的。可是我这眼睛越来越不行，走远路就不行了，上山下坡很容易跌倒。反正我又口拙，讲话也讲不好，就请你们两位兄弟去安慰一下吧。”

华优志说：“是不是要大侄儿文龙去一下，代表你们去向妹妹问好。”

邝文花说：“还是不要去了，文龙比他爸爸还要口拙，什么也讲不出。等割禾的时候让他和武龙兄弟两个帮姑姑做点事还可以，要他们去安慰姑姑就不行了。”

华优胜问：“你们什么时候动身？”

华优志说：“天气炎热，还是早点动身凉快。”

“那也好。蒜种今晚拿去吧，免得我又送一趟。”华优胜起身去杂房里拿了两把蒜种来。

华优志说：“不要这样多吧，有一把就行了，你这把大的至少有五斤多。”

“拿去，他们那里种蒜很好，在田里有水润长得快，到过年就有二两多一根。种得早，管得又好的话，过年可以赚一笔钱的。”

华优记也说：“拿一把算了，多了我们也难拿。”

“什么难拿，你明天肯定要挑一担箩才行，又是鸭，又是猪肉，又是蒜种的，还有咸鱼，用手拿是拿不动的。”华优记坚持要他们拿去。

华优志说：“行了，拿就拿吧。”他们每人拿起一把蒜种走了出来。

第二天一早，华优志和二哥就出发了。等他们到达铁坑村，就快吃早饭了。

华满玉见两位哥哥一起来看望自己，当然十分激动。她马上吩咐罗芳梅到菜园里去摘一个冬瓜和葫芦瓜回来。

她对两个哥哥说：“你们这是干什么，挑那么一担东西来，只要你们来了，就比什么都宝贵，自家兄妹嘛，还送一个这样大的礼，这是谁想出来的？”

华优志说：“是我们三兄弟一起商量决定的。本来大哥也要来的，因为他这几天眼睛痛得厉害，走路不方便，就没有来，他特别吩咐我们向你讲清楚，请你不要见怪。本来文龙也来的，他两兄弟，就是文龙、武龙，说等过几天来帮你割禾，这次就没有来。”

华满玉把箩筐里的东西一一拿出，她惊讶地发现她的三个哥哥是尽了心的。她笑着对华优记说：“二哥，这是怎么搞的，砍两斤猪肉就行了，还砍一个肘子来，有这个必要嘛！”

华优记憨笑着说：“这次来我们打算住几天才走，我们总要吃菜吧。”

华满玉笑着说：“你们就认为我穷到那种地步，连你们来往两天吃点菜都买不起了吗？自家的兄妹嘛，逢到什么就吃什么，没有荤菜，小菜总有吧，但也不该买那么多菜来呀！”

华优志说：“妹妹，话不能这样说呀。古人说，交有道，接有礼。你已经出外成家，在家时我们是亲兄妹，当然现在也是亲兄妹，不过妹妹是自家人，妹夫就有点不同了，如果我们总是像蝗虫一样飞来吃一顿，吃了就飞走，次数多了，妹夫又

怎么想啊？弄不好不仅我们被人家看不起，连妹妹也会被人看不起呢。更何况两个外甥女那个以后，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我们还没有正式地来过，上次我一个人来，是叫我先来了解一下情况，这次才是三兄弟正正规规地来看望你，你就不要过意不去了。”

华满玉心里很感激哥哥的体贴，眼睛都红了。她动情地说：“妈妈在世时，你们总是那样疼我，妈妈去世了，你们更加疼我，叫我感到不知怎样报答才好。实际上鸭是根本不用拿来的，我养了十多只鸭，也有这么大了，你们只要拿这两把蒜种和咸鱼来就千有万有了。这咸鱼，我倒好几年没有见过了，这是从哪里买来的？我们这里见不到呢。”

华优记说：“这是我从连州买来的。这种鱼是海里的东西，听说现在大部分的海都被日本鬼子抢去了，生产的鱼呀，海带呀，海星呀，都被那些坏蛋霸占了，我们本国反而少了，这里当然就很少看到了。”

华满玉气愤地说：“这些天煞的日本鬼子什么都要抢，什么都要霸占，田里生的，土里长的，海里养的，他们都要，真是恶毒到了极点。”

华优志说：“一个国家也和我们一个人一样，没有本事，打不过人家，骂不过人家，哪有什么不吃亏的？在这个世界上，强权即公理，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要想不被人家打，不被人家欺负，你没有本事就不行。日本鬼子是穷凶极恶的强盗，你不消灭他，他是不会讲理的，他们不仅到中国来抢我们的东西，还到中国到处杀人放火。听从前线回来的人说，日本鬼子正在山东、河北、河南和山西那些地方搞‘三光政策’。什么叫‘三光政策’，就是杀光、抢光、烧光，他们去过的地方就鸡犬不宁，四壁无光。我们这里因为日本人来了吃了不少苦头，北方的人吃的苦就更多了，有好多地方，整村整乡的人都死光了。”

华满玉说：“那里的人就这样老实，这样蠢，任日本鬼子横行霸道吗？狗急还跳墙呢，鸡急了还啄人呢！”

华优记说：“谁说不是呀，听从前线回来的人说，日本鬼子的野蛮政策引起了北方人的仇恨，他们到处组织游击队，埋地雷、炸桥梁、炸火车，搞得日本人寝食

难安。这两年，日本鬼子没有进攻重庆和西安，就是因为这些游击队到处戳他们的屁股，扯他们的尾巴。原来日本人认为中国人好欺负，只要半年就可以征服中国，现在不得不打持久战了。日本鬼子虽然武器好，但没有资历，国土也不大，一打持久战就是死路一条。”

华满玉说：“那些从前线回来的人讲的可信吗？”

华优志说：“可信不可信讲不清，但是无风不起浪，总是有一点原因的。我还听一个叫范先生的说，噢，这个范先生是我们妈妈的村教书的先生，上次我到老表家去，他也在老表家吃饭，吃了饭，自然就讲到打日本的事了。据那位先生说，他是山东人，家里被日本人占领了，他回不去了，就逃到这里来教书。他告诉我们山东那个省有很多游击队，那些游击队都是由共产党派去的武工队搞起来的，游击队的头子就是原来的红军，他们厉害得很呢。日本人最怕的就是这样的游击队，他们不怕蒋介石的中央军，就怕这些游击队，这些游击队来无影去无踪，打了就跑，到处打埋伏，一有机会就戳你一下。日本鬼子奈何不了他们，只好来一个‘三光政策’。人民更加仇恨日本鬼子了，老百姓都跟日本拼命，结果战争越打越大，现在日本人只好躲在大城市里，不敢轻易出来了。”

华优记说：“我这个月去了几次连州，听那些经常在外面做生意的人说日本鬼子是一个惹祸的家伙，他们不但进攻中国，还进攻美国，打英国人，现在不仅是中国人同他们作战，美国和英国人也在同他们作战，日本还想进攻俄国呢。”

华满玉说：“日本人大概是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所以到处抢人家的东西，不然怎么会有这样的胆量？”

华优志说：“不管怎么样，看来日本是很难打赢这场战了。中国有个说法，众怒难犯，专横难成，一下惹怒那么多国家，总会要吃苦头的，就算再强大，那么多国家来打，日本人看样子是输定了。当然，要打垮日本也不那么容易，只不过拖时间而已，这一点是肯定的，日本人已经是走泥潭，再也起不来了。”

这时，罗生全收工回到了家里，见两个哥哥来了，很高兴地说：“二哥，三哥，这样早就来了！”

华满玉对罗生全说：“你看哥哥他们有没有名堂，挑了一大担东西来，又是鸭，又是猪肘子，又是咸鱼，又是蒜种，几乎把一个家都搬来了。”

“自己兄妹嘛，人来就为大了，还挑那么多东西来干什么？哥哥这样看得起我们，叫我们到不知该如何是好了。”罗生全一边说，一边打水洗脸。

华优记说：“你们遭到了这样大的难，我们兄弟应当表示一下心意。我们来迟了点，请妹夫理解，也原谅。”

罗生全洗完脸后，对华优记说：“我们不知前世造了什么孽，这样大的灾难就落到了我们头上，我总是想，我们夫妇从来没做过坏事，却得到这样的恶报，真是上天没长眼啊！有时我的脾气是急躁一点，可你们妹，全村人都异口同声夸她贤惠、心肠好，为什么也受这样的打击，这不是老天没长眼吗？也许是我们前世不修吧，真叫人迷惑，不知怎么办啊！”

华优记说：“这不是前世修不修的问题，这种病人家说是日本人派飞机从天上洒下来的一种细菌，不光我们这里有，连州、桂阳那边也有。”

“日本人为什么要这样做？”罗生全气愤地说。

“我好像前次跟你们说过，日本人现在感到这场战争打不赢了，中国人多，为了减少中国人口好来统治我们，所以想了这样一个恶毒的鬼主意。”华优志回答道。

“这些日本鬼子真该雷打火烧，千刀万剐！有本事就搞硬的，为什么要想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来，专门杀害小孩子呢？”罗生全越讲越气。

华优志接着说：“日本人做到了这种地步，也说明他们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了，他们迟早要完蛋。我听从前线回来的人说，现在不光是中国抗日，这是一场世界大战，是日本、德国、意大利跟中国、美国、法国和俄国打。发动这次大战的是德意日三国，打仗最厉害的是德国，不过德国也遇到了麻烦，被俄国，有人又说是苏联打败了。因此，日本人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他们绝望了，所以做出这样的事来。这种细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听说在一种叫什么镜底下就能看见。我们中国的飞机

很少，日本人有飞机，他们除了丢炸弹外，还丢细菌，所以到处出现一些怪病，我的中药对它是毫无办法的。”

罗生全听了三哥的话将信将疑，他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从小就生活在偏僻的农村，只有遇到赶集才上市场去走一趟，多半是把家里挑去土产卖，然后买点食盐之类的东西回来，总是早去晚归，很少与人交谈，只有替人家挑脚或冬闲时做点买卖才会到连州、坪石这样的地方去，对外面的事了解得很少，抗日战争的动态不是蒋介石的报纸给带去的，而是由日本的飞机和大炮。当他听了三哥讲的话后，他是愿意相信的，因为三哥是一个有一说一的人，绝不会骗他。然而三哥也是一个农民，虽然比他多认得一些字，比他有学问，但他那些话也多半是前线回来的伤兵和逃兵的道听途说或者走南闯北生意人的见闻，谁也无法确定他们讲的话是不是事实。所以罗生全虽然听得很有兴趣，却不敢贸然相信。

更叫他为难的是，他也不知道美国、俄国在什么地方，他看过地图，但不知哪边是东是西，是南是北。他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们这些是可怜的人，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知道，天南地北分不清。你讲的那些话我是很爱听的，可是我搞不清美国人是什么样子，有人说是黄头发，蓝眼睛，钩鼻子，听说世界上还有黑人呢。唉，这个世界很大很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太平。”

华优记说：“我们这朝人不知道造了什么孽，总是在兵荒马乱中受苦。清朝倒了以后，又是北伐战争，又是打红军，又是打日本，战争连年不断，日本鬼子虽然还没到我们这里来，可是土匪到处捣乱，强盗很多，老百姓的日子没有一天安宁，贪官污吏更是多如牛毛，他们只知道收粮收税，抓兵派工，搞得我们呜呼哀哉，灾难不断。看样子不打倒日本，是没法过太平日子了。”

华优志说：“太平不太平，老百姓是没办法的，也可能物极必反，乱到极点了就会太平了，因为老百姓要太平呀！太平世界对老百姓有好处，只有那些混世魔王才希望浑水摸鱼，发国难财。”

华优记说：“自古以来，有乱就有治，从来就没有永远太平的时代，也没有总是大乱不止的时代。到了一定时候，总会有真命主来收拾局面的。”

罗生全笑着说：“我们也不过是咸吃萝卜淡操心，空口讲白话而已。其实像世界大战这样的事，与我们这些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只有军队才能决定胜负。”

罗生全看见华优记又黑又瘦，心里有些担心，但又不好讲出口。他看了一下门外暗下来的天空，然后淡淡地说：“二哥，你怎么变得这样又黑又瘦，是不是劳累过度了？二哥，钱这东西没有它不行，为了赚钱，拼命也不行啊！我们都是有老有少的人，万一把身体搞垮了，那就会一害自己，二害儿女呀！”

华优记点点头说：“妹郎，这道理我也懂。上个月我从连州到桂阳，往返五次，辛苦了。特别是最后一次，我挑重了，前几次我都是挑一百斤，那一次到半路上有一个突然肚子痛，挑不动了，他把盐卖了四斤，然后剩下的按连州的价值卖给我们，我们三个人中，其他两个人各买了十斤，他们硬要我买二十斤，他们都说我越挑走路越有劲，走路一阵风，我也觉得加十斤我就加十斤吧，哪晓得加的虽然只有二十斤，但是走到后来越挑越重，真把我整苦了。当到桂阳城时，我放下担子，马上在竹椅上躺下，感到累死了。反正下次我再也不上这样的当了，有人说这哪是什么上当，我一加就是二十斤，这种便宜是贪不得的，挑长脚的事，弄不好是要命的。”

华满玉已经煮好了菜，听到二哥这样说，也插话道：“二哥，以后你不要那样拼命挣钱了，保养身体要紧，没有好的身体，那就该死了。”

华优志说：“我也是看到二哥又黑又瘦，就劝他休息先十天、半个月。所以我就叫着他到你这里来，好好休息几天再说。”

罗生全说：“这是一个好主意，兄弟姐妹成家立业后很少能在一起，来往都只是打一个转就走。现在马上割中稻了，烈日割禾，黑死公婆，这是很苦的事。在这段时间里休息一下，养好身体是很重要的。到我这里住几天再走，饭有的吃，小菜也不成问题，不过买猪难一点，豆腐是每天都有人挑来卖的。”

华优记说：“我们做农夫的一天三餐有饭吃就了不起了，实际上多吃点小菜对身体还有好处，这么大热天肉吃多了不见得有益处。我可能是生得贱，上个月挑盐，我很少买肉吃，有一次我吃到老猪婆肉，咬还咬不动。还有一次我买了个粉蒸肉吃，一吃才知道是病猪肉。这两次后，我就有经验了，多吃点豆腐，这总没错。”

罗生全笑着说：“怪不得又瘦又黑了，三伏天挑长担，吃得节省，这可不行啊！”

华满玉说：“你挑盐每次能赚多少钱啊？如果又赚不了钱干脆别去了。”

华优志说：“三伏天，一般人不敢去挑长脚，所以比平时赚的钱多。二哥每次贩盐又挑得重，大概可以赚六七块吧。”

华满玉说：“赚不得那么多吧？”

华优记淡淡地笑着说：“五六块能赚得，这样苦的差事没有这个价，没人愿意去吃这个苦的。”

华满玉高兴地说：“那二哥不发财了，上个月起码赚到三四十块了。”

华优记说：“照算是有，实际大打折扣，有时会到几个朋友，晚上出去吃点心啦，回家又得给小孩子买点东西啦，真正到家的钱每次最多五块到六块银元。不过这也不错，等于每五六天就可以买三担谷子，我们全家可以吃一个多月了。今年天旱，土里收入减少，不找这个门路，明年我就难搞了。”

罗生全笑着说：“二哥真会打算，下次也带我去挑盐算了。”

华满玉笑着说：“你快别有这个打算，平时割禾、挑担谷回来都喘气，还能去挑长担呢？”

华优志说：“挑担子这个事，山下的人比山上的人差，我们山上的人出出进进都是靠肩挑，久而久之挑担的本事就练出来了。妹夫，你也别做那个打算，你把这些田耕作好就行了。我们山里土多田少，天一旱，就什么都没有了，连红薯藤都不长。田里只要有水，收成就好。”

华优记说：“你快别说挑盐的事了，那是不得已的事。在家里时，太阳大，我可以在树底下休息一会儿，挑盐时却不敢这样。本来挑长担就是早出晚归，太阳当中时应该休息一会儿，可是这世界不太平，土匪多如牛毛，一到天黑，你身上带着盐本钱，就万事不敢走，三五人在一起也没有用，现在的土匪都有手段，他把枪对

着你的胸口，你身上的钱就得被抢光。我这次还好没有遇到这种事，可每个月从连州到桂阳的这条路上总要发生土匪抢钱的事。”

华优志说：“县大队、乡公所的那公丁干什么去了？”

华优记答：“那些东西只晓得欺负老百姓，听人家说那些土匪的有些枪还是县大队送给他们的，他们坐地分赃，自古官匪一家，我们说国民党一定会倒台，就是这些东西搞倒的。”

华优志说：“官匪一家这也是自古有之，你看瓦岗寨那些人，他们也是土匪，可后来又都成了唐代的功臣，都封王封侯了。因此，成功了就称王，失败了就成了强盗，所以当官的也都是土匪。就拿我那里的保长来说吧，他是比土匪还坏的东西，土匪抢人家的东西还有次数，他是随时都在剥削农民。你看《西游记》吧，那些法力很大的妖怪多半同天上的神仙有关系，猪八戒也做过妖怪，他曾经是玉皇大帝的元帅，沙和尚是玉帝的大将，也吃过不少人，那里面是妖仙是一家。天上是这样，人间也是这样，官匪是一家，最坏的强盗一定有一个当官的亲戚做后台，没有后台的强盗是死强盗，他们很难治，难就难在有后台的强盗。像《西游记》里的善财童子你就奈何他不得，因为他有观音老母做后台，所以法力就大多了。”

华优记说：“天上和地下一样，都是天昏地乱，神妖一家。”

华优志说：“是这样的，当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地下就是王莽篡位。地下乱，天上也一定是乱的。”

华满玉说：“照你们这样说，奉神也不用奉了，神仙也可能有贪心的神仙，不一直都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

罗生全说：“这个神仙，我是不那样相信的，你看那些天天上香拜佛的人，有几个得好报的，倒是那些坏事做尽的人长命富贵。那乡长、保长有几个好人，他们还不是人兴财旺，他们有什么恶报？”

华满玉笑着说：“倒也是，这个世界上坏人命还长一些，老实人总是吃亏。”

这时候芳梅放牛回来了，一进门就大声地叫着：“二大舅，三大舅，你们来得早呀！哎呀，饿了，我要吃饭了。”

“快洗脸，我们等了蛮久了。”华满玉对女儿说。

“等什么呀？你们先吃呀，等我干什么？”芳梅笑着说。

“你舅舅说没有做事的人不能不等做事的人吃。”华满玉笑着说。

“我们是小孩子，你们是大人，大人怎么要等我们呀！”

华优志笑着说：“我们的芳梅长大了，懂事了。”

华满玉说：“她呀，不该是个女孩子，要是个男孩子的话，也是不管的人，古怪得很呢。”

“妈妈，你这就不公平了。我天天放牛，还做那么多事，我又古怪到哪里去了？”芳梅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三十九

这天晚上，上弦的明月挂在陡峭的山前，在流云中时隐时现。因为午后下了一场一个多月来不曾有的大雨，暑气全消，山上飞奔而下的溪水这时也特别欢快，发出琴弦般的响声。华优志同许多人一道坐在晒谷坪中央一边乘凉，一边海阔天空地闲谈。因为久旱未下雨，今天下了一场久盼的及时雨，谈论自然是高兴的。然而也有遗憾，有人说这场雨要是早半个月下下来，就能救好多的农民了；有人马上有驳斥说有下总比没有下好，人要知足啊；还有人说这雨下得迟，夏红薯是耽误了，秋红薯还可以；也有人遗憾地说雨是下了，花生和玉米收成已经没有了。

华优志说：“田多的地方影响不大，我们山区就苦了，山区都是旱土，没有水灌，干了一个多月，收成都没有了，我们山里人是完全靠天吃饭呀！”

“山上主要是旱土太多，你们那里是不是可以多挑些塘，改旱土为水田呀？”一位年老的邻居问道。

“老人家！”华优志回答道，“你讲的我们也考虑过，可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没有钱，我们山上都是小村庄，穷人多，有钱的人太少，要挖一口大一点的塘，光靠一家一户的劳动力去挖是办不到的，势必要请人来挖，没有大笔的资金不行；还有一个就是水塘挖好后谁受益的问题，山冲上的土变成塘，山冲下的土就变成田，如果冲上冲下是一家的土好办，问题就在于山上山下的土属于不同的人家，我的土挖成塘，专门给你去灌溉，那我岂不吃亏了？正因为这样，谁也干不成，只好世代受苦。”

“大家一起来合计一下订个条约，把塘和田给规划一下，不就解决问题了吗？”邻居那位老人认真地说。

华优记笑着说：“大家都像你老人家讲的那样，事情就好办了，问题是大家都不愿让步，心怕好了人家亏了自己，最后就是一事无成，大家受苦。”

华优志认真地说：“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是无法解决的，将来能不能解决也只有天知道。不过我总认为将来的人变聪明了，不那么自私了，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

罗生全笑着说：“人不可能不自私，只要有一个自私，不肯为大家着想，山区改土为田的事就没办法。”

华优志说：“这也不一定，世界上的事都是会变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大家想到一起去了，事情就好办了。”

罗生全笑着说：“三哥，一人一条心，一家人有三个儿子，分伙以后，想法就不同了。要把全村的人联合起来办一件大事，那比登天还难呀！”

华优志说：“我认为事在人为，任何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古代长城都造得起，难道山区土改田就不行吗？问题在于政府肯不肯出面干这个事，只要政府一出面，这事会很好办的。”

华优记说：“现在的政府，那些乡、保长会操这个心？他们只对抓丁、催粮感兴趣，至于老百姓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他们是不会考虑的，他们考虑的是怎样压迫农民。这些家伙你就不能指望他们会做出像样的事来。”

华优志对大家说：“这场雨下得好，不然今天晚上就不会这样凉爽。再不下雨的话，好多地方连吃水都有问题了。你们这里对水无所谓，我们山区就不同了，天不下雨，不仅土里作物受旱，有的地方山泉还会枯竭，连水都没有的喝了。”

黄桂香笑着对华优志说：“你们今天来得好，一下雨就凉快了，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乘凉时还热得要命，哪有这样舒服。你们那里今年干得不很厉害吧？”

华优志说：“哪里，今年干得很苦呢！自从五月中旬下了一场透雨，之后一直没有下雨。干了两个多月，山岗上的田，刚抽穗就没有水了，地里的苞谷也干得灌浆不起，南瓜都干得倒了苗，很多人家连小菜都吃不上了，晚红薯也插不下，明年就不得了啦！”

黄桂香是华满玉的邻居，更是好友，平时总是互相关心，她把华满玉的兄弟也当作兄弟看。今天天气凉爽，在晒谷坪上乘凉她也来了，所以关切地问起华优志来。

黄桂香听了华优志的回答，沉思了一会儿，赞同地说：“你这个讲法很对。你

们那山里人难过，我们这里还不是同样的。我们这里田是多一些，天旱田里有水灌，不怕没有收，可我们这些人光靠田里也不行呀！实际上，虽然我们在耕田，田大部分是财主的，禾刚割下，有一半是财主收去了。田租一般都是对半分，一个农夫耕作十亩田，已经够累了，一亩田交租后，归自己的最多是两担吧，十亩田也不够二十担，像人口多的人家，一个月光吃就要一担半谷，十二个月就要十八担。年成好，土里的杂粮多会好很多，没有杂粮，两担谷也不够呀！你别看我们这里田多，没有杂粮还是不行的。我不像你妹妹满玉，田是自己家的，不要交租，我家呀实际上只有三亩是自己的，还租了人家五亩田种，自己那三亩田是小水田，今年就因为天旱受了点害，刚齐穗壮谷时水脚就断了，最多只有八成收入了。平时我这三亩田年年要割十二三担谷，今年能割十担就谢天谢地了。我这里差不多减少了两个月的粮食，欠得两个月的粮食，那就不得了啦。现在下雨了，我们还要在田里多种点红薯、马铃薯和胡萝卜，不然明年还会欠呢。”

华优志说：“我还认为你们会比我们好一些，看来也是各有各的难处呀！”

“是呀，穷人嘛，到哪里住都是穷人，发财的人住在山里也发财呀。我们这里有好多田都是山上的财主的，我家种的那五亩田就是山上财主的，我每年要交十担谷给他们，八月十五和过年还要给他们送礼呢。”

华优志非常感慨地说：“死农夫，到哪里都苦呀！人在田洞里，租人家的田种，也为难呀！除了把租谷交给财主外，还要给他们送节拜年，这也很花钱的。”

“是的，花钱很多呢！”黄桂香叹气道，“本来嘛，送礼应当是有来有往的人情，俗话不是叫‘礼尚往来’吗？我们对财主送礼也同交租一样，只有我们每年按时交东西给他们，他们是从不回礼的。每年中秋我们都要给财主送鹅、送鸭和鱼，过年时，总要给他砍个八九斤的猪肘子去，还要送糯米或冬粉糍粑，这对财主说是小意思，对我们却是一大负担。可为种他们的田，我们只好自己不吃，也要给他们送礼啊！”

华优志笑着说：“送礼，实际上是交租钱，如果不种他的田，你大概不会再去了吧？”

黄桂香笑着说：“亲戚呀，这样的‘朋友’我们这些农夫交得起吗，他会把我当朋友看吗？我们也是因为想来年种他家的田才这样干的呀，就像你说的，是在交租钱呢。我们打算不种他家的田了，也就不会逢年过节去讨好他们了。”

华优志说：“我们那里是土多田少，我们那些土都干得很，财主是不买的，所以我们从不种财主的田土。虽然种旱土是苦一点，却用不着受财主的气，像你这样为了种田去送礼的事我们都没有干过。”

黄桂香说：“我们这里虽田多，但几时田是农民自己的？凡是好一点、大一点的田，大部分是财主的。就像你妹妹家这样，她家虽然种的是自己的田，也干不死，但不是我们这里最好的田，最好的田几乎全都是财主老爷的。如果有土耕种，我们倒想种自己的旱土，也不种他们的好田呢！谁还不想这样打算，你想我一年累到死，一大半要交给财主，自己才得一小半。你们那里种旱土，但收入全归自己，逢到雨水好的年成比种财主的田划得来呢。”

华优志说：“我们种旱土是靠天吃饭，你种人家的水田是靠老板吃饭，都由不得自己做主啊！我们那里是受天的气，你们种财主的田是受财主的气。总而言之，就是自己做不了主。它要你怎样，你就得怎样，没有别的办法呀！这个世界呀，对穷人，对农民就是不公平。”

黄桂香笑着说：“公平，公平怕只有天上才有。我们累死累活还吃不饱穿不暖，人家双手不沾阳春水，穿的还是绫罗绸缎，吃的猪牛鸡鸭，这能叫公平？这叫公开不平！”

华优志听完大笑起来，说：“你还真会讲话。是呀，这是公开的不平等，暗中的平等还更多呢！”

黄桂香觉得华优志谈话有趣，就大发感慨地说：“你真会讲，你家里的人都很聪明，我在这个村子就同你满玉讲得来。你妹妹呀平时很少讲话，一讲起来也像你一样很有分量，入情入理，有时一句话让人想半天，等一想出它的味道来，就叫人大笑起来。她呀本来是很好的，家里有田有土，年年有余钱剩米，你妹夫又忠厚勤劳，我平时就很羡慕她八字好，可是今年两个女儿去了，真叫人难过。我总是想，

老天爷不公平，为什么总是亏好人呀！满玉人聪明能干，心肠又好，偏生了三个都是女儿，现在又一下就去了两个可爱的女儿，这公平吗？”

华优志叹了口气，说：“现在是好人得不到好报，坏人得不到恶报，结果是做好事的人越来越少，坏人倒一天天多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太平！”

黄桂香点点头说：“正是，正是，我们村今年倒运，一个多月就死了十几个小孩，得的都是什么狗蚤病，都是头痛发高烧，烧不了几天就没有了，叫人提心吊胆，我的小孩刚好在外婆家，我叫他们千万别回来，才免了这场大灾难。虽然我自己家里的儿女没事，但看到人家的儿女一下就没了，心里也难过呀。”

华优志伤感地说：“我两个外甥女去了，我们也伤心得饭吃不香、睡不安啊！谁知道这样的事情又会落到哪个人的头上呢！听人家说现在中国各种各样的怪病很多，这是日本人捣的鬼，是他们派飞机把病毒洒在中国的大地上，所以到处不得安宁。”

“这些日本鬼子应当千刀万剐，占了中国那么多土地，还要想出那样恶毒的办法来害人家的小孩，这不是伤天害理吗？”黄桂香越讲越气愤，不停地说，“真是应该千刀万剐，千刀万剐！”

下过雨后，天气凉爽起来了，禾坪上的许多人都回去睡了，因为每个人都计划着明天必须早些起床，抓紧时间把秋收秋种搞好。黄桂香也觉得自己明天要做的事很多，就起身说：“下雨了，好睡觉，明天的事多着呢，你们也早点休息吧。明天不走的话到我家里来坐，明晚到我家里吃顿饭，我已经同你妹妹讲过了。”

华优志说：“你的心意我们领了，吃晚饭就不打扰了。”

“什么打扰？我们家里虽然穷，不过吃顿小菜饭罢了，饭嘛，总是要吃的。今年又割禾了，吃饭是没有问题的，你们不要客气了。”黄桂香诚恳地坚持着她的邀请。

华优志说：“不用那么客气，我们明天吃了早饭就要回家去了。”

“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宿再走。家里的事，你要做的话，永远也做不完的。”

华优志听了黄桂香诚恳的劝说，站起来对她的诚意再次表示感谢，进一步向她解释道：“我们来的时候本来准备多住几天的，因为我妹妹遇到了那么大的不幸，我们兄妹团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她心里会好过些。不料今天下了大雨，家里也该种萝卜、白菜了，冬蒜和冬马铃薯也要下种了，等把事情搞完后，我们还可以再来嘛！”

黄桂香不以为然地说：“来，当然可以再来。不过你们都是当家为人的人，动一次身也不容易。你想，家里每天都有事，真正农闲了又想下连州、去郴州做点生意。大家都那样苦，谁不想赚点钱过日子呢？因此，我认为你们来一次也不容易，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再走。”

第二天，华优志同华优记吃过晚饭后就准备回家。因为昨天下了一场透雨，家里的秋种必须抓紧时机才行。华满玉苦留，到后来几乎要生气了，外甥女罗芳梅更是拉着舅舅的手，央求两个舅舅留下。最后他们还是被留了下来，当他们决定留下来再陪妹妹一天时，大家都兴高采烈。

罗芳梅对华优志说：“三舅，你为什么不带俊龙弟弟来呀？”

华优志解释说：“我们这次没有打算带小孩来，还有俊龙也有事呀！”

“他有什么事呀？”

“噢，他可不比你，男孩子就是男孩子，不学会做事还行？他今年没有读书，早上去放牛，这是一定要做好的，中午就跟着人家去砍些柴回来，下午还是放牛，晚上还要读书呢。而且他也不想来，他那年来你这里差点同罗万能的儿子打了起来，他怕他记仇，打起架来吃亏。”

罗芳梅笑着说：“罗万能的儿子叫罗方球，他那次想欺负俊龙来着，反而跌出鼻血来，我也在场。不过我认为俊龙是不会怕他的，俊龙比他聪明，办法又多，怕什么呀！我倒很想同表弟在一起，俊龙他讲道理，对人又和气，下次一定带他来呀！”

“芳梅，不如明天我们带你到舅舅家去，这样不就可以见到表弟他们了吗？”

“三舅！”芳梅小声地央求华优志说，“你同我妈妈讲吧，说是我想去舅舅家，不然她不会让我去的。”

“那好，我一定带你去。”华优志坦然地答应了。

这天，华优志兄弟没有走，上午没有到别的地方去玩，也不好直接安慰华满玉，他们心怕一不小心又引起华满玉的悲痛。

直到吃过中饭后，华优志对华满玉说：“妹妹，我想到石凉亭去打个转，看望岳父岳母。”

华满玉说：“行啊，你要早去早回。噢，你就这样空手去啊，要拿点东西才去吧。”

华优志说：“拿什么东西去，我又没带东西，去买也难买呀！”

“这样吧，你把那只鸭捉过去，这只鸭没伴很容易失掉，我那群鸭也都大了，多一个少一个没有什么关系。”

华优志摇摇头说：“我看不用了，我只捉了一只鸭来，你要我捉去，是给老人家好呢，还是给我外家哥哥好呢？我外家哥哥很大气，捉不捉鸭无所谓，我那外家嫂嫂就不好说了。”

华满玉说：“三哥，这样吧，你捉两只鸭去，我那群鸭也同你这只鸭差不多大了，两家一边捉一只鸭，不就没事了？”

华优志说：“算了吧，在家时我当着两个哥哥嫂嫂的面讲这只鸭是给你的，现在又把它给我岳母拿去，还从你这里再捉一只去，讲起来不好听呢！算了，我这里还有几块银元，不如一边给一个银元算了。”

华满玉说：“还是捉鸭去好，不久就过中秋了，你这次又花两块银元，虽说是自己的外家，钱还是很难赚的，两块银元差不多可以买一担谷了，可以买全家二十天左右的粮食了。”

华优志说：“自己的岳母嘛，有的话给多少都可以，一块银元又算什么，她给你嫂嫂的多着呢。”

华满玉见三哥不同意把鸭子送给亲家娘，停了一会儿，又严肃地说：“三哥，我这鸭子是自己养的，不是花钱买的，你捉去有什么问题啊？再说亲家娘那里我也应当去拜访一下的，那两短命鬼离开我时亲家娘也拿礼物来过，我一直没有去回礼，本来我是要去的，可这些时间我的心里还是非常难过，所以拖到今天还没去。中秋快到了，我原打算包点糍粑送过去，那时鸭子也长定了，送礼不想花钱去买，还不如捉只鸭子算了，你就代我捉只鸭子去，这总可以了吧？”

华优记见满玉这么说，业从旁说道：“老三，我看妹妹这样讲也有道理，你就捉两只鸭子去好了。钱，你比我是活一点，不过妈妈的安葬也很花钱。再则，俊龙这孩子很想读书，明年无论如何也该送他读书了，现在离开家里去读书，也是很花钱的。我们三兄弟有七八个侄子，真正能读出书来的看来只有俊龙这孩子，我们家世代都是跟牛屁股的，有这么一个好子弟还不送他去读书就太可惜了。我们这些人吃没有文化的亏还少吗？把这两块银元省下来给侄儿读书，又有什么不好呀？反正妹妹都同意了，你就听她的安排好了。”

华满玉马上去捉了两只鸭来交给了华优志，华优志笑着说：“真不好意思，本来是我捉一只鸭送你，现在倒好，反而从你这里捉了一只鸭走了。你亲家娘知道了一定会怪我的。”

华满玉笑着说：“怪什么，哪个还把这样一件事告诉她。我们是兄妹，虽然都成了家了，也不要分得那样清楚呀！刚才二哥讲得好，你有一个任务，要想方设法地让俊龙读出书来。当然，三个侄儿都读出书来就更好了，那样的话我们也威风啊！”

华优志说：“这个道理我也懂，现在国家那样乱，这个目的是很难达到的。不过即便再困难，还是应当叫俊龙再读几年书的，他现在认的字也比较多了。”

芳梅去菜园里摘了一篮子花瓜回来，华满玉马上用一个篮子装了半篮花瓜，然后对华优志说：“这个瓜也给亲家娘拿去，你爱拿的话把桌上那几个苦瓜也拿去，苦瓜炒鸭子还蛮好的。”

华优志说：“可以呀，那我就拿去了。”

华优志走出大门后，华满玉又追出来说：“三哥，还是到这边来吃晚饭，免得他们又劳神了。”

“我一定过来睡，吃不吃晚饭就不一定了。你还不知道亲家娘的为人？她大概要留我吃晚饭的，我也不能够把东西放下就走啊。”

“那就随你便了。二哥在这里，你过来吃晚饭，还是好些吧！”

华优志到了岳母家，把带的东西放下。

曹蕙芳笑着说：“这是搞什么名堂？没时没刻，拿什么东西，你是从哪里来的？”

“妈妈，是这样的，我们兄弟两个昨天到满玉那里，她今年吃了大亏，两个外甥女得狗蚤病没有了，当时谁也没去，现在那种病平息下去了，我们几兄弟商议决定来看她，安慰她一下。我们是昨天来的，今天本来想回去的，她苦留我们，我们不好伤她的心，就决定明天再走。吃过午饭后我说要来看望你一下，她就要我把这些东西拿来了。”

曹蕙芳严肃地说：“你们呀，都几十岁的人了，还那样不懂事，来就来嘛，还从她那里拿东西来干什么，我们生活再困难，也不要这样来关心嘛！”

华优志说：“妈，你可不要这样讲，我妹妹说你去看过她几次，她本来要来回礼的，因为心里很难过一直没有来，就叫我把东西拿来了。”

“优志我儿，你家里的人都很通情达理，你妹妹心肠也好，老天为什么偏偏亏这样的好人。不过呢，也不要太悲伤，凡人，凡人，本该就有‘烦’恼嘛。平心而论，茄子、苦瓜还开虚花，哪有生一个成长一个的理？有些人生十个八个孩子，真正能给父母送终的只有那么几个。你妈不也生了八个小孩吗，她老人家去世时就只有四个儿女了，她还算是福大的，好多人养了一堆的儿女，到头来还是年老无依，这样的人也不少呀。”

华优志静静地听着，没有反驳岳母的话。他坐了下来，把东西放在一旁。曹蕙芳把鸭子解散，关在一个竹笼里，又拿起苦瓜看了一下说：“我园里的苦瓜也有这么大了，我还打算过两天再去摘，满玉却把它送来了，大热天吃点苦瓜好呢。”

华优志站了起来，对岳母说：“这只鸭我给哥哥嫂嫂送去，昨天才下一场透雨，去迟了可能会不着人呢。”

曹蕙芳说：“吃过晚饭再给他们送去也不迟，你急什么？”

“妈，我还要到我妹妹那里去呢，她说要我回她那儿吃饭。”

“哎呀，这是什么话，自然要吃了晚饭才回去。不，应当在这里睡一宿才好。我还真有点事要同你商量呢。”

“妈，有什么事你就说吧，不一定要到晚上呀！”

“优志儿呀，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同你岳父已经商量过了，可总定不下来，你岳父现在又不在家，我就是同你商量也没有用，因为定不下来呀。”

华优志听了岳母的话知道没办法马上走脱了，只好坐下来吃晚饭。他请求先把鸭给哥哥嫂嫂送去，心怕去迟了他们已经出工做事了。

曹蕙芳同意了，说：“也好，你把鸭给那边送去，我也去挑担水来，把这鸭杀掉。”

华优志笑着说：“我的妈呀，鸭说杀就杀了，把它留着等别的客人来了再杀，或者过中秋杀吧。这两天我到我妹妹那里，不是鱼就是肉的，你杀起鸭，我吃不进，如果是为我杀这个鸭就不必了，我在这里吃饭，不用这样劳神的。”

“不杀就不杀，就煮几个咸鸭蛋，煎几个干鱼算了。可是我也要去挑点水回来，早点煮饭呢。”曹蕙芳马上起身去挑水。

“妈妈，这样吧，你把那只鸭送过去，我去挑水。”华优志站起来，马上拿起扁担套上水桶去挑水。

曹蕙芳笑着说：“我去挑吧，你不来还不是我天天自己挑水。现在我还挑得动，再过几年就有困难了。”

“妈妈，总没有你去挑水我在这里坐得安的道理吧，我在你身边的时候，挑担水又有什么？”

华优志很快就从井边扛了担水回来，然后把水缸洗了。总共担了四担水，到第四担时，水缸再也装不下了，他只好把水存放在木桶里，有一个木桶漏水，他就把那只桶放在一个脚盆里。

曹蕙芳笑着说：“水我们一天有两担就够用了，少担一点就行了。”

华优志说：“等晚上每个人洗一下澡，水桶就空出来了。妈，哥哥他们在家吗？”

“你嫂嫂在，你哥哥锄土去了，打算种点萝卜了。”

华优志说：“妈，你这还有铁锄吗？我给哥哥去锄锄土。”

曹蕙芳说：“锄是有，不过你用不着去锄，他那块土不是很大，他一下午就锄完了。”

“我去锄几锄也行，反正土不大，两个人锄一阵就完了，早点收工不更好吗？”

曹蕙芳没有再劝阻，华优志背上铁锄就给外家哥锄土去了。

等华优志收工回来，太阳已经平岭了。曹蕙芳把鸭子送去后又叫媳妇不要煮饭，要他们全部到家里一起陪华优志吃顿晚餐。

媳妇华毛德笑着说：“这样吧，到我这边吃，不能要妹夫给我做事，又回家吃你的呀！”

曹蕙芳笑着说：“什么我的你的，我的一切都是你们的。我只有一儿一女，你妹已经出嫁多年，生活还过得去，不用我们操心，我的钱粮还能带到哪儿去？”

华毛德听了以后，不再作声，脸一沉，说：“妈，我们分开立家也不是我们的主意，是你们老人家怕我们后生懒，才想出教儿不如分伙的主意来。你要我们去吃我们就去，总可以了吧？”

曹蕙芳没有再说什么，她如果再说什么，这个能说会道的媳妇可不好惹，自己老了，再不能有大的作为了，而且自己吃苦和节约还不是为了他们，既然这样还说什么呢，那自然是少说为佳了。

华毛德见家娘不高兴，便笑着说：“妈，你那边有什么事要我做吗？”

曹蕙芳答道：“不用了，你妹夫已经挑了几担水，小菜也有，就是煮一下了。不过我们老人家炒的菜不合你们年轻人的口味，你过来炒一下菜，可以吗？”

“妈，炒菜呀还是要你的宝贝儿子来吧，他比我拿手，来客的时候总是他动手，我只有洗菜切菜，当助手的份。”

曹蕙芳笑了笑，说：“其实你妹夫更会炒菜呢，他正在锄土，总不能等他们回来再煮菜吧。”

“妈，你那边有什么好菜？没有别的菜，何不把这个鸭子杀了？”

“我那边也捉了一只来，我本想杀掉算了，优志说他是捉来让我们过中秋的，要我随便炒点小菜算了。”

“妈，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优志要你随便点那是他客气，你倒真信了。我说呀，还是把这只鸭提过去，一只生疏的鸭子没有伴，是很难养的。”

曹蕙芳说：“这是他给你们的，我那边也有一只，我们两个老人家吃得多少？鸭子等到中秋再杀也可以，过两天就熟了，有什么难养的？”

曹蕙芳回到家里，首先打起水把桌椅、桌椅洗涤一净，然后将餐具用热水烫过。半下午刚过，她就开始洗切晚餐的菜，在太阳下山前早已准备好了全家人的晚餐。

吃过晚饭，儿子和媳妇都回去了，孙女罗银菊帮着祖母收拾碗碟。

洗过脸后，他们躺在竹椅上喝茶，显得安然自在。

华优志对岳母说：“银菊今年有十二岁了吧？”

“不，她已经十三岁了，倒像大姑娘了。可总有一点病，吃得很少，人瘦瘦的，还咳嗽，不知道是个什么要紧的病。”

“妈，为什么不带着她去看一下？断定是什么病也好医呀，小姑娘得病会坏大事的。女儿嘛，家里总是养不了老呀！”华优志担心地说。

华优志又转过头来问：“银菊，你说说看，你到底觉得哪里不舒服？”

罗银菊想了一会儿，慢慢地说：“我这病呀说起来好像又没有什么病，就是吃饭不甜，总不想吃饭，天气凉一下就感冒，经常咳嗽。做重一点的事就喘个不停，一身没有力气，挑担水那么一点路都要放下来休息几次。我妈总说我是穷人生得个富贵命，将来做得和尚念不得经，我有什么办法呢？近来好一些了，我这病呀就是热天好一些，冬天就不行了。”

华优志说：“你应当去大医院检查一下，看是不是痼病。如果是那种病，一定要下决心治。不过呢，这很难，到县城还不一定能检查出来，那些中医把脉是不能确定的，硬要到那样的大医院才能透视出来。我看可以去检查一下。”

“姑爷，柳州离我们有多远呀？”罗银菊恳切地问道。

“从我那里出发，大约有一百五十里路，大人要走一天半到两天，你这个样子起码要走四天才行。”

“姑爷，那我恐怕就走不去了，我到你那里才十多里路都走得很吃力。我总想我姑姑，可今年我就没有去，走得很累呀！”

优志听后，沉默好一会儿，叹了口气，说：“要到柳州去，看来你只好坐轿了。”

曹蕙芳说：“如果有一天真的能把我银菊的病治好，坐轿就坐轿吧。大概要花蛮多钱吧？”

华优志说：“那当然，请两个人抬轿走长路，没有一个银元一天怕不会有人抬，加上吃饭和住宿的钱，每个人每天一块多银元。检查费和药费，大约要两三块银元。”

曹蕙芳听了以后脸都青了，这不是要命吗？光去检查一下就要几十块银元。

罗银菊听后，也摇摇头说：“哪个家里治得起呀！”

华优志说：“银菊，你不要讲蠢话，不把你的病治好，钱还有什么用。”

曹蕙芳说：“去郴州检查肯定很花钱的，如果检查得出，治得好，那我就把田卖掉也要干，怕就怕检查不出来，白走一场，那就惨了。”

华优志说：“据人家说现在有一种仪器，你穿着红衣服到那前面一站，你身体内的五脏六腑就看得清清楚楚了。它能断定你是什么病，并且在什么地方。”

“那可能是讲鬼话吧，哪有这样的事，那岂不是神仙的法宝了！”岳父罗基名听了以后，觉得那种仪器太奇妙，从旁插话道。

华优志解释说：“听他们说那东西叫爱克斯光机，灵得很呢。”

罗基名说：“你还不是听人家说，又没有看见过。现在这个世界，三里路讲妖怪的事多得很，哪有人皮肤和骨头能看得透的道理，那还不是讲鬼话。”

华优志坚持说：“这也不一定做不到。你想，过去有飞机吗？听说飞机是铁做的，它都能飞到天上去，还有那轮船，我是看过、坐过的，它本是铁做的，也在水上浮得起。按我们的想法，铁怎么会浮得起呢？可是它真的飞起来、浮起来了。我们没有看见的东西，不一定就没有。”

罗银菊听了姑爷的话，笑着说：“这个世界古怪得东西真多，要是能到郴州去看一看，一定挺有趣的。”

华优志对银菊说：“这样吧，到冬天没有事的时候，我和你爸爸把你抬起来，两天就到了，只要不请别人来抬轿，钱不会花太多的。”

曹蕙芳说：“那只好看情况，现在不过是空口讲了。”

罗基名说：“如果真能查得出，治得好，我看是要去的，怕就怕是一道听途说的鬼话，那就丢人了。优志，你能不能先去郴州医院里看一下，了解一下真实情况后再做决定也不迟。”

华优志满口答应：“这好办，下次我挑盐去郴州我就去医院看一下，打听清楚，然后向你讲清情况。我想银菊也要多多关心自己，秋天就要到了，早晚注意加点衣服，不要受凉，吃东西也注意点，生鸡鲤鱼也要防着点。”

曹蕙芳转过头对孙女说：“银菊，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姑丈对你这样关心，你自己也要关心。你要知道，我们家里就你一个人，生活不会太困难，只要能把你的病治好，一切都好办，身体不好将来就会做得和尚念不得经，问题就大了。你回去把你姑丈的话也告诉你爸妈一下，要他们有点准备。晚饭吃过了，你就回去吧，我还有点事要同姑丈商量一下。”

罗银菊慢悠悠地站起来，对华优志说：“姑爷，我治病的事就麻烦你了，我只要治好咳嗽就好办了。”她站起来，又深情看了看祖母慈祥的脸就出去了。

孙女走后，曹蕙芳把凳子挪动一下并到女婿的左边，过了好一会儿还不说话。华优志见岳母欲说还止的表情，知道岳母今天一定有事要讲，却又很难说出口。于是志首先开口：“妈，你有什么事呀，这里又没有外人，你就说出来吧。”

曹蕙芳抬头看了眼丈夫，然后说：“你先说一下”

罗基名对华优志：“优志，我们两个有件事想要你出点主意，我们都老了，你哥哥也是四十多的人了，现在只有一个孙女银菊，她又是半条性命，将来能不能长大成人还很难说。我们真是命苦啊，将来我们这门能不能打开，成了大问题。你嫂嫂四十多了，看来再也不会给我养个孙儿了，难道你和秀英就愿意看到我们这条门打不开吗？我们想了很久，但又总不敢向人家说，你岳母为这晚上不知流了多少泪，为了传宗接代，我们想帮你外家哥哥当讨个小老婆来，你也知道你哥哥是个软糍粑，做不了主的，你嫂嫂又很恶，能说会道，我们三个人都讲不过她。还有，你哥哥实

际上是你嫂嫂的长工，家里的钱都在她手里，她无论如何不会允许你哥哥讨小老婆的。所以只有我们出面，这件事才办得成。但我们出面讲，你嫂嫂一定会跟我们拼命，你说这事怎么办？”

华优志没有立即回答，他也为难啊！说外哥不该讨小老婆吧，那就等于断绝岳父的后代；说应该吧，嫂嫂一定会大兴问罪之师。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曹蕙芳叹了口气，说：“优志，你说说呀，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

华优志看着两位老人期待的目光，说：“两位老人今天讲的这个问题叫我很为难，却又不能不说。我看是这样的，谁不希望自己有儿有孙呀，心里焦急是正常的。古人说，有儿穷不久，无儿富不长。后代没有人传宗接代那是很造孽的事。古人还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后代，不仅你们和哥哥受的苦难都白费了，也对不起历代的祖宗啊，这是不行的。因此，一定要有孙儿，这是肯定的，哥哥讨个小老婆也是有道理的，自古以来，大家就是这样做的，我看嫂嫂也没办法反对，她总不能看哥哥这房人断了香火吧。我认为哥哥应当找个老婆。”

华优志站起来，在房中走了几步，转过身来又回到原地方坐下，等待岳父岳母的回答。

罗基名觉得女婿讲的与他们两个老人的想法是一样的，便高兴地说：“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同你哥哥嫂嫂开这个口。”

华优志说：“这样吧，我先同哥哥讲一下，他同意了再去同嫂嫂讲清道理。估计嫂嫂是不会同意的，可这是关系这房人千秋万代的大事，这是她没办法反对的。”

曹蕙芳点点头说：“这样好一点。”

华优志接着说：“问题是如果哥哥怕嫂嫂大吵大闹也反对，怎么办？”

罗基名说：“你哥哥是一个没主见的人，又很怕老婆，他大概不会马上同意。不过，我们劝说一番后他会同意的。”

华优志说：“当哥哥同意后，也还是不要马上同嫂嫂亮出此事，你们可以托人先找到对象，等谈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再跟嫂嫂商量。到那时她同意也好，不同意也要办，叫将来的嫂嫂先同你们一起吃饭，你们反正房子多，只给她安排一个卧房就行了，让他们分开住，可以减少很多麻烦。”

曹蕙芳说：“这个办法好。”

罗基名说：“好是好，恐怕办起来就难了。就算给儿子讨了小老婆，也难哪！”

华优志笑着说：“为了给老人家留条根，只有这样一个办法了。讨的小老婆一般是三十多岁的寡妇，必然会带儿带女来，如果三十岁还没有生过儿女，讨来也没用。所以一下就要增加几个人的吃饭问题，不过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很大，你们有七八亩地，种得好，吃饭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讨的时候还要花一些钱。不过半路亲，花的钱不会很多。”

罗基名说：“主要问题不是这个，人家进门后，如果你嫂嫂天天来闹，人家会安心吗？再别说我们都老了，讨来的小老婆如果也像华毛德这样恶，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曹蕙芳说：“照你这样说，那怎么办？我们就不要孙儿了？”

华优志说：“妈，岳父的意思不是不讨小嫂嫂，而是说讨来以后应该怎样安排会好一点。你就让他把话讲完嘛，先多方面考虑一下没有坏处，你就别和岳父赌气了。”

罗基名叹了口气，说：“怪只怪我们家门不幸，媳妇生下这个孙女后就再也没有生育了。如果能像秀英那样接连生几个儿子，就用不着考虑这样的问题了。”

“你这不是多余的话吗？只要有一个孙儿我们还会提起这件事来？”曹蕙芳认为丈夫啰唆的话，对他表现出不满。

华优志说：“你们也别赌气，我们只是商量一下罢了，具体怎么办，还要看情况再说。也许情况不一定那么复杂，到时我们再商量吧。你们最好找哥哥谈谈，也

有意无意地向嫂嫂提出这个问题。”

曹蕙芳说：“你哥哥那儿我自然会同他讲，你嫂嫂那里就只好讲了，是不是请你同她通下气？”

华优志摇摇头说：“妈妈吩咐的事按理我是要照办的，不过这件事实在太为难，我会委婉地向她讲的，她大概不会乐意。”

“我看也没关系，她自己生不出，又不准讨小老婆，我罗氏门中不就后继无人了吗？她如果是贤惠的，应该由她主动提出才对，不是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

华优志说：“不指望她有这么贤惠，我们把问题提出来后，她不拼命捣乱就谢天谢地了。”

曹蕙芳起身把灯点上，然后对女婿说：“其实对我们老人家来说有没有孙子关系并不大，可世界上大家都是这样搞，当我们去世的时候没有看到儿孙在眼前，我们怎么去向祖宗交代啊！”

华优志笑着说：“人死如灯灭，按佛教的讲法是万事皆空。俗话说，人生一世，草木一春，人和花草树木差不多，还不是一死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至于到底有没有灵魂，谁也没见过，谁也讲不清，不过人云亦云而已。”

罗基名说：“死了以后怎么样，谁也管不着，最要紧的是活着的时候不要忍饥挨饿。我们今天操这个心是为了什么呢？实际上最主要是怕你哥哥嫂嫂年老了没有人来关照，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人老了，总得有人来照顾嘛。”

华优志笑着说：“你们也不要心里太难过，好多事情都是讲不清的，命里有时终须有，也可能明年就给你们生个胖孙子出来也不一定。”

曹蕙芳也笑着说：“你啊，不过是安慰我罢了。去洗澡吧，今天就别回去了，路上要从树底下经过，怕踩着蛇。”

四十

第二天，华优志兄弟从妹夫家回到自己家里。趁土地润湿，抓紧秋种。忙了几天后，华优记又想下连州去贩盐。

华优志见二哥还是又瘦又黑，就对二哥说：“老二，你最好再休息一段时间，等身体完全恢复原样，再去干这样的苦差事。”

华优记笑着说：“没事，我的身体没有病，只是瘦一点。现在已经到白露了，天气凉爽多了，最多中午稍微热一点，我每担少担二十斤不就行了吗？”

华优志还是不放心，担忧地说：“挑盐走长路，这是很过硬的事，身体稍微不舒服，就无法坚持下去。你我还不清楚，口上虽然说少挑二十斤，一旦真的挑起来，你又是靠蛮力了。钱这东西，没有它不行，但又不宜看得太重，身体健壮才是最大的本钱。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有百有，一无百无，讲的就是健康第一，没有一个好的身体，钱还有什么用？”

华优记说：“话是这么说，可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没钱寸步难行，吃饭要钱，吃菜要钱，穿衣要钱，连走路穿鞋都少不了钱。不趁这个时候去赚几个钱，等大雪封山，春雨连绵再去找门路就迟了。”

华优志说：“你不是已经赚了有好几十块银元了吗？明年还过得去，何必这样拼命去干呢？”

“老三，你真是好笑，难道我能赚一块钱就等着吃完再去干吗？我已经计划好了，咬紧牙关干过这一年，明年就好办多了。瘦一点有什么关系，胖也不一定就算身体强壮，要紧的是有精神，有力气，还要心情愉快！这方面我认为我还不错，当然你提醒我是好的，我一定注意。”

华优志知道二哥已经下定了决心，就没有作声。

华优记这一次去贩盐往返总共花了四天半的时间。果然如华优志所料，他还是

挑了一百斤，赚了六块大银，于八月十四上午回到家。他从永兴带来了几封月饼，给大哥和三弟每人送了两封。

八月十五中秋节，华优记请兄弟三家的人吃晚饭，无非是买了一条草鱼，一只鸭，再买了几斤猪肉，兄弟叔侄团聚一番。过去母亲在世时同优记住，在这一天总要把儿女孙子团聚在一起，她现在去世了，华优记就继承了这个传统。

华优记这天特别忙，为了三兄弟吃好这餐中秋的晚饭，他半下午就开始忙个不停。因为吃饭的人多，一张桌子坐不下，还从优志家搬来一张桌子和几张长凳。其实炒的菜并不多，山里人生活很艰苦，能吃到新姜炒子鸭，天河芋伴煎鱼，再加上盘粉蒸肉，就算是很热闹了。

吃过晚饭后，大家趁早洗过澡，就围坐在禾坪上，等待月亮从东山上升起。

月亮出来了，罗秀英装上三炷香，放挂鞭炮，烧上一叠黄草纸算是祭月神。实际上大家并不下跪叩拜，只不过是対月神表示一点敬意而已。

小孩子今天是很开心的。因为晚餐吃了一餐饱饭不说，晚上每人分吃了半个月饼，这是很难得的。桌上还放着炒香的南瓜子，山上搞来的覆盆子，土里挖回的凉薯，这是一年之中除过年之外最丰盛的节日了。

还不到半夜，女人就带着小孩回家睡觉去了，大人们则在月下谈天说地。华优胜因为视力不好也早早回去了，最后只剩华优记、华优志、华四太和华夏太四个人。他们平时很少这样坐在一起，因为是中秋节，月亮又好，夜风一发蚊子也很少了，在月下坐着谈天也是农家一年难得的机会。

不知怎么，一谈又谈到挑盐的事上来了。华四太也跟华优志挑过一两回盐脚，赚回有十块大洋。一次中度中暑后，在家静坐了半个月不敢再去了，他对此感到特别惋惜。

华四太说：“优记哥，现在桂阳、永兴那边的盐价怎样？”

华优记说：“盐价稍微跌了一点，因为最热的天过去了，挑盐的人多起来了，

自然价钱就跌下来了。如果能挑一百斤一担，五天一个来回，大概还能弄到五六块银元，如果只挑七八十斤，就只能赚四五块了。”

华四太说：“是这个样子。不过贩盐是很难的事，挑一百斤走一百里的话，好多人根本吃不消。我生来是个穷鬼命，只挑了两回就病倒了，半个多月了还没恢复过来。我真佩服你，一挑就挑个多月，好多人是吃不消的，我们附近村子怕也只有你一个人了。”

华优记说：“挑盐是我们穷人没有办法的事。大热天，太阳像火烤，石板烫得脚趾头起泡，还要挑上百斤的担子一天从早走到晚。家里稍微过得去，谁会干这样的苦差事？我也是没有办法呀，母亲去世了，灵柩还停在家里，送她老人家上山要花一大笔钱，近年来年成不好，加上今年上半年雨落了好几个月，进入六月份后一旱又是几个月，一家四五口人明年吃什么？就因为这个，我只能拼命去做这样的苦差事了。”

华夏太在旁边听着，叹了口气，说：“古人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们这些穷人就是被生活所迫，走人家不想走的路，干人家不想干的事，又苦又累，归根到底就是太穷了。挑盐这事我是服死了优记老弟，人家挑一趟盐至少休息两天，他呀最多休息一天半天的就又上路了。我就不行，关节有点发炎，别说要挑上百斤，你要我空手走一百里我也走不到，清早起身，走到半下午就走不动了。我老婆说我是个叫花子偏偏有着一个富贵命。如果走得成，我也想同你们去挑盐脚，弄回几块钱买油盐也好。”

华优志笑着说：“钱也是各人赚的，你不能挑盐，可以干别的嘛。我看挑盐这个路子不是个好路，而且风险很大。”

华四太说：“是的，风险很大！”

华夏太说：“挑盐是累些，风险倒没什么。”

华优记说：“什么叫没风险，这是很难讲的。话说有一个人就在家门前休息，他想回屋拿把扇子扇风，一脚踏进去，踩到一条小蛇的尾巴，蛇反过来咬了他一口，

不到一个钟头人就死了，这真是冤孽。我今年挑了个多月盐，对挑盐的苦处和危险算是真正了解了。”

华优志严肃地说：“了解归了解，一想到能赚几个钱，好多人还是干起这不要命的事来。”

华四太说：“老弟，这是没有办法的，与其全家老少饿死，还不如去赚这个要命的钱来养活全家。那些挑脚贩盐的人，有哪个不是穷得没有办法。我是硬走不动，走得动的话也会跟着优记哥去挑盐的。光从赚钱来看，是很合算的，我给人家打短工，人家给我的工钱最多是三斤大米，就是替人家割禾，头上晒，脚下浸，也不过七斤大米一天。挑盐一个来回五天，一般能赚五块到六块银元，可买两担半谷到三担谷，平均每天赚三十到四十斤大米。一个月只要挑一回，就可以解决全家的吃饭问题。当然，苦是很苦的，可对我们走投无路的人说也是一个解决暂时困难的办法，所以说人为财死。”

华夏太说：“身体好，抓紧担盐的人不多的时候每年挑几次也还是值得的，人不冒危险是干不成事情的。”

华优记说：“不过，这是很苦的事！去的时候身上带着贩盐的本钱，随时要防备土匪拦路抢劫。回来时虽然挑着空担子，心里总是不安，一个人不敢走，在路上要大小便，与同伴拉开了距离，你得拼命地赶上伴。太阳下山前，你得住好店，否则也可能出危险，晚上睡觉也不安，得把几块本钱仔仔细细地放在枕头底下，真是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挑上盐担子，你也要处处留心，不能走得太快，也不得走得太慢。一句话，你得跟着伴走。喝水休息都得一伙，离开了伴，就可能出麻烦。好不容易把盐卖出去了，又怕老板给你铜光洋，那些老板没有一个好东西，你稍不注意，他就把假银元塞进来了，十个银元当中经常夹一两个铜的给你，我就遇到过几次。卖了盐赚到几块钱，有些伙铺的老板就拉你赌钱，一不小心钱就给全部搞去了。直到安全回到家里，赚到的钱才算你的钱。在今天这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什么事情都难办，挑盐不仅苦，而且随时都叫你提心吊胆。就在这月初九那天，在高弯水那边的山坳里，三个去挑盐的人就被土匪抢去了全部盐本，他们都是常宁人，结果把箩筐和斗笠都卖掉才回到家。七月份，有几个广东贩盐的到永兴去卖，回家的时候路

过桂阳的一个凉亭歇息，几个土匪用手枪指着他们，把他们身上的钱全部掏光了，他们苦苦哀求，才每人留下一块银元作为路费。现在是国难当头，老百姓苦不堪言，有些坏蛋就上山为匪，那些土匪都是一些亡命之徒，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贩盐的人来去都身上有钱，他们就随时打他们的主意，真是狠心。”

华优志听了，心里很难过，就趁机对优记说：“二哥，你也贩了六七次盐了，赚到一点钱就算了，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

华优记说：“老三，你说说看，我们这些人除了冒险，还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这里田少土多，一年田里收割的粮食还不够吃半年，杂粮虽可以吃半年，但像今年这样的坏收成，田里收成减少，土里的收成也减少，明年怎么办嘛？母亲还没上山，儿女一天天长大，生活越来越困难，实在是没有别的出路。贩一次盐，如果造化好，可以赚两担谷的钱，差不多够一家人吃一个月，不去的话等于准备饿死全家，我又有什么办法啊！”

华四太听后，深有感慨地说：“是这个理！我们这些穷人真是命苦，一年忙到头累死累活，到头来连吃饭还成问题。所以像挖煤炭、挑盐脚这样又苦又危险的事总有人争着去干，这还不是横着一条心往坑里跳，因为反正是死，与其慢慢地饿死，还不如挖煤挖死，挑盐累死算了。人嘛，总有一死，我们这些穷人实际活着也是受难，死了就什么也不晓得了。正像那些和尚说的，死也是种解脱，是一了百了。我的想法是，什么冒险不冒险，为了赚钱活下去，有些险可以冒一下，一个人到底怎样死，也是命中注定的。有些人只想长命百岁，是因为他们有吃有穿，有些人不怕死，是因为他活着也是受苦，死了就什么都了结了。”

华优志叹了口气，说：“话虽这么说，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还是妥当一点好。”

华优记说：“怎么妥当嘛！俗话说，人穷志拙，马瘦毛长。谁不知道六月挑担走长路容易中暑生病，可还是有那么多人去干这又苦又危险的事，你认为他们真的那么傻愿意去干这样的事？他们是出于无奈啊！说实在的，在今天这个时期，到处乱糟糟的，穷人是处处有陷阱，随时有危险，他们一有病就无药无医，无法可治。

你看我们满玉的两个女儿，还不是眼看着她们死去，谁也救不了她们。我们这些人万一也生了什么病，谁又知道会怎样呢？我们还不是过一天算一天，到底会怎么样，只有天知道了。”

华四太说：“我说呀，你们两兄弟讲的都有道理。优志是讲尽管很困难，我们还是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不注意，对自己，对儿女都不好。优记讲的是穷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无法真正关照自己，为了养活全家，我们当家的人不能不去干苦差事，甚至是冒险，万一得了什么病，就只能听天由命了。我也认为，一个人到底会怎样也是生来的，生来就是那个命，你毫无办法。

“我是很有体会的，日本鬼子打武汉的时候我在前线守了七天七夜。日本鬼子的飞机大炮打个不停，我们一个连死去大半，我却没有事。我们那个营长躲到一个老百姓的房子里，那天日本鬼子投炮弹，把那座房子炸为平地，我们的营长当然完了。后来我们撤退了，谁也没有去管他，你看这还不是生来的？”

华优记说：“打仗，那就更加说不定了。现在打仗，前方后方是很难分的，日本鬼子的火炮可以打几十公里，救人的飞机可以飞到后面丢炸弹，谁也说不准谁会更安全一些。日本鬼子的飞机总是千方百计地摧毁我们的指挥机关，我们自己又没有什么飞机，天天只见日本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高射炮只对它飞得低时起作用，所以那些当师长、团长的也不一定安全。”

华优志冷笑着说：“那打仗的事我们不去说，我说二哥呀，我还是认为你挑盐脚要注意身体，不要太拼命了。”

华优记说：“优志，我也是三四十岁的人了，我会照顾自己的，你别看我瘦一点，其实没有多大问题。贩盐的人嘛，走长路，挑重担，哪有不瘦的。现在过了中秋，秋高气爽，凉快多了，挑盐走长路，这是最好的季节，不热不冷，我还是打算去贩几次盐，再搞得几次，就差不多了。”

华优志说：“当然，瘦不是病，是累瘦的。不过，人太疲倦也容易得病，得了病，那是很麻烦的事。我无非是要你爱护一下自己，免得大家牵肠挂肚。我讲的就是一个意见，对钱不要看得太重了。”

华优记对弟弟的关心非常感动，他笑着说：“老三，你不用太为我操心，我会注意的。”

月亮在天顶上挂着，把山村远近的山林照得一片银白，小孩子在禾坪上玩得起劲，老人们大多都睡觉去了。华优志就静静地坐在那儿，怡然自得地抽了口烟，对大家说：“明天是闹子，我打算去卖点大蒜种，不知有没有人也要去？”

华夏太说：“我打算下个闹子再去，刚刚过了中秋节，不一定好卖，我们这里过中秋不算什么，对于人家可是个大节日，他们中秋还没有过完呢，买蒜种的人不多。这样吧，我们下个闹子再去。”

夜深了，大家各自回家。华优记想着弟弟的劝告，自己也想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再去贩盐，可又突然想起上次贩盐时曾向桂阳州一个老板买了个铁锅，还有两个毫子没有给他，约定下次去贩盐时送给他，如果不去，岂不失信了？

中秋过后第三天，华优记又贩盐去了。那天正刮着一年一度的白露风，天上乌云奔腾不息，气温明显下降，凭经验，这个时候是不会下大雨的。华优记同几个伙伴还没有到连州，果然风消云息，天空又是一片碧蓝。

华优记决定今年不再贩盐，他特意从连州买了几斤咸鱼，几斤红糖，准备过年之用。因为正值战争时期，市场上什么东西都缺，咸鱼、红糖在家乡不仅特别贵，而且不容易买到，过年虽然还有两三个月，把咸鱼用纸包好放在炉灶上方烘着，过年还是可以吃的。

天气凉爽多了，华优记挑的盐虽然只有一百斤，加上几斤咸鱼和红糖及其他零碎东西也不过一百零几斤，可不知怎么，这次他感到特别吃力，原先打算把盐挑到永兴去的，挑到桂阳就再也走不动了。一起去的人也为他担心，他渐渐地跟不上大伙，但把他丢下不管是不行的，因为现在世界很不太平，一个人落在后面就有被抢劫的可能，有时为了一担盐，把人杀掉的事是常有的。从连州到桂阳不过两百里路，平时两天就能到，这一次他却走了两天半，好不容易才到了桂阳，同去的伙伴都劝华优记在桂阳把盐卖掉，在伙店里住下，等他们回来时再一齐回家。

华优记听了大家的劝告，把盐卖掉后，就找了一个相熟的老板那里住下。

华优记住在伙铺里心里也很不安，一则是他感到浑身发软，吃饭不进；二则身上带着十多块银元，提心吊胆，心怕人家谋掉。

他同老板商量，给他找了楼顶上最里面一间房子睡觉，好在老板是熟人，加上楼上大家都不喜欢去睡，老板很慷慨地答应了，而且房价七折。

这个卧房虽然比较安全，但它有两个华优记原先没想到的问题，一是这个房子霉气很重，二是房间里没有隔日的天花板，瓦片上的热气烤得人难受。这样一来，华优记本想休息两天，实际上并没有休息好，反而更加烦躁不安。房子通风不好，可华优记又不敢打开门躺在床上，心怕万一睡着了身上的钱被人拿去。

华优记第二天半上午才起来，起来后坐了会儿，仍不想吃饭，他就下楼来，去一间面馆买了碗面吃，喝了杯茶后，又回到楼上躺着。到下午竟腹泻起来，半夜才发现是拉痢疾了。

第三天，一起去的伙伴从永兴回来，叫华优记一起回家，这才发现华优记得了痢疾，伙伴买了点药给他吃了，又买了几剂中药和一张竹椅，把华优记抬回了家。

把华优记抬回到家里已经快天黑了。华优记把钱交给妻子，吩咐招呼抬送他回家的人。华优记给抬他的人每人一块银元，同伙不敢要，华优记再三要他们收下。伙伴们却说：“人到世界上哪个没有三长两短的，你要谢我们，等你好了请我们来喝酒吧。”

华优记没有再说什么，苦笑着说：“这就谢谢了，等我好了再来感谢大家。”

华优记回到家后，痢疾是好了，可是一直不想吃饭，只是喝水。到第二天突然发起高烧，脸上烧得通红，华优志让人上山挖了一些草药，熬着让他吃了，不见好转，又去请中医开了几剂药，热虽退了，可不见根本好转。

蒋满翠愁容不展，不知如何是好。到了第四天，华优记重病不起，连讲话也吃力了。

八月二十七日，华优志和大哥华优胜来到华优记身边。华优记很想起来，却感到很吃力，在优志的帮助下才勉强坐了起来。他脸色苍白，连讲话都很困难了，他含着眼泪对两兄弟说：“老大，老三，我这病怕很难好了。”

华优志说：“二哥，不要这样讲，你这病只要退了烧，问题不大，大约是因为太累了，又没好好休息，才有的这病，只要静养一下，慢慢就会好的。”

华优记摇摇头说：“不，我知道的，过去我也发过病，这次有点不同。首先，我根本不想吃东西，过去很少这样的。再就是头昏，耳朵里打雷似的响，浑身没有力气，恐怕是很难好了。我放心不下的是母亲还没上山，两个儿女还小，你二嫂又太忠厚，不会出主意，万一我好不了，就请你们多关心点了。”

华优胜说：“老二，快别说这不吉利的话，吃五谷的人哪个没有病过，你不过这次病得重点罢了。你才三四十岁，正是挑一百走一百的时候，你平时身体很好，得了点病怕什么。”

华优志用手摸了一下二哥的前额，又摸了下自己的前额，皱着眉头说：“现在看，头上的热并不高，和我差不多，只要退了烧，问题不会大的。”

华优记有气无力地说：“不大？我感到好难啊！头上像箍了铁箍似的，只怕这一关很难闯过去了。”

华优志听到二哥这样说，浑身都凉了，他知道二哥是一个铁汉子，是个不肯轻易认输的人，不是十分难过，他不会这样说。但优志马上又想，二哥身体很健康，平时很少有病，他这次是累病了，只要休息几天，就会好起来的。

过了一阵，华优志扶二哥睡下，他再没有讲话，只是把眼睛闭上。

华优志对大哥说：“大哥，老二这几天病重，没有睡好，他大概太困了，让他一个人睡一会儿吧。”

两兄弟走出房来，刚好蒋满翠采摘猪草回来，她见他们两房兄弟出来，就问道：“优记睡着了吗？”

华优志说：“他刚讲了一阵话，大约太累了，闭着眼睛，想睡一会儿，我们就出来了。”

华优志想回家去做点事，起身要走。蒋满翠留住他，说：“老三，你别走，我有要事同你两个说说。”

华优志本来想去种点萝卜，听嫂子这样说，就同大哥一齐在长凳上坐下。蒋满翠连忙倒水洗了一下手，然后在门前拖了一张小竹椅坐下，她小声地说：“他这次病同过去很不同，过去他有病总想方设法要吃点东西，这次除了要水喝，一点也不想吃东西，正是出大力气的人，不爱吃东西，问题就大了。”

华优志说：“二嫂，你打点酸汤让他开开胃口，可能会好一些。”

“我昨天打了一碗酸汤，我尝了一下味道，挺好的，他只吃了两口就不要了。今天上午我煮了半碗面条给他吃，他只吃了一夹又不要了，他总说口里很苦。”

华优胜说：“我看他是火气太重，所以口里是苦的。这两天吃药怎样？”

“药倒是按时吃的，他吃药倒是很自觉，就是吃了药也不见好转，这就急人了，这两天我心里急得要死，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蒋满翠讲到这里，眼眶一红，几乎要哭了出来。

华优志也很伤心，站起来说：“二嫂，你也不要急，急也没有什么用。吃五谷的人，哪个能避免生病？总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时好不了也不奇怪。原来说是痢疾，现在已经止住了。就是高温没有降下来，再吃几剂，烧大概可以降下来。只是他总不吃东西，这倒叫人很为难，不过我想等病一好，口不苦了，就会吃饭的。这样吧，你每天熬点糖稀饭给他吃，有白糖吗？”

“糖有，不过是红糖。”

华优胜说：“红糖不好，红糖是暖的，吃了会提火的，最好是白糖，白糖是凉的，吃了才降心火。”

华优志说：“我那边还有点白糖，我马上要秀英拿过来。等吃完了再去闹子上买几斤回来。”

蒋满翠说：“我马上去拿，用不着秀英走一趟了。”

华优志说：“没关系的，秀英会马上送过来的。她这个人呐，别的我不说，对帮这点小忙是不会有意见的。你就先给二哥去熬点稀饭吧。”

过了一会儿，罗秀英就把白糖拿过来了，是用一个瓷罐装着的，还有大半罐，足有两斤白糖。

蒋满翠一看，忙说：“你放在这里，稍等一会儿，我马上拿个碗倒一小半，你把罐拿回去。”

罗秀英严肃地说：“二嫂，就把它放在你这里，等二哥吃好了，再把它给我们送过去。糖不多了，大约只有两斤的样子，他吃稀饭还是可以吃几天的。”

蒋满翠神情凝重地说：“秀英，你二哥这次病得很重，叫人担心呐！”

罗秀英说：“二哥这病是累出来的，优志和我早就劝他不要再去贩盐了，他也说今年再贩一次就不去了，哪知道这一次就病倒了。”

华优胜说：“我看问题不大，他身体强壮，抵抗力强，会好起来的。”

罗秀英也安慰说：“二嫂，你放心，二哥才三四十岁，正是天顶上的太阳，中了暑或吃错东西，发烧拉肚子是常有的事，会好起来的。”

蒋满翠听了他们的话，心情好了一点。她对秀英说：“弟嫂，你把白糖都拿过来了，这样吧，我去找个小罐子来，我把它倒一半出来，你这个罐子还是拿过去，万一要用呢。”

罗秀英说：“二嫂，就把它放在这里算了，你尽管用，用完下次赶闹子要优志再买就行了。只要二哥身体好了，两斤白糖算什么。”

华优记的病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好转。请了几个医生来，开了几次药，无非都是消炎止热的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药买回来，吃后却不见好转。

到八月二十八日中午，高烧一退，脸色发青，眼睛一闭，华优记停止了呼吸。

华优志哭得嗷嗷叫，蒋满翠哭得死去活来，华俊龙和华天龙也跟着大哭了起来。

华优胜含着泪，拉过优志说：“老三，现在不是你我痛哭流涕的时候，我们还是商量一下怎样安排老二的后事吧，现在千斤担子都要我们来承担，侄子侄女还小，二嫂又忠厚老实，主意不多。遇到这样的事，谁不伤心呢？但伤心归伤心，办事归办事，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华优志含泪点头道：“大哥，母亲生下我们七兄妹，只剩下你、我和小妹三个人了。母亲的灵柩还停放在厅屋里，二哥就匆匆去世，不仅母亲缺点福气，我们也缺少一个大柱子了。你看怎么办好呢？”

华优胜说：“优志，我们兄妹虽然有好几个，但只有你多读了点书，人情也宽一点，打算也是你做好一点，我看还是你先拿出个办法来，我们合计一下，赶快送老二上山为好。”

华优志含着泪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拉着大哥走到厅屋里，在邝桂芳的灵柩旁对大哥说：“大哥，我认为这个厅屋里绝不能再放一盒灵柩，老二应马上上山为好。事到如今，只能从二嫂和侄儿天龙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了，我的意见是丧事从简，不要去请客，除了二嫂的外家和小妹，满玉、娇玉外，不再惊动别的亲戚。今天派人去买盒棺材来，明天下午就上山下葬，只称几斤肉，到我那里提几只鸭子杀了，简简单单把二哥送上山就行了，要节约每一分钱，不然二嫂会很难过日子的。”

华优胜听了优志悲怆的叙述又痛哭起来，他对华优志说：“这样简简单单就把老二送上山都怪我们没本事，也怪妈妈太没福气了，但是我想也只能这样了。妈妈上山要钱，以后弟嫂和侄儿侄女更要生活，如果还欠下笔债，那就更不得了。”

华优志说：“二哥最近一段时期挑盐赚到一些钱，加上盐本，最多不超过六十

块钱，送他上山以后，最多剩二三十块钱。即便妈妈上山不要二嫂出一分钱，也最多维持一两年的生活，天龙今年八岁，秋菊才四岁，往后的日子难过得很呢。”

华优胜说：“那是以后的事，你现在分派人去办事吧，我也去劝一下满翠，叫她节哀，你看她那样子，那样伤心，万一又哭出病来，就更不得了。”

华优志擦干泪水，找了一些人去买棺材，又派人去向亲戚告丧，然后吩咐罗秀英去组织人安排来客的吃饭问题。

华优胜走到蒋满翠身边，含着泪水说：“弟嫂，我们家里很不幸，老二过早地去世了，你们是恩爱夫妻，心里万分悲痛是可以理解的。”

蒋满翠哭着叫道：“我也不要活了，我不如跟他一起去好了，这份家担我一个人怎么担当得起？天啊，我做了什么坏事，要这样来折磨我！我的天啊，我怎么办？”

华优胜说：“满翠，我的好弟嫂，你听我说完吧。老二已经去了，我们留不住了，活下来的人悲痛是有道理的。但是这话怎么说呢，你哭得再伤心，他也不知道。可是安葬他的事，怎样抚养儿女的事，我们不能不考虑啊！”

蒋满翠哭着说：“大哥，我现在是什么也不知道了，只知道大祸临头，什么也不知道，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华优胜摇着头，不知该怎么说，过了一会儿才说：“刚才我跟老三商量了一下，认为首先要赶快送老二上山，总不能在一个厅屋里放两盒灵柩啊！”

蒋满翠哭着说：“我们妈妈平时那样爱儿女，为什么不保佑我优记多活几年啊！”

华优记对她说：“弟嫂，这是妈妈欠福气，她还没安葬好，老二就去世了。如果能代替，宁可我去代他啊，我这双眼睛越来越差，看东西看不清楚，活着也是半个死人，老天为什么这样没眼啊！不过我认为是死是活都是天意，这是没办法的事，不管怎样，你都要自宽自解，不要悲出病来，侄子侄女还小，还全靠你呢，你要是忧出病来，天龙和秋菊就更加遭罪了。既然事情这样来了，我们只有咬着牙根活下去，只要天龙他们长大了，会好的。”

经过多方劝慰，蒋满翠才止住了悲哭，她呆呆地守在华优记的房门前，华优胜这才离开。

罗秀英见二嫂呆呆地坐在那儿，也排着蒋满翠低头坐着，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二嫂，你先到我那边房里睡一会儿，这里由我代守着，你已经几天没睡好了，这样不行，二哥去了，他不管事了，这个家里的事还全得靠你，今后侄儿侄女的大小事情都主要由你管。今后你有什么困难，只要我们办得到的，我们都会尽力，你生活上有困难的话，我们有吃的，你就会有吃的。不过教育儿女的事我们是代替不了你的，所以呀你要爱惜自己，爱惜你自己，就是爱惜我们。我求你去休息一会儿，那些事优志已经安排人去做了，你就先休息一下吧。”

这时，邝元花来了，也劝蒋满翠去休息一下，罗秀英就扶着二嫂到自己房里去了。待她躺下后，罗秀英把蚊帐放下，嘱咐道：“二嫂，你放心躺一会儿，有事我叫你。你一定要想开点，要自宽自解，孩子还小，我们的担子重着呢。”

所有亲戚中姣玉离得最近，回来得最早，当她得知二哥华优记不幸去世的消息，马上安顿好家里的事就飞快赶过来了。

罗秀英正守在华优记的房门口，流着眼泪的华姣玉声音嘶哑地说：“三嫂，你守到这儿，二嫂呢？”

罗秀英站起来，轻声地说：“好妹妹，千万不要哭出声来，二嫂这几天都没睡觉，要做家事，还要伺候二哥，又悲又累又挨饿，快支撑不住了，我扶她到我房里去躺一会儿，我刚从那儿出来，你不要惊动她，她太可怜了。”

华姣玉走到华优记的尸体旁，悲痛地说：“二哥呀！你不该去这么早呀，你丢下一家大小叫二嫂怎么办嘛！”她一边悲泣，一边诉说，然后跪下向二哥拜了三拜。罗秀英扶她起来，到房门口排着坐着。

“三嫂，二哥不是早几天还好好的吗，怎么这样快就这样子了？”华姣玉哭着向罗秀英说。

罗秀英含着泪说：“好妹妹，二哥这样，虽说是五行八字命中安排，实际上是累死的。二哥见今年天旱，田里土里无收，怕明年全家过不去，就决定趁大暑天去挑盐卖，七月份就挑了四五趟，累得又瘦又黑，我们看他那样子心里像割肉一样疼，劝他休息，他倒跟没有事似的，还说天天挑长担又晒太阳，哪有不黑的。瘦嘛，热天都是这样，到冬天事缓的时候就会胖起来的。为了让他休息几天，你三哥还特地约他一起到满玉那儿去住了两宿，他回来后，等精神好了，又去贩了几次盐，但最后这次就不行了，挑到桂阳州就挑不动了，在那里住了两天，吃错了东西开始拉肚子，又说还带了痢疾，吃了药，痢疾倒没有了，但回到家里就发起高烧来，烧了几天，人就不行了。现在医生很差劲，药又难抓齐，得了重病还有什么可说的。”罗秀英说到这再也说不下去了，泪水不停地流着，然后转过脸问姣玉：“妹夫的情况怎么样，来信了吗？”

华姣玉说：“他的事也叫人伤心呀，为了躲抓壮丁，他信了人家的话去杨梅山挖煤，听说那个事很危险，但工资高。煤矿里有一次发生了大事故，死了好几个人，不能上矿，就想做点小生意算了，他们几个人就去街上打听情况，却被自卫队的人抓去当兵了，从此再也没有消息。他没有文化写不了信，谁知道在哪里，当兵的人指东到东，指西到西，行军打仗，日本鬼子的飞机大炮又厉害，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一个人睡在床上，只好暗暗流眼泪。”

罗秀英说：“我们这些人怎么这样命苦，你们兄妹那么多，没成人的不算，成家立业的堂兄弟有九个，现在就剩下四个了。满玉今年又去了两个女儿，仁得又被抓去当兵不回，不说在家里的人八字不好，你们嫁出去的人也这样苦。我看你们兄妹都是忠忠厚厚的大好人，怎么会落得这样悲惨啊！”

华姣玉说：“我们九兄妹小的时候都差不多，成家立业后只有优志哥和满玉好为人点，满玉生了三胎都是女儿，女儿就女儿吧，谁知好好的没几天就去了两个。现在就只有你和优志哥命大了。生活虽然不富裕，但有三个花一样的侄子，特别是俊龙侄儿，听人家说他很聪明，更叫我们高兴呢。九兄妹中，现在就只有你们夫妇好为人了。”

罗秀英说“妹妹，话不能这样说，小孩子嘛，不过十八岁都不算成人，将来的

事会怎样谁知道呢，只有靠老天保你全家一路平安了。世界这样乱，就算三个侄儿长大了，那些乡长、保长又来打算盘，今天征兵，明天征粮，还不是叫人提心吊胆，也难为人哪！”

华姣玉说：“三嫂，你这话也有理，主要是这个世界太乱了，总是兵荒马乱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太平。”

正在他们谈话的时候，华满玉也回来了。她一进来，看见罗秀英和华姣玉双双流着泪在交谈，就呜咽地叫着：“三嫂！堂妹！二嫂呢？”

罗秀英轻声地说：“二嫂刚刚在我那边躺下，你不要哭出声来，让二嫂稍微喘口气，她太苦了！”

华满玉叹了口气，说：“上次二哥和三哥去我那儿的时候，三哥和我都劝他不要再去贩盐了，他还笑着说没事，哪知道回来贩了几次盐就贩出这样的事来，我真后悔没有劝服他，我们这个家怎么这样命苦啊！”

罗秀英说：“好妹妹，你也不用悔，二哥啊就是那个倔脾气，他要干的事你是无法阻拦的。他呀总认为自己强壮，累不坏，他还经常说力气是用不完的，懒懒散散才会惹出病来。想不到会这样……”

接着，罗秀英将华优记生病的情况告诉了华满玉。

快掌灯的时候，棺材才抬回来，忙了一阵，直到半夜时分，才把死者放入灵柩。

第二天下午，他们就草草地把灵柩送上山了。

等客人们走了，华满玉留下没走。一则是蒋满翠要她留下做伴，帮助收拾一下被搞得七零八落的事情，二则是因华满玉身体不好，加上悲兄忧女的折磨，脸色很难看，罗秀英也劝她留下来休息一两天，想劝解她一番，叙叙家常。因此，她就留下来了，直到二哥上山第三天，罗秀英才送她回夫家去。

这年十一月初八，根据堪舆先生选择的时间，华优胜、华优志终于把母亲的灵

枢送上山。在抗日最艰苦的年代，加上这样大旱，一切都只好根据“丧与其奢也宁戚”的原则办事。

华优记去世了，安葬母亲的钱只好由华优志和大哥负担，华优胜本来生活就很艰难，所以绝大部分由华优志负担。

邝元花和蒋满翠知道这个情况后极力感谢罗秀英，罗秀英反过来叫她们不要这样想。罗秀英平静地说：“二位大嫂，父母虽然是我们大家的，各人的情况却不同。我和优志多出了点钱算什么呀，还不是她老人家给的。我们有三兄弟负担，那只有一个子女的人家还不是一样要给父母养老送终吗？当然，不是我们发财，你们知道的，我们家也很困难，不过比你们的情况好一些，如果有的话，帮助哥哥嫂一点也是很自然的事，我有什么想不通的，我只希望我们姑嫂彼此多多关心，把下一代抚养长大，渡过难关就好了，但愿大家都过得好一点。现在最困难的是二嫂，没有了二哥，一切都要自己担当，这是很不容易的！”

讲到这里，蒋满翠自然又哭了起来。

罗秀英难过地说：“二嫂，你也不要这样伤心了，二哥已经去了，再也不会回来，你哭断肠也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努力做事，精打细算才能把儿女抚养大，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克服，只有这样，才是最好的办法。”

邝元花也说：“是这个理。满翠呀，世界上的事是讲不清的，我的娘家那里有个人，生下小孩还没满月丈夫就死了，当时她才二十一岁，她硬是守寡到老，现在她六十多岁了，有三个孙子，她的儿子和媳妇对她挺好，那些孙子对奶奶才好呢！人嘛，就是怪，有些人是先甜后苦，也有先苦后甜的，我相信天是公平的，不是总不长眼睛，好人会有好报的。我们一大家人都那么忠厚老实，未必天就总叫我们吃苦。所以呀，我劝你不要太伤心了，有什么事想不开，我们就坐在一起讲一讲，说一说，宽宽心，解解愁，那样会好一些。我们家里秀英最通情达理，心肠又好，有这样的姑嫂也是我们的福气。天龙已经快满十岁了，再过五年就做得一份事了，再过十年八年就是大后生了，这十年八年我们咬咬牙就过去了。”

罗秀英认真地说：“大嫂，你讲得不错，黄河还有澄清日，哪有人生不抬头，

你看山上的许多花草秋冬一来，枯黄落叶，可怜巴巴的，等春天一到，叶绿花红，风光得很呢！二哥就是太累了，是累出来的病，是日毒攻心造成的，我和优志都劝他，过得去就行了，等打完日本，天下总会太平的，那时就会好一点。可二哥一想到贩一次盐能赚五六块钱，就什么也不管了。我说呀，男人太懒不好，太勤快、太累了也害事呀！”

蒋满玉含泪说：“也不完全怪你二哥，我也有责任，我看他挑了几次盐后，又瘦又黑，我叫他多休息几天，他不听，如果我当时把盐本锁起来，不给他贩盐的本钱就好了。我那时也认为他身体一直很好，六月天都过来了，到秋天凉快了应当没有什么问题，哪晓得这下就造成了大错，我真该死，真是个大蠢人！”

邝元花也悲伤地说：“老二去世实在出人意料，谁会想到他还那样年轻，三兄弟中他是最强壮的，又没有什么大病，拉下肚子，发下烧，怎么就不行了呢？人的一生谁也讲不清，他八字上注定只有那么长的寿年，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罗秀英见话题又转到华优记病逝上，怕惹得二嫂悲伤不已，就有意把话题引开。她说：“我认为一切都是命，我们用不着去操那么多心，我们要操心的是我们自己和儿女。二嫂，这一年快结束了，过年的粮食、柴火和其他东西有安排吗？”

蒋满翠摇摇头，轻轻地说：“过去总是你二哥安排，我是不大管的，现在你二哥去世了，一切都要我来安排，什么都是一团漆黑。前段时间为你哥哥的事搞得我坐立不安，近来又为家娘上山的事忙忙碌碌，过年的事还没考虑过呢。”

罗秀英接着说：“虽说过年还有几个月，冬天来了很可能要下雪，如果过冬的柴炭缺乏，就不得了啦。正月过后，春风一发，春雨连绵，没有柴火问题也很大，最好能办足半年的柴炭，这是很要紧的。当然，粮食更加重要，你们一家三口人每个月大约需要六七十斤吧，现在还有多少稻谷呀？”

蒋满翠想了一下，说：“我们一家没有客人的话，有担谷就足够了，今年红薯还有好几担，大约可以吃到明年开春。开春后，土里的事我自己能干，田里要犁田耙田是必须请人的，各种种子倒还足，不用去买。过年嘛，买得十来斤肉就行了。”

邝元花说：“过年？穷人是过年关。古人说，好汉难过正二月。天寒地冻，无衣无食，是很难的，我看二弟嫂目前是最困难的时候，虽说粮食问题不大，柴炭却有大问题。”

罗秀英接过话头说：“今年上半年旱得久，下半年又冷得早，今年下雪的日子很可能长，柴炭要多准备些才好。一个月烧炭没有四百斤是不够的，到明年五月止，大概要两三千斤煤炭呢。”

蒋满翠担忧地说：“哪有那么多炭呀，我现在只有千把斤，最多能烧过正月，砍到的柴也最多烧个把月。三四千斤的柴炭，哪里去找啊！”

邝元花叹了口气，说：“这样吧，天气好的时候，要天龙侄儿隔一天挑一回煤吧，一个月可以挑好几百斤呢。我再叫文龙、武龙给你挑几天炭，就可以烧两个月了。”

罗秀英说：“文龙和武龙去挑煤的时候饭就到二嫂家吃，挑煤的本钱我来付，明年上半年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到下半年，天龙也大一岁了，如果运气好的话，明年下半年我们的情况也许会好起来，那时困难就好解决了。二嫂也不要急，世界上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跨不过的河，任何困难总是有办法克服的，我们三家互相关心，什么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蒋满翠叹了口气，说：“话虽这样说，做起来是很难的。当时你二哥在世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管，虽然日子过得紧，但总还有一个依靠，现在他去世了，丢下我们，一切问题都要靠自己想办法，难啊！天龙才满十岁，什么都不懂，女儿更小，寡妇难当啊！”

罗秀英说：“这倒不假，女人嘛和男人总是有点不同的。男人到外面四处跑没有关系，女人要四处跑，就麻烦多了，里里外外的事都要包起来，你不跑又不行。所以呀，我们二嫂的困难是很多的。有些要出远门才能办好的事，二嫂可以要大哥和优志去干。犁田耙田这样的重活可以请人干，也可以要优志和大侄儿文龙去干，反正只有两亩多田，要不了多少工夫。至于家里的事，你干不了的话可以叫我们来打帮手。虽然比起二哥在世时是困难得多，但只要我们一起来干，困难起码可以减

少一些。”

蒋满翠听了以后低着头，用右手摸了下头发，叹了口气，说：“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是我的八字不好，老不老，少不少的，失去了当家人，留着两个小儿来受苦。虽然姑嫂对我好，兄弟关心我，可各人都有自己的家，又是在打日本的时候，到处兵荒马乱，大家都困难重重，我怎么好事事麻烦你们呢！”

邝元花摇摇头说：“老弟嫂，你这就不对了，他们三兄弟什么事都帮着办，虽说分了伙，并没有一切分脱，你有困难，就是我们三家的困难，我们三姑嫂虽说来自三个不同的地方，但我们三个人像姐妹一样相处得很好。老二去世了，我们大家的心意还是和过去一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又何必那样客气，把自己克服不了的困难要一个人背负起来呢？我说呀，你有困难就同我们一起商量，我们解决不了的事就请优胜和优志去想办法，优志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人际关系处理得又好，他总能想出办法的，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呢，我们那么多人还想不出克服困难的办法来吗？”

罗秀英也说：“是啊！困难确实很多，靠一个是很难承受的，大家一齐动手，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好比一棵三百斤的大杉树，要一个人把它从山顶上背回来很困难，但有三四个人合起来抬就轻松多了。二哥去后，把全部家当撂给你，这个困难是很大的，但是他在世时没有欠下大笔的债，对人又好，大家都称赞他是大好人，他虽然不在了，人家是会尽可能帮你的，何况天龙已经快满十岁了，再过七八年就是一个大后生了，等他一成家立业，二嫂就可以松一口气了。”

蒋满翠听了罗秀英的话心里轻松了许多，她脸上露出了丧夫以后的第一丝笑容。蒋满翠带着几分感激说：“大嫂，秀英，难得你们这样安慰我。我嘛，从来到这个家，就从来没有想过会过这样的日子。优记人厚道，也很关心我，我就想安安静静地同他过一辈子，家里虽不富有，却从来不愁吃穿。他在当兵期间，我虽然提心吊胆，因为家娘对我好，哥哥弟弟又关心我，侄儿侄女也从各方面帮助我，日子过得还算充实，我只盼他早点回来。我当时想，他并不蠢，一定会很快就回来，果然就很快回来了。他空着手去，回来时还带了十多块银元，我就知道他是不会吃亏的。可谁想到今年他为了挣钱拼命地挑盐卖，每次都带回来一大笔钱给我保管，他

还计划要给天龙再买亩田呢，哪知计划还没实现他人就去了，每当我拿那钱去用时，我就想这可是他的命换来的啊！有时一觉醒来，床上空空的，我只好一个人流泪，想到天龙和秋菊都很听话，心里才好过一点。我怨上天不长眼睛，专门亏我们这些老老实实的忠厚人，怨自己命太苦，前生到底造了什么孽呀！不过，现在听了你们的话，我觉得再苦再难也不过七八年罢了，等我天龙长大后他会有办法的，也许他比他爸爸还强呢。只是田里土里的事，我过去做得很少，现在样样要自己干，困难多得不得了，你们能帮我一把的话，我就轻松多了。”

罗秀英看了看窗外，回过头来，看了一眼蒋满翠的脸，发现二嫂这些日子变得又黑又瘦，突然老了很多，心中涌上了一股同情和惋惜的情绪，她强忍住快要流出的眼泪，尽量使自己恢复平静。过了一会儿，她小声地说：“二嫂，今后你遇到什么问题，一个人解决不了的话只管告诉我们，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办法解决，我们解决不了，就找大哥和优志去商量，有些事情男人们比我们想得更远一点，更周到一点。有些事看起来很难办，只要大家一起想办法，就没有办不好的，就算一时办不好，过一些时候有了机会也就办好了。我的二嫂呀，遇到事千万别着急，世界上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过不了的河，怕什么，人活在这世界上，哪个没有三长两短呀！”

邝元花笑着说：“秀英就是会讲，比我们明白事理，你今后就多找她商量吧！”

罗秀英笑着说：“大嫂，话可不能这样说。俗话说，家有长子，国有大臣，你家是老大，是长子，重大的事还是要你和大哥做主才行。我不过劝了二嫂几句，你倒好，把担子丢给我了。俗话说，大媳妇做鞋，小媳妇看样，我是老三，我不过看你的样学着做罢了，我怎么会喧宾夺主呢？”

邝元花也笑着说：“二嫂，你看，我才说了一句，秀英这个厉害婆，就什么长子呀，大臣呀的。我是出自一片好心，一片诚心，按理我是要多尽一份责任，毕竟我比你多吃几年饭嘛，但实际上呢秀英就是比我们强一些，鬼点子、怪主意也比较多。我讲的是大实话，并不是推责任，丢担子，我是老实实在地承认自己不行。我们家娘在世的时候，也多次讲秀英聪明能干，开始我还不服气呢，后来好多事都说明秀英是比我们行。”

蒋满翠很认真地说：“大嫂，你也不要谦虚，我认为你们两个都不差，都比我强，都是大好人，你们实际上都是为我好，我领你们这份情，今后麻烦你们的地方还多着呢。”

蒋满翠站起来，看了看天色，又对她们说：“我要去忙别的事了，现在儿女还小，我不动手就什么都是空的，你们再坐下来谈谈别的事吧。”

罗秀英站起来说：“我也要回家做事了。”